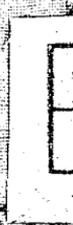


883.157
739

碧歌



目次

會長……	(一)	波	蘭……	顯克微支原著……	周作人譯
最後的一個……	(七)	波	蘭……	萊芒脫原著……	王魯彥譯
燕子與胡蝶……	(一七)	波	蘭……	戈木列支奇原著……	周作人譯
黃昏……	(二〇)	波	蘭……	什朗斯奇原著……	周作人譯
出了一冊詩集的人……	(二六)	捷克斯洛伐克	察赫原	著……	胡愈之譯
聖誕節的新食品……	(三三)	捷克斯洛伐克	海爾曼	原著……	胡仲持譯
第一畦溝……	(三七)	南斯拉夫	格列失克	原著……	胡仲持譯
伯爵的褲子……	(四五)	匈牙利	海爾泰	原著……	胡愈之譯
戀歌……	(四八)	羅馬尼亞	沙多維奴	原著……	魯迅譯
伊麗耐……	(六七)	羅馬尼亞	代來佛朗西	原著……	楊彥劬譯
坡披和獼猴……	(八二)	愛沙尼亞	土革拉斯	原著……	王魯彥譯
李山布男爵的命運……	(一〇〇)	奧國	顯尼志勞	原著……	韋澄芬譯



3 0387 8624 4

3 0387 8624 4

70314

戀歌

顯克微支小傳

顯克微支 (Henryk Sienkiewicz) 生於一八四六年，死於一九一六年。他在波蘭是一個大革命家，也是一個天才。他的歷史小說，非常有名。頂有名的你往何處去 (Ono Ydzie) 描寫羅馬時代基督教徒的迫害，已譯成中文。他的短篇小說，也很成功。有人評他：「天才美富，文情悱惻而深藏諷刺。寫景至美，而感情強烈，至足動人。」他曾得過諾貝爾獎金。

美洲帖克薩思省羚羊河上，有一個羚羊鎮。鎮裏的活人全向馬戲場去了。自從這鎮建立以來，現在是第一次，有馬戲帶着舞女歌人和走索的到鎮，所以鎮上住民格外高興。這鎮是新鎮，十五年前不但沒有一戶人家，連四近也絕沒有白人看見。祇在河流分叉處，就是現在羚羊鎮的地址，有過一所印第安人村落，名卻跋多，是黑蛇部落的都會。鄰近日耳曼殖民地，從柏林，格倫兌璫，哈摩尼亞移來的人，看這黑蛇部落，卻同眼中沙礫，至於容忍他們不得。原來印第安人不過單保護他們的土地。帖克薩思省政府也曾用極莊嚴條約，承認保護，但在柏林，格倫兌璫，哈摩尼亞的移民，這能算甚麼呢！他們的確從黑蛇部落取去土氣水三件物事，可是也帶了『文化』來酬謝他們，這紅人卻又用別的方法來報恩——就是從日耳曼人頭上挖去顱骨。這樣事情，怎麼忍受？所以一天的月夜，從柏林等三處來的移民，便聚集了四百多人，又招了洛阿拉的墨西哥人做幫手，去襲那睡着的卻跋多人。

正義完全勝利，卻跋多燒成灰燼，住民不分男女老小，都砍殺了。祇有一小隊戰士，出外打獵，免了這難。至於村裏的人，早已沒一個活的了。這全是地勢的緣故，村是在灣上，春天水漲，四面多被潦水圍住。但這位置，在

印第安人有害，在日耳曼人卻很有利。這地方要逃固難，卻很可以守。衆人想到如此，從柏林等三處來的移民，便立刻都遷到這裏。一眨眼間，在那卻跋多蠻村舊址上，已經建設了文明的羚羊鎮，五年之內，鎮中住民，居然有二千人了。

第六年，他們在對岸尋到一座水銀鑛，因這鑛務，住民數目，又加了一倍。第七年，在死人林裏捉住了以前逃去的十二個黑蛇戰士，就依着私刑法都在市場上絞死。——從此以後，更沒有人可以妨礙羚羊鎮發達了。鎮中發行了兩種 *Tagblätter*（日報），一種 *Montagsrevue*（月曜評論），造了一條鐵路，同北河和聖安多尼兩處聯接。龍舌街立了三個學校，其中一個是高等學校。鎮中公民，又在絞死黑蛇餘孽的市場上，設了一所同善局。每日曜日，教會裏的牧師說教，教訓人應該愛他的鄰居，尊重別人的產業，並此外一切文明社會必要的道德。有一個旅行演說家，曾朗誦過一篇論文，名曰『論各國民之權利。』

有錢的居民，提議要建立大學，省政府加點補助。公民都很繁富，水銀橘子大麥蒲陶酒的商業，獲利極厚。他們都正直，節儉，勤勞，有秩序，而且很肥。羚羊鎮住民，已有二萬之數，外人來訪的，早已認不出這富商中間，有十五年前燒卻跋多的殘酷戰士了。他們日裏在棧房，工廠，事務所度日，晚上便到響尾蛇街的金太陽酒店。人如聽那緩慢的喉音，說 *Mahlzeit, Mahlzeit!*（飯時了，飯時了！）或慢騰騰的說，*Nun ja wissen Sie, Herr Müller, ist das aber möglich!*（你可曉得，米拉先生，這事可能麼？）和那酒杯相碰，啤酒落地，或泡沫噴發的聲音，看見那種遲緩從容的態度，肥大的俗臉，魚一般的眼睛，就要猜是在柏林或明興酒店裏，不是在卻跋多的廢墟。但在鎮裏，現在無不 *Ganz gemüthlich*（十分舒服），也沒有人想起廢墟了。

這一晚，全鎮的人，都往馬戲場去。第一，因為勞作之後，消遣也極重要，而且有益；第二，因為馬戲到了，很是高興。大衆都曉得，馬戲是不到小地方的，所以這回班長領了他的一班，來到羚羊鎮，就顯得鎮的偉大。但還有第三件，是鎮人熱心的最大的原因。戲目第二項說，——

走索，離地十五尺，音樂合奏，演者爲著名力士黑鷲，即黑蛇之酋長，古王之末孫，而其部落之遺民也。第一，

舞；第二，羚羊跳；第三，死之舞，死之歌。

會長周游各處，倘有最表歡迎的地方，那必是羚羊鎮了。班長在金太陽酒店對人說，十五年前往聖泰菲去，路過多那陀地方，遇着一個垂死的老印第安人，同一個十歲的孩子。老人受了傷，又極疲勞，不久死了，未死以前，曾聲明這孩子是黑蛇部落被殺的會長的兒子，繼承大位的嫡嗣。班長一行就留養了這孩子，後來便成了班裏的第一個技士。但班長也在金太陽酒店，纔曉得這羚羊鎮就是卻跋多舊址，有名的走索技士，卻來他祖父墳上賣藝。這個消息，很使班長高興，他祇要辦理得法，一定能有好效果。羚羊鎮的俗物，便帶了從日耳曼運來的妻子，——他們一生還沒有見過印第安人，——往馬戲場，去看黑蛇遺民，指點說：『你們看！十五年前，我們砍了許多人，都同這漢子一樣！』他們答道：Ach, Herr Jol! 從亞瑪勒幸（婦人名）或小腓立支（小兒名）口裏，聽這驚歎的答詞，是極愉快的事。所以鎮中祇聽得不絕聲的都說：『會長！會長！』

一直從清早起，孩子們圍在場外，從板縫裏探望，臉上露出好奇和驚慌的顏色。年紀大一點的，被尙武精神激動，都排了隊從學校回家，連自己也不曉得爲甚麼這樣做。

晚上八點鐘了，好一片星夜。微風從郊外吹來，帶着橘林香味，鎮內的風，卻多混着麥麴氣息。馬戲場已是一片火光，極大的松樹火把，插在正門上，煙蓬蓬的燒着。微風一陣，吹得黑煙和火燄亂捲。戲場照在火光中間，是一座新建的木棚，圓形尖頂，上插美國的星旗。門外立着許多人，多是要不到戲票，或沒錢買票的；他們看戲班的大車，和東大門所掛的畫幕，上面畫着白人同紅人戰鬥的圖畫。有時偶然，拉開幕，顯出裏面的休息酒場，千百隻玻璃杯，排在桌上。後來幕真開了，看客都進去了。空屋裏便只聽得衆人的步聲，霎時間那黑簇簇的一羣人，已經塞滿戲場，從最高的地方直到地下。場內明亮，宛如白晝，雖然沒有煤氣燈，卻用一支大燈檠來代，上有五十盞石油燈。在這燈光底下，現出許多面貌：有喝啤酒的肥臉，仰着頭，讓出地位來給下頰安放，少年齊整的婦人，兒童出驚的美麗小臉，因爲好奇，大睜着兩眼，幾乎爆出頭皮外面去了。所有看客，都具那一副好奇而且自滿的相貌，凡馬戲場中所常有的。喃喃的談話聲中，每夾着叫 Frisch Wasser, frisch Wasser（清水，清

水)的聲音;衆人都不耐煩的等候開場。

後來鈴聲一響,走出六個馬夫,穿着明晃晃的靴子,沿了從馬房到圍場的路,分作兩行站着。從這兩行中間,衝出一匹怒馬,沒有鞍,也沒有轡頭,在馬上彷彿一團流蘇飄帶,就是舞女麗那。伊同馬就合着音樂,舞蹈起來。麗那煞是美麗,龍舌街酒商的女兒瑪諦陀看了,大吃一驚,忙靠着菲羅斯——同街的一個少年雜貨商——的耳朵,低聲問他現在還愛伊麼?這時候,馬跑得很快,噴氣像汽機一般,有一班插科打諢的,跟着他跑,嗚嗚叫喚,互批巴掌。剎時間,彷彿電光一瞥,舞女不見了,場中一陣拍掌。這真是好技藝。但演技第一項,不久過去了,第二項將到了,看客口裏,傳誦會長這一個字不絕。打諢的還在那裏互批巴掌,但現在沒有一個人留心他們了。一面是打諢的人,像猴子一般的動作,一面馬夫又復出來,擎了幾根木頭的高腳架,一丈多高,放在圍場兩端。樂隊停止了美國國歌奏起堂禱(Don Juan)的哀調。馬夫將鐵絲掛在高腳架上,忽而一陣煙火,照得圍場血一般紅。在這紅光中,現出可怕的黑蛇,部落最後的會長!但這是怎麼了!會長並不在那裏,祇是那馬戲的班長公。他對衆鞠躬,提起聲來,說請求和善而可敬的紳士,同美麗而一樣可敬的女士,今日要格外安靖,不可拍掌,不可作聲,因為會長發怒,比平常尤為暴烈。這幾句話,發生了絕大効力,而且也是一大奇事。——這十五年前滅卻跋多的羚羊鎮公民,如今卻很感着不安。剛纔麗那在馬背跳躍時,都喜歡坐近演技場,可以格外看得仔細,現在卻又都想坐到樓上,又覺得越坐的低,便越是氣悶。這卻與物理公例大相反背了。

但會長還會記得前事麼?他從小時就養在班長那裏;那班裏大半是日耳曼人。他還不忘掉了一切麼?這很近情理。他的境遇,和十五年的馬戲經歷,到處獻技,衆人稱賞,這等事情,想必已發生影響了。

卻跋多呵!卻跋多呵!——但他們都是日耳曼人,此時住在自己的地上,除卻『營業』餘暇,也不多想祖國。況且人是第一必需飲食。這道理,一切俗物,以及黑蛇的遺民,也都應該放在心裏的。

他們的的思想,忽被馬房裏的一陣呼哨隔斷,他們熱心仰望的那會長,已在圍場上面了。衆人切切的私語道,『是他了!是他了!』——隨後又是沉默,煙火還是燒着,嘶嘶的叫,衆人都眼睜睜望着會長,看他到祖父墳

上來演技這印第安人，確也值得人看。他高傲有如帝王，披着一件白貂裘——是他酋長的章服——他的身材，又高大，又獷猛，穿了這衣，宛然是一隻半馴的美洲虎。他的臉，彷彿紫銅鑄成，頭如老鷄，臉上發出一種寒光，生得一雙真正印第安眼睛，鎮靜冷淡，隱藏不測。他環視看客，似乎揀擇犧牲。他又全身武裝，頭上飄着羽毛，腰帶間插一把斧，一把挖顱骨的刀，但手裏卻沒有弓，祇捏着一支長棒，走在索上，可以支持身體。他立在圍場中央，忽然發一聲戰叫。Harr Gotti（感歎詞，因為表日耳曼人吃驚的意思，所以特用德語。）這真是黑蛇的叫聲。從前殘殺卻跋多的人，還分明記得這可怕的呼號——可是奇怪，十五年前當着一千個這樣的戰士毫不怕懼的人，現在在一人面前，卻弄得遍體流汗。幸而班長出來，到酋長跟前，說了幾句話，像是安撫他。野獸受了餌，這幾句話發生效力，不一刻，酋長已在索上搖擺了。他向前進，眼看着石油燈。索向下彎曲得極利害，有時望去看不見索，酋長就像挂在空中。到了索的中間，他更往上走，他進前，退向後，又向前進，保持他的平衡。他伸開兩臂，上披外視，宛然是兩隻大翅，他失足了！跌下了！——卻不是，短促的一陣叫好，風暴般起來，忽又住了。酋長的顏色卻愈顯得可怕，他眼對着石油燈，閃出兩道凶光。戲場裏個個驚惶，卻沒一人開口。這時酋長走到索的盡頭，便停止了，嘴裏立刻發出戰歌來。

真怪事！酋長用日耳曼語唱歌了。但這也容易懂得。他一定是忘卻黑蛇言語了。而且那時也沒有人更留心這件事。衆人單聽這歌，漸漸提高，這是一種半唱的叫聲，非常悲涼，又極獷野，多含殺伐的聲音。有這幾句話，明白聽得出——

「時雨過了，五百戰士，每從卻跋多出赴戰爭，或行春獵。從戰歸時，帶顱骨歸，從獵歸時，帶水牛肉和皮歸。他們妻女，歡喜迎接，大家跳舞，贊美大靈。」

「卻跋多很是幸福，婦人在舍中工作，兒童長大，成爲美麗的處女，或爲勇敢無懼的戰士。戰士死在榮光戰場上，到銀山去，同先祖的鬼打獵。他們斧頭，不蘸婦人小兒的血，因為卻跋多戰士，是高尚的人。卻跋多很是強大，但白人從遠方海上來，放火燒卻跋多。白色戰士，不用戰鬪來滅黑蛇，卻暗夜偷走如野狗子，埋刀於熟

睡的男女小兒的胸中。」

『現在沒有卻跋多了。在這地方，白人築起石舍，被殺的民族，因滅亡的卻跋多，正在呼號，要求報復。』

酋長的聲音，變成沙聲。他立在索上，彷彿一個紅色的報仇天使，浮在衆人頭上。班長自己也顯然有點怕了。死一般的沉默，充滿馬戲場中。酋長又接續叫道：

『全民族中，祇剩一個小兒。他弱且小，但他已誓於地靈，他要報仇，他要見白人男女小兒的屍體，他要見火與血。』

這末尾幾句，變成狂怒的吼叫。馬戲場中，似乎旋風斗起，人聲喃喃。千百疑問，起於心中，沒有解答。這狂虎，他要怎麼？他說的甚麼話？他真要報仇麼？他一個人——他要停留在這裏，還是逃走呢？他要自己防衛？又怎樣防衛呢？婦人嚇慌了，祇聽得他們連聲問道，*Was ist das? Was ist das?*（甚麼事？甚麼事？）

忽然一種非人間的叫聲，從酋長胸中發出。索子搖蕩得很凶，他一跳便到高腳架上，向燈檠舉起長棒。各人腦中，彷彿火光一閃，同時飛出一個可怕的念頭。他要揮起燈檠，把着火的石油，滿潑在馬戲場裏。看客心裏，剛要發喊——但他們所見的是甚麼？圍場中有人叫道，『且住且住！』酋長去了！他跳下了麼？他竟沒有將戲場放火，從入口走了！他現在在那裏呢？看呵，他正來了！他第二次進場來，喘息，困倦，還是可怕。他手裏是一張錫盤，他擎盤向客，懇求說，*Was gefällig für den letzten der Schwarzen Schlangen?*（你們有甚麼賞賜黑蛇遺民呢？）

看客心中，纔把一塊石頭放下。你看這都是戲單上有的，全是班長的計策。一元的和半元的金圓，雨一般擲下來。他們在卻跋多遺址羚羊鎮上，豈能對黑蛇遺民說個『不』呢？人都是有良心的。

演技之後，酋長便到金太陽酒店，喝啤酒，吃包子。他的境遇，確已發生影響了。他在那羚羊鎮很得人望，在女界裏尤甚——後來關於他，甚而至於有蜚語在外面流傳了。

最後的一個

波蘭 萊芒脫原著 王魯彥譯

萊芒脫小傳

萊芒脫 (Wladyslaw Reymont) 生於一八六八年，他是波蘭偉大的作家，和顯克微支齊名。波蘭的作家中，取得諾貝爾文學獎金的，除掉顯克微支以外，就是萊芒脫。他最大的傑作，叫做農人。以東歐平原為背景，描寫美麗樸素的生活，是他成功的地方。

太陽低低的在水上飛行，彷彿一隻疲倦而艱難地曳着金色的翅膀的鳥兒。那些高昂地站着的岸，危聳的樹枝，險峻的岩尖，開着口的海灣，彎曲着的帆檣，和孤獨的石碑都好像對海彎着腰，伸着懇求的手臂，想阻止牠似的——但是那海，又蒼白，又混濁，又嚇人，不歇的跑着，起伏得漸漸迅速了；因為在上面，在憂鬱的天上，急促地行走着許多灰色的，猙獰的雲的軀體。牠們從北方跑到海的前面，兇狠地從南方爬了過來，在東方結成了一個不計其數的隊伍流了出來，跟踵着海的蹤跡，結成了一個半圓形追逐着海，彷彿一羣狂怒的狗，彷彿一羣飢餓的兇惡的猛獸……

天已漸漸黑暗，有些雲在競賽中得到了勝利，狂飛着，混擾着，彷彿野獸似的噴着沫，盲目地向着灼熱的太陽的深淵撲了過去……

晝不安得顫動起來，恐怖飛過了世界，一切的聲音都靜默了，一切的生物都停止了呼吸，海洋平靜了一會，主宰着恐怖的沉寂，期待的沉寂。水向恐懼和沉寂的深淵中死僵僵地流着，幾乎沒有一點低微的聲音；在露着烏黑的牙齒的岩石間，最後的波浪號哭着，那些泡沫的長綫帶着訴苦的，奄然一息的水聲鈎住了石頭。

突然，晝開始崩墜了。

雲走近了太陽的周圍，撲了過去，把整個的太陽撕成了片片的火衣，張着猙獰的大嘴，饑餓地吞吃着，太陽如落在污穢的猛獸口中一般，熄滅了。灰色的，憂鬱的黃昏便落在失明的晝上。

遠遠的，遠遠的或處，憂鬱的雷聲隱約地響着。

隨後，便主宰着死一般的，無邊的沉寂。

在世界上，有一種東西變成了難以瞭然。

或種不識的東西沉重地在鉛一般的海水上行走，大陸因而顫動起來，水鷗嚇得從岩石的窠中逃了出去，樹兒們駭怖得搖擺了。

從港灣旁邊的一個漁家的村莊裏，從那些狹窄的街道中，從石子造成的小屋裏，從兩行橡樹低昂着的路，跑出來許多穿着黑色的衣服的女人。她們的木屐在石子上響着，白色的頭巾搖蕩着，帶子輕揚地飄着，她們走得很急速。兩個一起，三個一起，四個一起的走着，猶如從暴風中逃出來的噴沫的短浪。走到岩石上，她們靜靜地站住了。她們的焦急的眼睛在陰鬱的黃昏中張望着，彷彿找不到陸地的鳥兒似的。

什麼地方也沒有船隻敢在灰色的茫茫上跑，什麼地方也看不見一線的煙，什麼地方也聽不見水上有盪槳的聲音。

木屐囊囊的響着，囊囊的響着；從狹窄的街道中，從石子造成的小屋裏，從白色的路上，女人們不斷地跑了出來。她們兩個一起，三個一起，四個一起的走着，一面織襪子，一面走，眼望着灰色的遠處。她們走得很快，頭巾搖蕩着，帶子輕揚地飄着。

她們向一堆高高的碎亂的岩上爬去，彷彿用賽克洛普斯們的手緣攀上去一般。她們一直爬到亂石中的寺院旁，吃驚地聽着駭人的沉寂，望那海洋的空虛。

隨後她們做一排的坐倒在尖峭的岸上，彷彿一羣白頭的哀傷的鳥兒似的；她們織着襪子，金線在她們

的手中閃爍着，微語不時從她們青白的唇上迸了出來——她們不動的坐着，凝視着沉寂的，無際的遠處，她們的靈魂在天邊的茫洋上，在陰鬱的沙漠的深淵上徘徊，在鉛一般的水上尋找，同時啞然的叫喊着，訴苦似的叫喊着。

什麼地方也沒有一隻船從茫洋處出來，什麼地方也沒有槳聲打破沉寂。

或種不識的東西沈重地在向許多憂鬱的心上走去。

周圍，有一種東西變成難以瞭然。

突然，天彷彿爆裂了，灰色的，大塊的雲的軀體從高空滾了下來，跳到水上，地上，如奇異的灰塵落到朦朧的霧中一般。

濃密而沈寂的塵埃起了身。在無聲的，無邊的沈寂中，沙似的朦朧的霧撒遍了全世界；牠們如亂草一般的從水面起來，捲成灰色的羣隊從地上爬了起來，從天上噴出沫來，像有噴不盡火的火山一般，在蒼白色的煙的圓圈中，緩慢地爬動着，像噴泉似的昇了起來，如糝糊的稠密的無邊的森林一般集合了起來，四散的流着，漸漸廣闊起來，不歇地流着，猶如沈默的，灰色而憂鬱的噴沫的海。

女人們便開始互相呼喚，在霧中錯綜地，集合到寺院的旁邊，她們靠着牆，坐在開着的門內，仍不歇地轉動着閃爍的針，露着時時增大的焦急的神情望着失了明的世界。

村莊已沈在灰色中，最高橡樹頂彷彿水底的可憐的影子一般搖動着，幾千年來步哨似的立在岸上的大石碑變成了幽靈模樣，海洋緩緩地往模糊的茫洋處進去，還時時從朦朧的眼睛般的白色下發出閃爍的光來，直至最後也落在雲霧中，直至最後一切都消失在灰色的，移動的，難以參透的深淵中。

一切變成了塵和灰似的，消失在虛空的茫洋中。

寺院旁時時發出可怕的聲音，有時蹬木屐的聲音，有時響着悲苦的哭聲。接着便是許久痛苦而沈重的沈寂的時間。

突然，在死一般的靜默中，一種嘹亮的鐘聲響了，那彷彿是遠處的，遠處的聲音。

『有人在聖安娜那裏敲鐘了，』一個女人說。

同時，第二個鐘立刻回答了，那彷彿是穿過雲霧，從水的深處出來的聲音，低聲地，訴苦地長叫着。

『有人在聖菲李見鐵那裏，在特萊該敲鐘了！』一個女人說。

隨後雷一般的聲音在某高處，在天空下響了，彷彿安琪兒合唱的回聲。

『有人在聖威安那裏敲鐘了！』一個女人說。

隨後第四個，第五個和愈加遼遠，幾乎聽不見的聲音響了起來。

時時刻刻有新的聲音跑了過來，時時刻刻從別一方面起來一種聲音，牠們唱着同樣的歌，有時一起的送金屬的合唱聲給廣大的世界，給全個的海洋，猶如羣鳥的訴苦聲。

諧和的伴奏時時紛裂，模糊，低沉，只有些特別的，孤獨的聲音，如恐怖的叫喊，如嬰孩的哭聲般的聲音在灰色而無底的深淵中迷了路，顛撲着。

霧似爲不歇的鐘聲所撕裂，狂怒起來，變成了黑色的，沸騰的蟻羣。浪在海中響着，海洋嘆着沉重而窒息，的氣。和暖的風從地上吹起，靜默地穿過了雲霧，愛撫地吻了一吻女人們的哭泣的眼睛，便恐懼的跑走，消失在沈寂的空間。

許多鐘在呼喚，在呼喚那些走錯路的人，如同憂鬱的母親用焦急的深沉而親愛的聲音一般，全海岸在這嘹亮的號哭中嘆着氣，大地像在哀求海洋的慈悲似的。

女人們墳墓般靜默地走進了寺院，那裏也迷漫着濃密的雲霧。她們兩個一起，三個一起，四個一起，跪了下去。

聖母穿着藍色和金色的衣服，帶着嬰孩坐在低矮的祭壇上，在數盞小燈的微光中，她的伸着的手，青白的臉，和不動的眼睛幾乎看不見了。

她們敬虔地跪了下去，頭伏在地上，喃喃地做着熱烈的祈禱。

有一個女郎便扯着垂在祭壇上的繩子敲起鐘來，她緩慢而合拍地俯仰着，凝視着那兩隻不動的神眼，敲着警鐘，給迷失在海洋上的人一種記號，叫着說她們沒有睡覺，她們爲他們恐懼着，爲他們哭泣着。

祈禱如低聲而沈重的雨似的喃喃的響着，有時發出嘆息和嗚咽，有些人伸着哀求的手。鐘不歇地呻吟着，如那些驚嚇的心一般地狂熱地撞着，遠處的，遠處的別的鐘一樣在雲霧中長嘆地回答着，正如那些驚駭的戰慄的心——那些在荒涼的岸上的，在傾斜的漁村中的，在孤獨的岩石上的心。

女人們爬近了祭壇旁，從她們痛苦的心中發出哀求的含淚的歌：

咳，咳，瑪麗亞！

神和安琪兒

在用光榮的歌唱

歌頌你了，

呵，天上的女王！

女人們交替地扯着繩子，鐘就沒有一刻靜默，不歇地搖動着，熱烈地號哭着，哀求着，有時痛苦地呻吟着，如同聖母腳下起來的痛哭的歌聲，如同訴說的哀求：

咳，咳，瑪麗亞！

請你變爲

不幸的漁夫的避難所，

呵，裁判的聖母，

明察人心的！

但是船沒有回來。

夜已落在噴沫的深淵上，將牠的恫嚇的影子擲在世界上。染成黑色的霧已漸漸溶化，滴着細小而寒冷的雨。時時可以聽見風撕樹木的聲音。有時海洋威嚇地怒吼着。但隨後沈寂愈加深了。這時只有鐘不歇地撞着，彷彿音波的柱子似的直衝到天上，呼喚着上帝。女人們的歌唱和哀求的熱血的叫聲沒有回聲的飛散了開去，如同雛鳥在夜和沈寂的無窮中啾啾的叫聲。

她們熱烈地祈禱了幾個長久的鐘點，望着聖母的不動的兩眼；她們的心已開始焦急得昏暈了！當一個人忽然叫起來的時候：

『海上有光！』

鐘靜默了，歌聲中斷了。女人們跑到岸邊，攀着岩石，睜着眼睛吞吃着黑暗。

已經在一個不遠的地方，彷彿是在向海灣來的路上，有一羣顫動的光閃爍着，有時飄上看不見的波浪上，發出可愛的，微妙的燐火，有時消失了許久許久。

女人們揩着淚眼，屏息地將耳朵貼着地，貪聽着還在遠處，幾乎聽不出的語聲和槳聲。

『他們回來了，回來了！』

叫喊聲落在霧中，如一羣熱情的歌唱聲。

『他們回來了！撞鐘去！他們向岩石間駛來了！拿火來！』

寺院中的鐘又像雷似的響了起來。在岸上，在濃厚的霧中，立刻飄揚起來一團火光，彷彿金色的蝴蝶。木屐聲囊囊的響着，快樂的噪雜聲音迸發着，叫聲和回答聲飛揚着，像歡樂地啾啾的鳥兒。蕩槳聲已漸漸近來，光和濕的帆尖緩慢地從水底裏爬了出來，不久便漸漸露出霧和影所織的幽靈般的隊伍。船鏈發着閃爍的光已一刻比一刻清楚了。

『聖巴爾彼，』有人在霧中回答說。

有幾個女人便疾馳到港口去了。

『都回來了嗎？』

『我們不知道。我們在霧中散失了。』

『生意好嗎，說話的是誰呀？』

『羅山米司替蔡。』

『你後面是誰呢？』

『托老司愛安耳。』

呼喚聲在提燈和岸上錯綜了起來。女人們在黑暗中顛撲着，急速地跑到了港口。那些霧一般形式的隊伍已經向海灣裏浮來。水爲尖利的剝啄所裂，淙淙泊泊地響着。槳兒合拍的蕩着，低沉的分水翼軋軋的響着。岸上的鐘已漸漸靜默，別處的聲音時時突然消失着。夜已啞然。電光開始在黑霧中閃動。霧滴着漸漸稠密的雨。看不見的提燈的光睜着閃爍的眼睛在海洋上跑着。在海港裏的人羣漸漸多了起來，歡喜了起來。時刻有人靠岸，時刻有黑色的船像魚似的跳到岸上，躺倒在一邊。岸上的光雲集起來，霧在燈光裏搖動着牠的襤褸的破衣，如同搖動着破碎的濕的網一般。木屐囊囊的響着，關門聲大聲的響了起來，笑聲和歡樂的問候聲迸發着。時時有一羣人隱沒在石屋中，在狹窄的街上，或在路上的霧中。

只有寺院中的鐘聲還呻吟地呼喚着，因爲還有三隻船沒有回來。有一羣女人還在岩石上守候。

其中的兩隻也在半夜前回來了。當那幾個漁夫收起了網，回家去的時候，一個老年的女人擋住了他們的路。

『Je cherche 還在遠處嗎？』她低聲的問。

『我們不知道。我們在午後遇到了霧，便迷失了，也許牠在後面駛着，也許走錯了路，也許在迷霧汽筒旁等待着，直至散了霧回來。海上的天氣真壞，浪從下面起來，又有時風，霧是這樣的悶人，我們幾乎在岩石旁邊聽不見鐘聲。但是不要害怕，他明天早晨會起來的。夜安，蔡拉亞媽媽。』

她沒有回答，焦急地望着，傾聽着海洋。

岸上已沉寂了很久，人家連最後幾盞魚也已從小船裏拿去，連最後一家的門也已關上，連最後一家的酒館也已休息，連最後一個窗子的燈也已熄滅了，只有蔡拉亞媽媽還沒有睡。

夜深沉了下去，萬籟無聲。又黑暗又潮濕，霧裏住了世界，彷彿黑色的潮溼的死氈，上面不時閃爍着遠處銀色的燈光。海洋沉重地在黑暗中顫動，水波起伏着，可以聽出浪從成羣的水底裏出來，在岸邊呻吟地噴散着。抵抗大地的兇猛而頑強的戰鬪開始了。

那一個漁夫的村莊已睡熟，石屋已睡熟，狹窄的街道和無邊的道路死僵地躺在黑暗的底上。

只有在陰黑的空虛的寺院裏還燃着一隻唯一的燈，在這顫動的金光中顯現出聖母的藍色的臉，她的不動的兩眼在雲霧中望着全世界。

蔡拉亞媽媽坐在門限上；她數着念珠傾聽着吃吃的海洋的言語。

她耐心地等着她的兒子和她驕傲的 *Je cherche*。

細雨不歇地落着，單調而催眠地滴着她的頭。流來的波浪有時吐着鹹性的不潔的沫，但是她不覺得冷，也不知道旁邊有了什麼事情。她只是沉溺在祈禱中。她數着念珠，吟誦着祈禱，每一顆念珠握了長久，含着無邊的愛，一個一個字喃喃地念着。她用這祈禱抵禦着。用悶人的圈環圍繞她的心的恐怖和不安，因此她有時忘記了祈禱，念珠從手指中落了下來，她便用眼去望着威嚇的預言着不幸的黑暗。

她在那裏尋找着她的兒子，她發現了恐怖。過去的可怕的幽靈像從雲霧中出來包圍了她的靈魂。她記起了痛苦而該咒詛的從前了。

『憐憫我，慈悲的聖母！』她低聲哀求着，走回到寺院中的金色的燈光下，像被遺棄的雛鳥似的信賴地伏在聖母的腳上。她想逃開可怖的幽靈，但是忘記了的過去的痛苦，過去的絕望，像死屍從棺材中走出來一般，蓋住了她所有的希望。

因爲正如現在一樣，她從前曾等待過她的丈夫；在同樣的夜裏，在同樣可怕的下霧的秋夜。但是他沒有回來。

『最慈悲的聖母，憐憫我呀！』她絕望地號哭着。新的回憶從記憶的洞窟中爬了出來，許多復生的痛苦撕碎了她的心了。

因爲正如現在一樣，她從前曾等待過大兒子，在可怕的暴風雨的夜裏，在同一的聖母的腳旁哀求過慈悲。

但是他沒有回來。

一陣突然而黑色恐怖的狂風從那地方湧了起來，撲到塵埃裏，撲到祭壇前，撲到了幾乎看不見的青白的前面。

那兩隻不動的眼睛在金色的光中望着，這樣忍心的刺着她的心，使她咒詛地叫着跳了起來，跑到岸邊去了。她跟踏在岩石間，顛蹶在黑暗中，失望地叫了許久，呼喚了兒子許久，哀求着無限的慈悲。

海洋在夜和霧的黑色的包圍下威嚇地沸騰了，流來的波浪水底湧起，愈噴愈高，敲着岩石，落在深淵中。海洋已用牠的粗莽的力兇暴起來，可怕的強力的讚美歌在無窮中雷似的響着。痛苦的母親的心的叫聲彷彿雷電時落葉的聲音。她的眼淚，她的失望和希望，和所有人生的痛苦，像是暴風中的一片毛，像是一滴水，混沌中的一閃的顫動，像什麼也沒有。

蔡拉亞媽媽知道了自己無限的衰弱，便順從地走進了寺院，扯着繩子，盡着所有的力，盡着所有的力撞着鐘。

她睜着失望得瘋狂的眼睛，睜着乞求的眼睛，睜着垂死般的眼睛，凝視着不動的聖母的睛眼，訴苦地狂叫着：

『叫他回來呀！叫他回來呀！』

她固執地，不歇地，不倦地敲着。

鐘用着恐怖的聲音，用着失望的聲音呼喚着，用期待的嘆息呼喚着，訴苦地呼喚着……如同那一顆母親的心……

……牠有時活躍地響了起來，如在死一般發熱中狂亂地叫着，像溺水者一般的叫着，在可怕的痛苦的決鬪中狂怒着……如同那顆母親的心……

……牠有時彷彿失了最後的力似的只是低聲而訴苦地哭泣着，在傷心的號哭中，在呻吟中痛苦而動人的叫着……如那顆母親的心……

……牠有時死僵地沉寂了下來，過了一會又突然爆發了；憤怒搖動着牠，憎恨與背叛刺激着牠，使牠威嚇地用拳敲着失明的夜，雷一般的咒詛着不公正的事情……如同那顆母親的心。

她總是撞着，撞着，兩手無意識地扯動着繩子，她的背像機器似的彎曲着，所有的希望全繫在心一般的鐘錘上了。她用她自己的痛苦得僵呆的心敲着鐘，兩眼凝視着不動的聖母的眼睛。

她已敲得失了知覺，但卻愈敲愈信托起來。她好像覺得那隻石頭的手向她伸了出來，愛撫地揩着她的面孔——那爲不息的無窮的淚珠所潤濕的面孔；她好像覺得那藍色的石頭的嘴唇在對她說話了；她好像清楚地聽見了慈悲和憐憫的語聲。

她在失魂的譴望中不歇地敲着鐘，敲着鐘，注意地傾聽着神聖的微語——這些微語如安琪兒的合唱聲一般流進了她的靈魂裏，帶給她安慰，安靜和無邊的，說不出的遺忘的幸福。

第二天早晨，人家把發了瘋似的她，拖開了繩子。她已永久倒在可怕的期待的夜裏。

燕子與胡蝶

波蘭 戈木列支奇原著 周作人譯

戈木列支奇小傳

戈木列支奇 (Witkier Gomulski) 是波蘭的詩人，這篇見周作人譯現代小說譯叢內，餘不詳。

有一天我們出去，離磨房很遠，連磨輪的聲音都聽不到了。

安那採些野花，預備編作花環，我們走的愈遠，伊便尋到愈美愈多的花。

我們採集藍花的野菊，走了好幾里路，而且我們也全不知道這是怎樣又是什麼時候做的。

我們久已不會計算時間，或留心這是什麼時分了。我們的時表，已經有一個月，臥在我們的箱子底下了。

在戀愛的會合的時候，有誰去看時表的指示呢？誰又受着自然的撫愛，卻用了均勻微小的分子去計算時間，去煩惱他呢？

太陽在天上照着，正當我們的前面，——這在我們看去，彷彿是我們正走向太陽那里去。

忽然在草原的中間，——這草原優美的波動着，上面有幾株孤獨的野梨，步哨似的站着，——在我們的上面，現出一座小山，帶一叢小小的松林。

這松林很憔悴而且稀疏；我們能够從它中間很明白的看出村家的黃牆與紅的屋頂。

那紅黃的房子引動了我們的興趣，所以我們便走進松樹林裏去，雖然這些松樹也並不討人的喜歡。有許多樹，正同人們一樣，使人一看便覺得討厭。

松林中間的地上，並沒有遮蓋着一莖的青草，即使青草曾經生長，顯然早已被人的腳步所毀滅了。在樹

榦的末梢，想尋到嫩條，也不能夠，這些枝條本來在老樹旁邊是常有的。這是一種沒有將來的植物，正如世上的沒有明日的人生。

我們沿着這幽鬱的松林過去，便看見一所大屋在我們的面前，牆上爬着野生的葡萄。靠在牆的一面，是一個小亭，用牽牛花和豌豆所編成的。屋後是園，荒廢着，滿生了瞿麥。

這建築中最大而且似乎最重要的，那是極長的馬房，在屋的兩邊，彷彿和他合成一個不可分離的全體。路遠一點，橫着黃色的稻田。有一重低矮的柵欄，將他從那建築和前面的一小塊空地隔開了。

那柵欄造成一個方角；在斜面的兩半鬪合的地方，裝着大門，高而且寬，那時候正完全的開着。我們走近低矮的柵欄，安那還不及將伊的絹傘靠到柵欄上去，那黃屋裏有人開門了，走出一個男人來，

站在門口，高聲問道，

「你們是往外國去麼？」

我們懂得了。用了彎曲的棒，草草做成的柵欄，原來是比普通田產的境界，更有重大的意義的東西……這柵欄是分開兩個國民，兩個國土，兩個文明的。

生在柵欄後面的裸麥，所以成爲日耳曼的裸麥；那夾在稻穗中間，藍色的火光一般微微燃燒着的野菊，也便是日耳曼的野菊了。

這也是日耳曼的，便是那風，從那邊吹來，帶着牽牛花的蜜一般的香氣……

安那當然不願意用日耳曼的花，來增飾伊的花環；伊將我們的來意對高聲問話的人說了。他從容回到屋裏去，但是一定還有十幾雙明敏的雖然不可見的眼睛，正守望着我們一切的舉動。

我們周圍觀望，帶着一種奇異的感覺。

「這是怎麼的？」安那張大了眼問道，「這株稻因爲穀子被風吹來，在這里生長，便是我們的；但那千萬株的別的稻，本是他的兄弟們，只因生得遠了一步，便是外國的；這是怎麼的呢？」

我竭力的和伊說明，這是完全自然，而且必要的。

『爲什麼呢？』

我只聳一聳肩，也不答話。

我們心裏全爲這分隔的思想所佔據了，我們便轉眼向着天空，去搜尋上面的界線。

但天空只是一個，不可分的。

我們看那太陽。

太陽也只是一個不可分的。

在這時候有一隻蝴蝶，在我們近旁的柵欄上，將他紅面銀裏的翅膀一張一斂的，坐了好久，忽然的飛起，便飛過日耳曼的那邊去了。

他在左右搖擺的稻穗上，飛了許多時，尋到了男朋友或女朋友，於是又從從容容的飛回來了。

幾個燕子，預知雷雨將到了，大聲叫着，遠遠的飛翔了一會，也無事的穿過了那境界……

『你看！』安那同小孩一般的得意，叫着說，『那燕子和胡蝶並不承認那必要，便是你剛纔很聰明似的所說的。』

這幾句不注意的話，很使我幽鬱。

『唉，安那，安那，』我埋怨似的說，『你忘記了麼？——人類是比那輕浮的燕子和沒有思慮的胡蝶更爲聰明的生物呀！』

——商務現代小說譯叢——

黃昏

波蘭 什朗斯奇原著 周作人譯

什朗斯奇小傳

什朗斯奇 (Stefan Zeromski) 是波蘭現代的小說家，他的事情，不很知道。溫斯奇 (J. Holowinski) 著的波蘭文學史略第五章，將他歸在印象的主觀主義派下。「什朗斯奇是個偉大的人才，他能吸收傳奇的英雄主義與實驗派的信仰，併在一處。他的著作裏，寄託着他一代的一切苦痛的聲音。在他的銳敏的感情上看來，惡是世界的實體，寔是勝利者；義務的本能是英雄主義。」看黃昏裏的華來克夫婦的英雄的行爲，約略可以看出作者思想的一斑了。

太陽溜到光輝的銅色的薄霧中去了，這霧便染成了奇異的斑紋，彷彿透明的塵土一般，籠罩着遠方的地面。太陽落下，到那開拓地邊界被留下的幾株濃密的赤松，與放在山邊腐爛着的黑色樹株的後面去了。他的光線仍舊照着艸舍的角，將他鍍金，又染作紅色了，這光線又穿過灰色雲的層疊，閃閃的射在水上。

前日的一陣風雨，將池塘般的平野與新開墾的山地，都浸在水裏了。在已經收穫的稻田的泥溝與秋耕的新田裏，積水變成赤色，虹光的水面看去彷彿是鍍化的玻璃，迷魂眩目的紫色的影，落在灰色的坍倒的土塊上；沙山都轉為黃色，生在兩岸的野草與田塍邊的灌木，也都借到一種異常的暫時的色彩。

在一個深谷裏，被疏朗朗不多樹木的小山圍住，一條小溪，東西南三面的流着，又汎濫過去，造成許多灣與沙灘，池塘與河。溪邊生着纏絡的水草，細長的蘆葦，香蒲，柳樹的叢林。靜止的赤色的水，在大的荷葉與粗的水草底下，映出許多淺綠的不整齊的小塊。

一隻野鴨，伸長頸子，在上面飛過，他的肅肅的翼聲，打破了當時的沉寂。此外一切都是寂靜。便是那玻璃般綠的蜻蜓，從前不住的在蘆葦周圍，撐開薄紗的翅子飛翔的，此刻也不見了。只有不倦的水蠅，還留在池塘

水面上，伸着高蹺一般的腳……那里卻有兩個人，正在工作。

這沼地是屬於莊院裏的。從前那個少年地主，帶了他的小狗，在這中間徘徊，獵取野鴨與翠鳥——這些鳥類在他未將樹木砍去之前，本來很多的。他將他的一半田地荒廢了，以後不久花盡了他的產業，不能存活了，只好走到首都華騷去，現今擺了一個攤，賣蘇打水度日。

精明的新地主來了。他出去檢查田地，手裏捏着一枝行杖，時常立在沼池中間，摩擦他的鼻子。他伸手在池塘裏摸索，掘了孔，用尺量了，向空中颯氣——到後來他發明了一件奇事。他命令管家僱了工人來掘爛泥，用獨輪車運到田裏，一直開掘下去，等到這窪很大了，可以造一個池。他預定要築一座堰，又揀略低的地方，造第二個池，這樣下去一總要造十三個，於是掘濠溝，將水放了，築起許多水門，便在池裏養起魚來。

華來克·葛巴拉是一個短工，自己沒有一點田地，只在鄰村勞動，賺點工錢度日，他便被僱了搬運泥土。他先前是舊地主的馬夫，但新主人來了，他也留不住了。第一層，新地主與新管家將工錢及食料減少了；第二層，他們又查到被竊的一切東西了。在舊地主的時代，每個馬夫只用半斗雀麥喂馬，餘下的都在晚間拿到柏林酒店去換煙草或一滴的燒酒。但新管家到來的時候，這件生意就完了；他又很正當的將這罪統歸到華來克身上，打了他幾個巴掌，將他趕出了。

自此以後，華來克和他的妻子只靠在村裏每日掙錢過活，因為他不能尋得地方，而且他也難望尋到，那個管家已經將他的信用完全取消了。在收穫的時候，他們還可以在各處從農家賺到幾文錢，但冬天與春初，他們餓的十分利害，不可言狀。男的是長身粗骨，鐵一般筋肉，瘦到同木板一樣，淡灰臉色，圓曲的肩背，餓得完全衰弱了。女的正同平常女人一般，靠了伊的鄰人，能夠自己支持，伊賣香菌、蛇莓、草莓給莊院裏，或賣給猶太人——總之，伊可以賺到一塊白麵包吃了。但沒有飽飯吃，伊在打稻這件工作上，終不是男人的對手。當管家發出命令叫人掘地的時候，他們兩人的眼睛都發光了。管家親自答應，掘兩立方碼（約合中國五十二立方尺）可以得三十個戈貝（約合銀一角五分）。

華來克使他的妻每日從早到晚的掘地。伊掘了，裝滿獨輪車，他便推着過了沼上所架的跳板，運到田裏。他們有兩輪大而且深的獨輪車，在華來克還未將空的推回之先，第二車已經滿了；於是他將帶套在肩上，推了車上山坡去。鐵輪吱吱的很利害的叫。獨輪車在跳板上斜着行走的時候，那流質的黑而且臭的黏泥，夾雜着池塘裏的水草，漫溢出來，流到他裸露的膝頭；這爛泥蓋滿了他的頸項與肩背，將他的小衫染出許多黑色惡臭的花條。他的兩臂在肘關節上都作痛了，兩腳因為長久踏在爛泥裏，也疼痛而且木強了，但——做了一天苦工，他們掘了四立方碼；他知道，他有了六十個戈貝，在他的腰包裏了。

他們很有希望，因為挨到秋末，他們賺到三十盧布了。他們付過租錢，買一桶鹹菜，五斗馬鈴薯，一件衣服，幾雙靴，幾條圍巾與女人的土布衣服，做小衫的布。這樣，他們可以支持到春天，到那時他們能夠往別人家裏去打稻織布，再賺錢了。

管家忽然想到，兩立方碼給三十戈貝，價太貴了。他知道，決沒有人願意從早到晚在泥塘裏走，倘不是真因為快要受餓了；若是這樣的人，便無論怎樣也情願做，不再遲疑了。他便說，「二十個戈貝已給夠了。倘不肯，那麼，去罷。」

在這時候，沒有什麼錢可賺，莊院裏已經有了許多人手，儘夠打稻和管機器了；——要隨意挑選，在此刻是不行的了。這命令發表之後，華來克走到酒店去，喝了一個爛醉。第二天，他將他的妻打了一頓，拖伊出去，替他作工。

自此以後，他們每日從清早起手，一直到夜，不住的工作，掘成了六立方碼。

現在卻是昏夜真從遠方漸漸近來了。遠的淺藍色的樹林，漸變暗黑，融化到灰色的陰暗裏去了。水上的光也消滅了。朝北立着的紅松的巨影，沿着新開拓地，落在山頂上。只有樹幹與石塊，處處還現出紅色，小的散逸的光線反射在上面，又落在半黑暗裏的荒涼景物的中間，這光屈折了，略略顫動，使接續的消失了。樹同灌木，都失了他們的凸面與光澤，他們自然的色彩與灰色的空間相混，看去只像是平面的完全黑色的東西，帶

着奇異的輪廓。

濃霧已在低地聚集，使作工的人全身冷透了。黑暗也如不可見的波浪一般，匍匐而來，沿着山腳，將割過的稻田，水流，山洞與巖石的一切荒涼的顏色，都收到他的裏面去了。

當霧的波浪會合的時候，別有一路霧氣，——白而且透明，幾乎不能看見，——從泥塘裏一縷縷起來，環繞着灌木，滾成圓球，抖抖的在水面上旋轉。濕冷的風趕這霧往山谷底走去，一直等到完全攤平了，像畫布上的一個面貌。

『霧露來了，』華爾珂伐（華來克的女性詞）喃喃的說。這正是黃昏時候，一切物象都顯然的漸漸化為塵土與虛無，灰色的空虛布滿了地面，注視着人，迫壓人心，引起無端的悲戚。華爾珂伐突然感到恐怖，伊的毛髮直豎起來，全身打一個寒噤。這霧像一個活物，向伊偷偷走來，他從後面來到，又退去了，伏着等候，又更加凶猛的追上前來。伊的兩手，因為濕冷，已經黏而且滑，冷氣滲透皮膚，澈了骨裏，伊的咽喉與胸口都作癢了。這時候伊忽然記起伊的孩子，——從中午以後，伊還沒有見他。那時他正睡着，——鎖在一間十分冷靜的房裏，——睡在菩提樹的搖籃裏，用赤楊的細條掛在梁上。他現在怕正在叫喊，——噫了，——哭着呢！母親聽到那叫聲，悲痛可憐，宛然是荒野中孤鳥的叫。這聲音長在伊耳邊響，特別戟刺伊的神經，撕碎了伊的心了。伊整天沒有想到他，因為伊的苦工將伊的思想打散了。實在將伊的思想力都完全滅絕了，但現在因為那黃昏時候所引起的想象，伊又將思想集中，把伊的全心連繫在那人類的一個小小的分子的身上了。

華來克將獨輪車推到的時候，伊便小心的問道，『華來克，我可以回草舍去，把那馬鈴薯刨完麼？』
華來克不答應，彷彿沒有聽到模樣。他拿起獨輪車，逕自去了。他回來的時候，女人又求告說，『華來克，我可以去麼？』

他輕忽的答道，『什麼！』

伊知道他的發怒是怎樣的，知道他能夠抓着人的脅下，撮起整把的皮膚，又將他搖了兩三次，便像石塊

一般的摔在蘆葦的中間。伊知道他能扯去伊頭上的手巾，將頭髮纏在手上，惡狠狠的拖伊在路上走，或者一時發怔，他會趕快的從泥塘裏拔起鐵鏟，當頭劈來，也不管劈着沒有。

然而忍不住的憂慮，興奮起來，幾乎到了苦痛的程度，也就超過了對於刑罰的恐懼了。伊幾次想到逃走，這只要逃下山谷，跳過小河，以後一直穿過稻田樹林走去便好了。伊屈着身子，裝滿土車時，伊的心早已在逃了，像貂鼠一樣奔跳，赤着腳在滿生着荆棘與木莓的田裏走，也幾乎不覺得痛。那尖利的土塊，不但刺了伊的腳，又刺到伊的心了。伊將跑到草舍前面，用木的鑰匙開了栓，屋裏的熱氣與密閉的空氣，撲着伊的臉，伊就去抱住那搖籃……華來克回到草舍的時候，他會殺伊，將伊打死——但這又算什麼呢？後來總是……

但華來克從霧裏出現的時候，伊又從新怕起他的拳頭來了。伊又很謙卑的求懇他，雖然明知他決不放伊去的。伊說，『或者孩子已經死在那里了。』

他並不回答，只從肩上摔下了獨輪車的帶，走近他的妻的面前，將頭略略一動，指點那木椿給伊看。他們今天應該掘到什麼地方。他於是拿起鐵鏟，趕快將爛泥裝進車去。他毫無思慮的很快的作工，儘他呼吸的限量，盡力的快掘。他裝滿一車，便推着飛跑，臨走時對伊說，『你也推你的，你這懶畜生……』

伊受了他這對於孩子的讓步，這惡狠狠的好意，這冷酷的言動，彷彿是一種愛撫。因為倘若他們兩人同去搬運，這工作或者可以趕早完工了。伊急忙模仿他的舉動，像是一個猴子，鏟起爛泥有先前四倍的快；伊此刻作工，已經不是靠着伊的筋肉力，只靠着神經力了。伊的胸口格格格的響了，眼前現出種種眩目的彩色，伊覺得將要昏暈了，大的熱淚，——沒人理會的苦痛的淚，從伊眼裏流出，落在冰冷惡臭的穢土上。伊每回將鏟掘下地去，便仰起頭來，看那木椿還有多少遠。車已裝滿，伊立刻套上索子，跟着男人全力的飛跑。

霧氣升得很高了，他漫過蘆葦，罩在赤楊的頂上，造成一座不動的牆。樹木在霧裏朦朧現出，看去只是許多無定的色彩的塊與非常鉅大卻不整齊的形，排列在深谷裏，宛然是奇異可怕的怪物似的。他們的頭向前俯着，他們的手一樣的動作，他們的身子彎着，幾乎到地面……

獨輪車的輪軋軋的叫喊。霧的波浪，像注在水裏的牛乳一般，在漸漸暗黑的山中，動盪不歇。長庚星低低的出在天上，抖抖的將他的微光射到黑暗上面。

——開明空大鼓——

出了一冊詩集的人

捷克斯洛伐克 察赫原著 胡愈之譯

察赫小傳

察赫 (Strapotnik Cech), 是現代捷克斯拉夫偉大的小說家。他的詩歌、小說、散文，寫得很多。在他的詩歌裏，反映着捷克的民族思想。他的短篇小說，一方面受着西歐、北歐自然主義的影響，一方面又帶着斯拉夫民族神祕的氣質。他在捷克文壇上的地位，正像普希金在近代俄國文壇上的地位一樣。

那本書攤在他的面前，油墨還沒有乾哩，當他注視那書的時候，恍惚見有整千萬個的人頭，從他的肩上下來，恍惚是有整千萬隻的眼睛帶着各種的神氣，注射到他的思想和情感，這些思想情感，現在，在初次出世的時候，著上了莊嚴的印刷墨的衣服，在他看去，是多少古怪而且新鮮啊。

整整的一個禮拜他沒有走出門外去，在這一禮拜裏，他把贈送的二十本書，一木一本的讀過，到了第八日晚上，一個信差帶給他一封信，這是出版的書肆寄來的。他的手指抖顫着把信封撕開來，裏面是幾塊錢的稿費，還夾着一本最近的批評雜誌。我們應該說句良心話，他委實是先去看那本雜誌的，他在那雜誌裏瞥眼就看見了一篇批評他的詩集的文字。他讀了一遍，再讀一遍，他的眼睛裏冒起火來了，那篇評論裏說着：他的詩歌已開了捷克文學的新紀元了，他拿一頂豔麗的花冠，供獻給捷克民族，充滿在這花冠裏的卻是綿密的情緒的露珠和可愛的詩的芳香。

他還沒有把那篇通套的濫文調字讀完第六次，他就伸出手來，露出不恤的樣子，取過了那些錢，同時在衣櫥裏取出了一些不成樣兒的東西。他就出門去，到那一條暗黑的街道，在一家冷落的燈光關淡的店鋪裏，他

買了幾件新的衣服。

在幻想裏，他恍惚見着一個仙女拿了一頂月桂冠飛翔在他的頭上，這仙女的溫柔的體態好不面熟而又可愛啊。

第二天一清早他就走出門去，面上露出氣宇軒昂的樣子。在他的眼中看去，恍惚許多不相識的人也都必恭必敬的瞧着他。他在路上遇見了一個朋友，那位朋友隔着很遠，就伸出兩隻手，叫道：『恭喜，恭喜。』

『不見得，不見得，』那位詩人低下了眼睛，謙和的答說：『不過我倒很想聽聽你的批評。請你老實說，不要隱瞞罷。你喜歡這些嗎？』

『這些委實是不錯，這是真的。就是色彩過於暗黑了些，而且……』

『這些本來是帶着我的靈魂的色彩的。』

『可是資料和工作卻真是出色。論到式樣，是又寬敞又秀美，這大概是最近的法蘭西式罷。』

『你這話不對，』詩人反駁着說，這時他略有些生氣了。『我倒不大喜歡法蘭西的格調。如果你要這樣的批評，那麼我敢說，有一部分倒是受了英國的模範作品的影響的。』

他的朋友只聽得一半，便說道：『那橫豎是一樣的。法蘭西也罷，英吉利也罷，總之是非常出色就是了。如果我要提出反對呢，我只能指出一個缺點……』

『一個缺點？』那位著作家熱切地嚷着，而且顯出一種辯護的態度。『那麼是在那裏呢？』

『就是袋子太多。』

那位詩人立刻撤去了辯護的態度，他的眼睛可怖樣的瞧着他的朋友，他的臉龐表示完全失望，他噁噁着說：『你說的到底是什麼呵？』

『什麼？自然是說你的新衣哩。除了這個我還再說什麼呢？』

『真是可笑的錯誤了，』詩人帶着強笑說。『我還當你是在談論着我所出的那冊詩集哩。』

出了一冊詩集的人

二七

「什麼！你出了一冊詩集嗎？我還是第一次聽得這事情哩。自然，你必得送給我一冊而且在書面簽上你自己的名字。」

過了些時，在路上他撞見了別個朋友，便向他問道：「你這樣匆忙的究竟是到那裏去？」

「我到書店裏去哩。」

「去做什麼？」

「虧你還問着，難道你還猜不透嗎？」

「對了，那麼和我同來罷。我那裏有着，不要你出錢。」

「謝天謝地！」他的朋友快活的叫着，他把詩人拖着就走。「我正想把我的餘剩的現款都花在這頭上呢。我老實和你說，我快活得發狂了，我出了神了。」

本書的主人見了他的朋友那種過分的狂熱的樣子，着實有些兒疑惑，便打斷他的話，問道：「在他們（指集子裏的詩）當我最喜歡的是什麼呢？」

「是最小的那個，就是帽上插着阿爾卑薔薇花的那個。聽我說，她是怎麼一雙媚眼，怎麼一個妙態，怎麼……」

詩人登時分開了他的狂熱的朋友的手臂，帶着冰冷的調子說：

「我們兩個都誤會了罷。我以為你是到書店裏去買我那冊詩集的。」

「你的詩集，我連做夢也不會想到這些。我是正想去買一張泰羅爾女伶今日演劇的票子喲。」

「實在對不起，那個可不能給你代辦哩。」

「阿，真糟呵，你和你的詩集！現在我只好仍舊回轉到書店裏去了。」

*

*

*

*

*

本書的主人走進了一家咖啡店裏。他知道在那邊，在那柱腳的背後，暗黑的壁角落裏，整天到晚有一羣少年人聚集着，隨口談論當日的時事，任憑是風頭出得十足的女戲子，任憑是白璧無瑕的歌女，一經這私設法庭的裁判，可就免不了要被指摘出一些瑕隙，給他們當作挖苦的資料。應酬場中女子頭上的假髻便是梳得非常適宜，或者音樂班的節奏便略有一些參差，或者極遠的地方開了一家新酒館，或者跳舞場裏便只開一個平常的笑柄——不論是什麼事，再也不會，絕對的不會逃過他們的注目的，而且也不會逃過他們的刻薄的批評的。『他們決不會沒看見我的那冊碩大的詩集。我也想聽聽他們的意見——這些意見當然是荒謬而又不公的，但總算得是一種意見罷。』

他在柱腳背後坐下來，靜靜的聽着。他等得不久就聽到了他們的話了。

『不，沒有什麼新鮮的意味兒。』有一個人起頭說着。『這種東西實在是太乾燥乏味了。』

『那麼你看這一冊集子到底怎樣？』另一個人說。

『我真想不明白，爲什麼竟有人費了工夫去理會這些無意味的東西呢！而且，在這裏邊，也並沒有什麼新奇，沒有什麼特別，這些幼稚的製作品，在現在看來，只顯出他們是怎樣的缺少創作力罷了。除了陳腐的裝飾之外，什麼都沒有。他們都是陳陳相因的，那些星呀，百合呀，鷹呀，女神呀，旗幟呀，不過如此的東西。』

（『我可以斷定他們是在談論着我的詩哩。』本書的主人翁暗暗的感嘆。）

『呵，看哪，這裏也有一條龍！』

（『他們正在提及我的那篇龍的寓言哩。』詩人自己忖着。）

『這倒真是日本式。』

『可是這也不像是完全獨創的。』

『我也不是這樣想，我可以賭咒，這集子裏足有三分之一是純粹的模倣品。』
他們講到了別的事件去了。

那位詩人站起來，當他經過那些放言無忌的少年紳士的時候，他故意向他們瞥了一眼，帶着一種非常輕視的模樣。在這時候他看見他們當中有一個人手裏拿着一本翻開的冊子——一本外國郵票集。

有一家殷富的人家，我們那位詩人是時常到那裏去教鋼琴的。他的高徒是一位年青的小姐。——但是不能，我不能用了我的平凡的筆墨，去污蔑那位小姐的仙女一般的美貌；你們只消把本書的主人的詩集裏的第一首詩，翻出來一讀就是了；在那首詩裏他借用了黃金和白雪，夕陽和朝露烘託出那一位小姐，在那首詩裏他用了他的最美麗的詩的金剛石綴成的花冠，加在她的晶瑩的雲鬢的頂上。

這一位可敬可慕的小姐的父親，乃是一位頂頂大名的民族主義者。他是受全體崇敬的一個國民，許多的愛國機關和國民會社裏都有他的字名，而他又是國民通俗教育的倡導者，他的像片陳列在許多書店的玻璃窗上，下面題着一行字道：『民族的盾和劍就是民族的性格和語言文字！』他至少要把本國文學裏比較優良的作品都買了來，這是一定的；在這些書中，我們那位主人的詩集不免要落在他的心愛的年青小姐的手中，這自然也是無疑了。也許，在讀過了序詩之後，他在那些詩裏所表白的懇摯的戀愛，早就印入了那位小姐的心坎罷。

他的心突突的跳着，走進了那間屋子裏。

她向着他走來，手裏拿一本裝訂得非常精美的書。

啊，不出所料，這不是顯明的憑證嗎？

『這樣的裝訂，不知道中你的意不，瑞萊德先生！』

『啊，這些拙劣的東西，加上這樣華美的裝飾，實在是太不值。』

『不見得罷。這裏邊到有許多極美的小詩哩。我昨天讀過了兩首，在我沒睡着之先。』

瑞萊德揣想着那詩集安放在她的雪白的酥胸的上面時的光景，他的心因祝福而顫抖了，漸漸的沸騰

了，從他的嘴唇旁發一個問：『你喜歡那第一首詩嗎？』

『哈哈，哈哈！』她回答着，突然發出一種有趣的笑聲。

『啊，你怎麼笑起來了？你看起來，這首詩沒有什麼含意嗎？一點都沒有嗎？這首詩裏所描寫的人兒，身材，賴子，眼睛，你素來熟識的那人——是呀，我要老實說了——就是你從你的鏡裏認識過的那人，難道你都辨不出來嗎？』

『什麼？這話真的太惡作劇了罷！』那位姑娘嚷着，她已有點兒生氣了。『你恭維得不大對，瑞萊德先生。』

那位倒運的詩人，居然碰了一個大釘子，於是他看了一眼她手中的書。在那書的封面上畫着一個金色的橡葉的花圈，當中是一行德文的標題，寫作曹佛戈爾詩集（Hans Sauerkol's Poems），而這書裏面的第一首詩，篇名是稱作詠我的安哥拉種的貓。

他纔相信他的美貌的高徒對於他的詩的才能，是連一點微弱的觀念都沒有，於是他穿過了那間屋子，這時卻又遇見了她的父親了，他引他到了他書室裏去。

那位老年的紳士岸然道貌的在一把交椅上坐下，隨後請瑞萊德自己找一個座位坐着。

『我已經看出你是一個極有天才的青年了，』他起頭謙遜的說。
瑞萊德有些受寵若驚的樣子，吶吶的答不出話來。

『我現在想請求你——爲了我們倆都看作神聖的一件事情，』那位快活的父親接續說。『你沒看到我們的民族精神，因爲受外力的壓迫和摧殘，已變成衰弱了嗎？現在到處不都是萎靡不振的氣象嗎？在目前最急要的，就是要挽救這一種頹風，要在民族的中間，放射出一道電火，使他們重新抖擻起精神，重新燃燒着去幹神聖事業的熱心的火。爲了這個，如果單在俱樂部裏騷擾，或者在政海裏盤旋，全然是沒有用的。我們必須退到民衆的中間去，憑着火一般的舌，向民衆講演，把他們永遠的防衛，他們的古代權利，他們的語言文字，

他們的文藝科學，指示給他們，而且用了激昂慷慨的，高潔的言辭去鼓動他們。是呀，你也願意把你的才能供獻到這一方面去嗎？」

那位詩人倒出了一驚。不錯，原來是如此啊！他已經讀過了那冊詩集，現在是在激動他去做愛國的詩歌哩。於是他很謙恭的回答說：「先生，你太看重我的微弱的力量了。我雖然曾經嘗試着做幾首抒情的詩歌，可是我卻並不覺着我自己有充分的力量，敢去做那些有重大影響的詩哩。」

那位老年的紳士的眼皮張大着顯出詫異的樣子。他說：「這和詩歌有什麼干係呢！哈哈！我再也想不到會把你誤會到這種無益的事情上頭去。哈哈！」

他誠懇的笑了一陣，隨後他又重新打疊起一副端莊的容貌，向那受着委屈的詩人——這詩人這時又大失所望了——說出了一番話：「並不是什麼難事。聽着我說罷，我正在刊印一本政治的小冊子。我剛纔做好了這小冊子裏的文字。但我要說句老實話，我對於新近的文學作品，是既沒有工夫也沒有志願去加研究的，所以我所用的拼音，依舊是老式的，你們那一種新式的拼法實在是麻煩。是呀，我現在想請你把我的原稿校訂一下，拼音有要改的地方都請你改正。事情就是這樣。我那本小冊子的標題我已經選定了一個，就是我那一句格言：『民族的盾和劍就是民族的性格和語言文字。』」

經過這一天的獻功的奮鬪之後，在當日晚上瑞萊德做了一個夢，夢見他的發刊的詩集，都飛回到他這裏，而且都含着眼淚，嚴厲的埋怨他，說他不該把他們刊印出去。

「我們打算加幾頁新的封面，新版不久就出來了，」這是過了一年後他從書店裏得到的安慰。「我們要把這書寄給一切文學書的主顧——雖然我也料定總得有幾本是要埋在灰塵底下的。」

聖誕節的新食品

捷克斯洛伐克 海爾曼原著 胡仲持譯

海爾曼小傳

海爾曼 (Ignat Herrman)，生於一八五四年。他從一個雜貨店裏的小夥計，一直做到捷克一家報館裏的主筆。他對於捷克京城布拉格市裏的人物，有很明瞭的觀察，所以他的描寫，異常忠實。在這一方面，他倒可以稱做「布拉格人民生活的攝影家。」

「爲什麼你在架子上儘管摸索不了呢？」首席參贊向柯諾派綏克吼聲說，那事務員是聖誕日單被強留在事務所的。

這是下午傍晚的時候。參贊正趕着結束案卷，爲的是假期後可以少做點事，而且惱着那事務員，他從他的抄件上面已經站起了好幾回，只是在藏着什物的櫥裏搜索。起初，他找吸水紙，其次他找尋長尺，又其次他在封口用的火漆片中掏摸。直到此刻爲止，參贊沒有什麼話，只掣他的鼻子，正如內中的憤怒壓迫他時候的習慣——然而最後那瘦削的斑白頭髮的事務員將他的憤怒激動到極點，竟至於向他發作了。

「沒有事，參贊先生，沒有事，」柯諾派綏克迅速的回答說，他那灰一般的臉頰便現出一片羞紅來。「我正用完了線啦。我要將那本「財產目錄」縫起來。正在尋找一個新線團——」

「畜生！你不看見那邊桌上正在你面前一個雷也似大的線團麼？」參贊怒吼說，便指着一團黑色和黃色的線，差不多正在柯諾派綏克的鼻子前面。

「你想到你那炸鯉魚的聖誕節餐，就這樣激動麼？我看你真笨極了。這不會逃去的。」

紅臉頰的柯諾派綏克就他的位置坐下，繼續縫着。可是過了一刻，他又站起身忽忽的踱到門口，從壁板上取了鑰匙，便急忙的走出事務所。

他出去之後，參贊站起身，彷彿有什麼穿過身子似的，於是短步的走近那口櫥去。他開了櫥門，一看柯諾派綏克所掏着的什物。裏面幾乎沒有什麼。幾張紙，一股線，幾根火漆棒，以及兩把剪刀。在櫥格內的一角有幾只小的圓盒子，每只的蓋上黏着一個又圓又白的漿糊餅，大約一個銅子的大小，是麵粉或膠質的堅結的薄片，用以封緘公文的。有一只盒子離開別的略遠些。參贊無意的抓住這盒子，推向別的盒子那邊，但忽而舉了起來。這是可疑的輕——空了。參贊抓起第二只，搖一搖——是空的。他拿了第三只，第四只，第五只——都是空的，只有最末的兩只滿盛着又圓又白的漿糊餅。參贊將他的眼鏡推到額上。這是什麼道理呢……哪，他自己還是一禮拜前買來這一批——在什麼上就不多時都用完了呢！他還在櫥旁站着，柯諾派綏克又進來了。一見參贊在櫥旁，他臉色轉成牆壁一般的白了。

『哪，你將這些漿糊餅都放在那裏了？說出來！』

『阿阿，參贊先生！』蒼白的發抖的事務員叫着說，懇求似的拱着兩手。『請你寬恕我……我有一個妻子和六個小孩子！』

直到此刻為止，參贊本沒有一個什麼不規則的事的思想，然而現在他疑心有什麼事錯了，但他還推想不出是怎麼一回事。這漿糊餅——發生了什麼事呢！

那頹喪而且發抖的事務員將那露骨的手指伸到他那破舊的綠色大衣的尾端，便從那裏拉出一條手帕，滿包着東西，四角拉攏在一起，而且結束着。

『那是在這裏——片片都在這裏，』他震動着牙齒吃吃的說。

『我將這些都放到厚盒子去罷。』他解開手帕的四角，便在一張紙上倒出一小堆漿糊餅來。現在參贊纔悟到這些原是事務員拿去，但是怎的——有什麼打算呢！於是好奇心壓住了他的合法的

憤怒，參贊便不由的說道：

『你打算用這些物做什麼，柯諾派綏克！』

『晚餐——一頓晚間的吃食，討你的情！』柯諾派綏克吃着嘴說。『今天是聖誕日，我連一個「六便士」都沒有。我答應我的妻子帶點漿糊餅去——她要和一些肉丁焙起來呢。我有六個小孩子，我應該給他們做一種聖誕節的東西。他們整日沒有吃過——家裏是一無所有。——』

參贊將眼鏡從額上移到眼前，熟視那堆白色無味，不和鹽的，澱粉的漿糊餅，於是 he 要想一看柯諾派綏克，但忽然間，他的眼光就從那愁悶苦惱的臉上——有着青色的嘴唇，其上抖動着灰色零落的鬚鬚——移開，看定事務員的褪色而沾污的頸帶，他問道：『你以前吃過這些東西麼，柯諾派綏克！』

『吃過的，先生，』這從事務員那抖動着的嘴唇裏發出來。

『這東西真是可吃的麼？』吃驚的參贊問。

『是的！參贊先生，愛的主呵，只消來得多。——』

『把這些放到原盒子裏去！』參贊用了忽然剛硬的聲音，命令說，同時轉到他自己的寫字檯。

事務員用那薄削的有墨水跡的手指抓起漿糊餅，便盛滿了空的盒子。盛完之後，他在椅子上坐下，繼續他的工作。但他不能做下去。他的手指發抖了，在他眼睛裏起了一層霧，而且在顛顛裏有洪大的聲響。羞辱，懊喪，苦惱——而且，此外，孩子們今天將沒得吃哩！

參贊瞟了柯諾派綏克好幾回，擦擦他的眼鏡和眼皮，隨後，他強烈的打了許多回噴嚏。他也不能工作了。他當然是惱着那中用的事務員，那偷了漿糊餅想和些肉丁焙起來，給孩子們當聖誕節的餐。他在椅子上扭動了好一會，末後站起身，走近門邊去。事務員從新發抖了。現在是他要聽他的運命了。

參贊向那罪人走近了一些，沒有看着柯諾派綏克，就吩咐道：『拿了你的大衣和帽子，到市場去。買一尾鯉魚，一尾好的大鯉魚，當即拿到家裏，交給妻子，你懂得麼？』這纔她來得及做呢。隨後給孩子們買些胡桃蘋果，

給你妻子買一瓶「烹去」(Punch)或是茶葉,或是晚餐之後你要喝的無論什麼東西,喂,把這拿了,就出去罷!」

說到結末的幾句話,他從衣袋裏掏出一只皮夾,揭開了,拿出一張紙,便放在桌上。吃驚的柯諾派綏克看見前面一張「弗羅林」的鈔票。

「耶穌瑪利,參贊先生!」這從柯諾派綏克的嘴唇裏迸出來。但以下的話他不能發出了。大抵是因為參贊做了一個強烈的抗議的手勢,或者,更相近些,是因為那可憐的事務員的全臉龐和全身子顫抖的像發着寒熱一般。他是爲驚慌,駭愕,喜悅——一切所塞住了!

過了一刻,參贊孤單的留在事務所裏,但他再沒有工作的心思了。他不多時站起身,穿上他那華麗的皮大衣,將他的兩手插進他那破損的新式的羊皮手套,於是關了事務所的門,走去了。他輕捷的喜悅的走——想起他自己的六個小孩子,正巴望着他們將要發生的喜悅,對於後房間裏幾禮拜來所蒐集的禮物,然而時時有一種沈鬱和悲哀壓迫他。這便在每逢他的思想無意的轉到柯諾派綏克和那事務員所陳述的他的「和肉丁的漿糊餅」這色食品。

——現代手與心——

第一畦溝

南斯拉夫 格列失克原著 胡仲持譯

格列失克小傳

格列失克 (Milovan Glišić) 於一八二七年，生於塞爾維亞（即現在的南斯拉夫），死於一八〇九年。他曾在塞京的大學裏讀過哲學，又任過大學公報的主筆。他曾介紹過法國俄國的小說和戲曲，自己也寫過劇本，做過助理的舞臺監督。他擅長寫滑稽小說，著作也很多。

一

在惠列加浮勃尼加村的盡頭聳出在浮那旦那山的左近，有一所簡陋的農家小屋，周圍攢聚着兩三所別的小舍，這從拉克柯跋奇波格雷提望去，是望得見的。

這便是彌阿那寡婦的家。

西頻特薩彌支在強可跋克里蘇拉第二次戰役裏死了。

關於他的功蹟和他的勇敢的故事，到如今還在講着，無論何時，有誰講起惠列加的西頻，他們總說道：

「願神保護他呵！」

他的彌阿那剩下着，還有三個遺孤，——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他們的年齡相差很近。最大的盎強不過是七歲。

一個農人的家庭，剩的沒有主子，比這更不幸的事是不會有的了。

同樣的悲哀曾經降到鄉間許多其餘的家庭。許多其餘的寡婦，曾經哀悼他們的丈夫，而且被安慰了。一

二年之後，有的已經再嫁，帶着他的孩子進了新的家庭，有的已經回到他們的母家去了。

西頻的彌阿那，不願意學那不幸的同伴們的榜樣。她用了勇氣智力和勤勞，甚至去做那最勞苦的田間工作。

在彌阿那似乎以為她的西頻會回來的，如果他回來時，見到他的家庭荒棄，而且糟蹋了，她怎麼對得住他呢。

西頻有弟兄們和親戚們，然而他們都不是和他同住的。他們都是勤奮的人，有着同情的和善的心腸，而且他們每天總有一個，到彌阿那家裏來，幫助她一點工作。

幫助她最巴給的，要算西頻的兄弟約倫柯了。他屢次對他的嫂子說道：

「你爲什麼不聽我的話呢，我的嫂子？你爲什麼不到我們家裏來呢？我可憐的嫂子，你難道想不到你同着三個孩子再也做不了這一切的事麼？你不知道什麼事，該先做呢。你就是有一百隻臂膀，你也不能夠獨自幹着一切事的。爲什麼不來和我們同住，至少等到孩子們又大又強壯呢？」

「我不能，兄弟，」彌阿那嘆着回答。

「但是爲什麼不能呢？你到我們家裏來，一切都要安適些，舒服些。」

「但是兄弟呵，我怎能讓這爐竈上的火熄滅呢，那裏我的孩子們最初得到溫暖的？將來孩子們問我，『母親，那給野草掩沒了的，便是日間也沒人去的屋子，是誰家的？』那我怎麼回答他們呢？如果我，可以那麼幹，我和西頻所同吃的麵包和鹽就要引起我的悲哀來了。（註一）上帝禁止我這麼幹，決不的，兄弟，決不的。」

約倫柯只是聳一聳肩膀，便出去買了一對馬來，耕耘彌阿那要播種的田畝。

這些好心的人常常幫助她做婦人的柔弱的手所不能勝任的工作。他們耕作她那蒼黃的田畝的一部分，耘草，播種，彷彿自己的田地一般，當心的預備着收割。彌阿那自己做一切其餘的事。她耘田，拔草以及收割，她從不怨訴工作太辛苦。當她家屬還要來幫她做那種工作時，她就非常之悵然了。她常常感謝他們，說道：

「你們幫了我最困難的部分了。這個我獨自很可以做得。」

二

年代一年一年的過去，彌阿那對於她的工作也漸漸慣熟起來，她竟覺得在她不會有別種的生活了。她的孩子們已經長大一些，盎強差不多是十五歲，進學堂去了。他已經是一個強壯的孩子了。杜杉加替她的母親擔當了大部分家中的雜事。倘若彌阿那清早到田畝或牧場上去，收束幾束草，或是將約倫柯在前一天所割的草疊成草堆，那麼當她中午回家裏的時候，她就見她的午餐已經整備了。這午餐原是杜杉加——同任何農人的妻一樣料理好的，而且她還知道怎樣做麵包。那最小的男孩子，散那定，九歲了。他還會用赤楊木做小砲，卻也知道怎樣看山羊，與怎樣領羊去食草。所以他也使自己很得用哩。

感謝上帝呵，彌阿那的孩子們都是康健，幸福，聰明而又勤奮。彌阿那看着他們，她的心意就滿足了。

「我的可愛的鳥兒們，」她嘆着氣低語，「全能的上帝呵，我央求你保佑我康健有力，直等到他們的翼膀強壯些呵。」

上帝是慈善的。他承諾了那孤寂的寡婦的禱告。村上的人們讚嘆着彌阿那的堅忍。他們都稱讚她，並且引了她做他們妻子的榜樣，當他們須得責備那妻子們怠惰的時候。只有一件事使他們驚訝了，便是，她既孤獨着，怎麼可以送盎強進學校去，不要他幫助家事呢。他們甚至還為此責備彌阿那。約倫柯於是將這事對她說了。有一天，當他同着他的老叔父約特什侖在她家裏，討論着許多事情的時候，他對他的嫂子說道：

「當真，人們都詫怪着你所做的事哩。你是勤苦着，你是靈敏的，可是你做了一件傻事了。」

「怎的，兄弟？」她問，略略吃驚的看着他。

「你爲什麼不將那孩子留在家裏，幫你做較輕易的工作呢？有許多人比你富有，還有着更大的家口，尚且覺得他們的孩子是不可以擱置的。你是又貧困又受苦，卻要——」

「我不肯使我的孩子們在村裏教壞，兄弟呵，」彌阿那答說，臉上微微一紅，「我的西頓——上帝保護

他——時常計畫着，若是盎強沒有碰到什麼事，我們總得使他讀書的。我正在實行着他的志願哩。我辛苦的工作有這許多年了，再掙扎些時，於我是沒有什麼損害的。」

「這也不錯，我的姪婦。」約特什侖輪着說。「這是非常之好，但是就別方面說，你在家裏孤獨着，對於你的幫助，無論怎樣的小，總是有價值的。」

「盎強在七月裏可以畢業了，那時以後可以同我住在一起了。如果上帝保佑我們都健康，今年秋季，我還要送散那定上學校去。我不願意，我的孩子們有了眼睛卻瞎着呵。」（註二）她帶着確信很堅決的說話，竟使約倫柯和約特什侖沒有什麼可說。他們把別的事情略略談了一會，隨即出去了。

「這不是婦人，簡直是個男人。」約特什侖叔父柔聲的說，當他們離開彌阿那屋子的時候。

三

四旬齋（註三）已經開始，冬天將要完結了。酷厲的東風，烏思多加，和冰冷的北風，綏佛爾，不再吹着了。南方的風，倍利惠泰，從叻巴過來，直到納來特茹和卡保尼克去，搖撼着大山毛櫟樹的枝條，雪是幾乎全然消滅了，只有那些積在蘇詞盧迭思忒的，倍利惠泰也並不注意；那是直等到後來，在六月的熱氣之下，纔會溶解的。各方面，勤力的農夫走出到田間來了。他們翻掘蒼黃色的土地，一面工作一面唱歌，希望着一個豐年。

彌阿那往市上去看散那定回來的時候，已經中午了。她一逕守着她的前言。盎強已經在聖彼得祭日（註四）從第一級完業了，剛纔過了基督變容祭（註五）散那定也進到第四級了。

彌阿那正穿着果樹林攀登時候，杜杉加忽然從家裏出來。她帶着一種東西，捲進在一隻許多顏色的小袋裏，正在匆忙的奔向不知那里去。

「你往那裏去，杜杉加？」

「阿，是你，你這麼快，就回來麼？」杜杉加略略張皇着答說。「正巧呵，家裏不會空虛着了。我要去會我的

哥哥去啦。」

「阿，他在那裏呢？」

「在田裏，那邊田坂下去，他教我拿點心給他。」

「他不回到家裏來吃飯麼？」

「不回来了。」

「爲什麼不回來？」

「他帶着牛和犁去的。」

「阿，彌阿那叫着說，『你爲什麼不早就告訴我呢，我親愛的粗心的孩子！將那小袋給了我，我拿給他去。』」

「不，母親，我拿去罷，你疲乏了，而且——」

「而且什麼，我的孩子！」

「哥哥求我不告訴你出去，他說，『我要給母親一回高興。』」

「願上帝將那『高興』還給他呵！我沒有疲乏，孩子，我還不知道我回來的這麼快呢，你不告訴我他出去，是不大好的。你看多麼晚了，已經過午了，他出去長久麼？」

「他還不會到田頭哩。」

彌阿那撐起了杜杉加的口袋，向裏邊窺看一下，是什麼東西，於是迅速的走了。杜杉加出了驚，站在門前，眼看着她的母親去。

四

田坂那邊的田畝，只消耕一天就好。那地土並不很肥沃，即使在豐年，那收穫從來不過是兩三堆麥罷了。盎強已經耕過了第一畦溝，正要再動手耕時，忽然他的母親出現了。

「唉！看我的孩子怎樣的工作着呵，」彌阿那愉快的叫着說，奔到盎強跟前，她就起首擁抱他接吻他了。那孩子悄悄的站着，略略出了驚。

「願你的勞力有幸，主呵。怎麼一個整齊的畦溝，而且怎麼深呵！阿，我昏了，你疲乏的時候，我卻嘍叨着，我的工人呵！這里拿了罷，這是你的妹子給你做的點心。」

彌阿那迅速倒空了口袋裏所盛的物事，將袋撥開了，安上一些鹽，一點洋葱，煮熟的番茄，一小塊麵包，一碗豆湯，和一小瓶酒，她安着的時候說：

「唉，看杜杉加是怎麼一個女孩子呵！她連酒都盛進去。我的女兒長成起來了！她已經知道什麼東西給疲乏的人吃是好的。住了耕罷，我的孩子，你工作的儘夠了。」

她的眼睛充滿着淚了。

「怎麼了，母親？」盎強坐下問。「你在哭呀。」

「沒有什麼，我的兒子，沒有什麼。你看，我正在笑哩。吃點東西罷，我知道你肚飢了。實在是我在市上逗留些時候啦，你不知道學校教師對於我們的散那定是怎樣的喜歡呵！」

「你也坐下來，母親，那就我們可以一同吃。」盎強說，替她裂開了一片麵包。

「不，我的兒子，我可以到家裏去吃，杜杉加正等着我。」彌阿那答說，還是站着而且幾乎是伺候着她的兒子。「你大概以為我疲乏了，盎強，卻是我沒有哩。我能够整日的走着路。但是看我的兒子呵！他工作着正像一個成年人杜杉加告訴我，我卻以為她說笑話，這小蹄子呵！」

她的眼睛又復充滿着淚了。她用手揩去了淚，於是笑了。

盎強幾乎羞怯了。他臉紅了，想要說些什麼話卻不知道怎麼說。

彌阿那復將食物遞給他。

她對他講起話來，有如對一個小孩子講，然而還只是站在他的前面。她說，要將那丹田裏割下的麥藏起

來，只在節日用。她要將那麥做成「綏思尼加」——聖誕節的餅乾，——和只是爲斯拉跋（註六）而做的哥拉糕。上等的麵粉是從陳的麥做成的。

『只要這種子會發芽呵！』盎強說，『你很知道，母親，這片田是我們最不肥沃的田畝中間的一片。從這裏生出來的麥幾乎總是腐爛了的。』

『阿，這會發芽的，我的兒子，這一定發芽的，即使在馬拉跋，也沒有更好的地土了。這裏，從來不會腐損或是朽爛哩。』

盎強吃完了，站起來，又復舉了犁，用鞭在牛背上打了兩下。

彌阿那站着，看定她的兒子，他小雞一般的跳似的走，拉着犁柄調節着犁兒，忽而壓到這邊，忽而壓到那邊。這是困難的工作，而且那孩子的臂膊還柔弱呢。

有好幾回，彌阿那想要跑去幫他，然而不知什麼止住了她。

她從新裝好小袋，慢慢的走回家去。

她回轉頭來，看望盎強，有多麼回呵。當他耕到第三畦溝時候，她還能夠看見他。

一種奇異的喜悅蒙住了她，她想要哭也想要笑，她不知道是什麼緣故。片時之後，她自己低語道，『這輪到我了，這時候，因爲上帝應當給我喜悅了。我可不幸福麼！誰能夠不以爲然呢！阿，我怎樣的幸福呵！我有一個兒子，我有一個主！別人的手不必再替我工作了，誰也沒有這樣的兒子。他怎樣的工作呵！約倫柯也不會比他更好呢。他已經是一個成年人了。一兩年之內，如果合着上帝的意志，我要給他結婚，我的家又可以謳歌了。』

杜杉加從不記得會見她的母親歡樂到同她從田坂那邊的田頭回來的時候一般。她走進屋子裏來，哼着一支喜悅的小歌。

——現代手與心

(註一) 這類的話，大概是捷克斯洛伐克民間的一種慣用語，譯出來似乎有些費解。

(註二) 『有了眼睛却瞎着』意義便是『不識字』。

(註三) 四旬齋在復活節四十日間，爲紀念耶穌之禁食而起。

(註四) 聖彼得祭日，在八月一日。

(註五) 基督變容祭，在八月六月。

(註六) 斯拉跋是周游行乞(?)的一種民族。

伯爵的褲子

匈牙利 海爾泰原著 胡愈之譯

上一次我遇見我的禮面的朋友勃羅虛伯爵時，他比平常的時候都還窮，有好久他沒見過金錢的面，甚至連想也不會想起了。他碰見我，似乎也不大高興，大概因為他的一雙精於賞鑑的法眼，已經看破了底細，知道我和他正是同病相憐。盡我的所有，至多不過能付一杯珈琲的錢罷了。話雖如此，我們倆卻仍舊踏進了一家珈琲店裏。

『上次我看見一張值一百克倫鈔票，這是正月裏的事。』伯爵說，說時帶着欣慕的神氣。『那張鈔票是美麗……還是全新的，而且沒有皺摺……是一位先生——約莫三四十歲光景——拿出來會帳……他坐在那邊靠着窗子，就是現在那位太太坐着在看「Figaro」報的那個座位……我從這裏看過去，十分清楚……當時我看的很仔細，彷彿我預先知道只有這一次，以後再沒有機會看見同樣的美麗的鈔幣了……』伯爵沉默了半晌，我想用話去安慰他，可是想不出話來。

『我是一個貴爵，』他說，『可是我倒也很願意和下賤的金錢握手。真是說也說不盡，要是我有這樣的一個錢幣揣在懷中，我將怎樣地寶愛啊！我一定緊緊地藏着，連風兒也不許吹壞牠，而且……』

忽然聽到了一種碎裂的聲音，伯爵的臉色變為灰白，他就不說了，才後他向身上摸索了一回，很傷心地

說：『釘子把我的褲子撕破了，現在我的褲子已吊在釘上，我也只好吊死在旁邊了。我只有這一條褲子，才算是從榮華的日子留下的唯一紀念品，但是現在一切都完了。』

我正打算送一條褲子給他，卻已捺着鈴叫堂倌過來，堂倌便立刻必恭必敬的站在這位伯爵老爺跟前。『掌櫃呢？掌櫃在那裏？快去叫他來！』

那堂倌立刻出去，掌櫃果然來了，伯爵擺起一副大架子，向着他說：

「當我踏進你們的不大體面的舖子的時候，這條褲子，你瞧，還是很新沒有破的。我就好好地坐在這把椅子上，和我向來坐在那家著名的大珈琲館時一樣的坐法。後來怎樣呢？釘子竟會把我的褲子撕破了；你明白沒有？是那脫出了的釘子！」

「真是糟糕！」那掌櫃說。

「是啊，真是糟糕！還虧你說的出！」

「你老別生氣，小的一切都知道。這褲子值多少！」

「三十法郎。」

「你老請收了罷！」

掌櫃拿出三十法郎賠還了伯爵，就出去了。

頗勃羅虛瞧着我，頗有得意的神色。

「這是非罰他一下不可。可是還坐在這裏做什麼！我們還是上別家珈琲館去罷！」他吹着唇立起身子，從新向那椅子瞧了一瞧，這椅子使他交了三十個法郎的鴻運。

「害人的釘子！」他說時便把那釘子拔去。「不然，還會撕破了別人的褲子呢。」

這時伯爵的興頭已和剛纔大不相同了，他差不多是跳着舞着，踏進了最鄰近的一家珈琲店。在那裏他命拿了許多東西，大喝特喝，有了三十法郎，他像是永遠用不了的似的……他扯東扯西地講了許多不斷頭的話，忽然又停住不說。

「真是怪事。」他很激動地說。「我難道竟是着了鬼迷了。」

「是什麼事？」我驚異地問。

「我又坐在一枚釘子上了。」

於是他又喊了堂倌，吩咐他去叫了掌櫃來。

「當我踏進你們的不大體面的舖子的時候，這條褲子還是很新沒有破的。後來怎樣呢？釘子竟會把我的褲子撕破了。」

那掌櫃立即賠還了三十法郎給伯爵，伯爵拿了錢好像還不大高興的樣子。

我現在無須再說，走進了第三家珈琲館裏從新又撕破了褲子，而且在第四家第五家裏也都是。我到那時才起了疑心，便離開了他。

「你大概想着我是行騙，不是嗎？」伯爵問道。「但是我實在並不有意行騙……我坐下去的時候，總是恰巧在釘子上頭，不過釘子是我自己帶着的……無論到那裏，都帶在身邊。」

直到夜裏，他用了他的褲子，總共弄到了六百法郎。

——現代星火——

戀歌

羅馬尼亞 沙多維奴原著 魯迅譯

沙多維奴小傳

羅馬尼亞的文學的發展，不過在本世紀的初頭，但不單是韻文，連散文也有大進步。本篇的作者沙多維奴 (Mihail Sadoveanu) 便是住在不加勒斯多 (Bukharest) 的寫散文的好手。他的作品，雖然常常有美麗迷人的描寫，但據懷干特 (G. Weigand) 教授說，卻並非幻想的出產，到是取之於實際生活的。例如這一篇「戀歌」題目雖然頗像有些羅曼的，但前世紀的羅馬尼亞的大森林的景色，地主和農奴的生活情形，却實在寫得歷歷如繪。

可惜我不明白他的生平事迹，僅知道他生於巴斯凱尼 (Pascani)，曾在法爾謫舍尼和約希 (Falticene und Jassy) 進過學校，是二十世紀初最好的作家。他的最成熟的作品，有寫穆爾陶 (Moldau) 的鄉村生活的古潑來枯 (Orasma lui mos Preon 1905) 有寫戰爭，兵丁和囚徒生活的科波拉，司喬治回憶記 (Amintirile capitanului Gheorghita, 1906) 和陣中故事 (Povestiri din razboiu 1905)，也有長篇，但被別國譯出的，却似乎很少。

現在這一篇是從作者同國的波爾希亞 (Eleonora Borcia) 女士的德譯本選集裏重譯出來的，原是大部的「故事集」(Povestiri, 1904) 中之一。這選集的名字，就叫戀歌及其他 (Das Liebeslied und andere Erzählungen) 是「萊克蘭世界文庫」(Roelans's Universal-Bibliothek) 的第五千零四十四號。

(魯迅)

一

我們的車輛歇在濟果那爾^①的林間草地上。細枝燒成的一堆大篝火，用牠的紅光照着車夫們。遠處的暗地裏，休息着脫了羈勒的牛。有時火燄一閃，牠們便顯得分明，接着又沈沒在昏暗裏。旁邊停着裝載木板的車子，火光時常微微一照，也像對於睡着的生物似的。

車夫們圍住篝火，坐作一圈，我躺着，用肘彎靠定一輛圓篷的車，在傾聽我的祖父講述一個早先的故事。他那平靜的，深沈的聲音，在悠閒的夏夜中發響，恰如林間草地上起了一種微波。他那白眉毛下面的活潑的黑眼珠，凝神的看着篝火，他那白色的長髯蓋着前胸，宛如積雪一樣，在他靈活的眼前，一一展開他曾在濟果那爾的林間草地裏所遇見的久經忘卻的事情，他還用了溫和的聲音，從昏黑中變幻出過去的圖像。

面目經過雨淋日炙的車夫們，圍着火，默默的在長林中聽着先前的故事。輕微的瑟瑟之聲，在幽靜的夏夜裏通過睡着的林間，草地卻是醒的，睜着火一般的眼。從遠地裏，在密葉中處處傳來一種微聲，又遠遠的消失在森林的黑夜裏了。時時也有貓頭鷹的寂寞的哀鳴，聽去很像人的叫喚，於是是很輕的拍翅聲——一種葉子的僅能覺察的顫動。這回是秧雞在草地邊的濕草裏，含糊的叫起來了，停了一會，遠處又起了鶴鶉的拍翅聲——別一匹就在我們的近旁響應；此刻是一隻蝙蝠，烏黑的飛箭似的掠過了微紅的光圈，但一剎時又布滿了顛撲不破的幽靜，只有蟋蟀開始在大沈默中鳴叫，好像從過去的霧裏傳來。一種新的聲息又在密葉中流過去了，滿含着悲哀，彷彿是古森林的歎息。

祖父講述着——過去的精靈從新蘇醒，在昏黑中飛升起來了。

我看見，並且追隨牠；我看見綏累河邊的，在克拉尼綏尼的雄踞高原的皤耶爾的宅子。我看見小岡子上的樹林，沿邊種着菩提樹和接骨木的小路，還有在山腳下，一直流到白樺林間的草地裏的力謨尼支河，在這中間，我也瞥見那些賣了身的濟果那爾的荒涼的土小屋。綏累河的漲潮，通過密林，離城堡不過一百步，也聽到波濤的漸洳和喧囂。

自從皤耶爾那思泰綏·克拉尼舍奴結過婚以來，將近一年了，他那年青的太太，白嫩得像一朵睡蓮，他愛她，恰如他的愛他那些野生的，不馴的東西一樣。

他把大半的時光都獻給了打獵——他的最大的嗜好；她卻相反，無望地，無愛地，在幽閨裏夢一般度着她的光陰，不過當主人不在時，間或沿了力謨尼支河邊，在通着林間草地的林蔭路上去走走。

有一天，潘耶爾那思泰綏出去了，上了走向賣身的濟果那爾的住居的路。

太陽正照着丘岡，通過了山毛榉林的空隙在發閃。牠那黃色的光輝，由樹林枝間落到地上，還映着潘耶爾的紅頭髮和金紅色的鬚鬚，他那烏黑的鋼光的眼睛，正目送着幾匹迅速的拍着翅子，飛在空中的野鴨。後來他又疑神的望着前面了。

可憐的濟果那爾的小屋子，凌亂的散在山腳下，是用粘泥塗壁，蘆葦蓋頂的。小門歪歪斜斜的掛在鉸鏈上，要走過去，還得用兩隻手來幫忙。小小的，不過手掌般大的窗洞，斜視眼似的，凝視着潘耶爾，而且到處看不到一座板壁或一間倉屋，只能在踏實了的粘泥地面上，看見竈火的燒痕。

許多粗毛的雞，在尋找食物，向各處亂跑，幾匹黑色的小豬，餓得在門邊吱吱的叫。

小屋前面燒着幾堆火，黑眼睛的濟果那爾女人們，用土耳其的古錢裝飾着頭髮，靠火邊蹲在鍋子旁。小屋後面響出活潑的鎚擊和一個風箱的喘息聲，一兩個赤腳的，只穿一點破布的少年，也肩着釣竿，從近地的池塘那裏回來了。

潘耶爾走近一間小屋去。一個年青的姑娘連忙從火邊站起了，她那如火的眼睛，也緊釘着潘耶爾。

那思泰綏老爺的紅鬍子倒立着，在尖鼻子下面翹得高高的，他那雪白的牙齒發光了，這比起潘耶爾那思泰綏的笑來，還有更多的意義。

『你還要怎麼樣，那力札！』他問，『你還是總不想結婚嗎？』

『我敢起誓，我不高興結婚。』她用一種唱歌似的聲音回答說，於是側着頭，順下那長眼毛，低聲補足道：『還是在城堡裏好！』就從她如火的眼睛裏，向潘耶爾投了一道閃電一般的眼光。

『嘻嘻！』那思泰綏老爺笑着，『時候過去了！這磨子現在磨着別的粉了，不過你是應該結婚的。瞧罷！伊黎要你做老婆，有些等不及了。』

潘耶爾把兩隻手交叉在背後，走過去了，那姑娘就又靠着火坐了下去。

這時候，小屋後面的鎚擊聲和風箱的喘息聲也停止了。在黑臉上閃爍着眼白的鐵匠們，身上只穿一點破布。走近瞞耶爾來，在他的衣角上接吻。於是又馴良的退向一旁，只是那發光的眼睛，還向瞞耶爾偷偷的投了銳利的一瞥。女人們趕緊從火邊站起，拉着孩子們的臂膊，一同躲進小屋裏去了；只有幾個齷齪的小子們，卻還伸着手求乞道：『您好心的老爺，好心的老爺，我們求求您，您好心的老爺！』

太陽落在丘岡後面了，從山毛榉林的空處，透出夕照來，好像一幅金色的霧縠。在清爽的向晚的空氣裏，由遠地裏約隱的傳來了公牛的鳴聲，到黃昏了，周圍都是一種隱逸的安靜。只在山毛榉的發紅的枝梢上，還有一隻畫眉鳥唱着幽婉的清歌。

瞞耶爾的紅鬍子又倒立起來了，在尖鼻子下面翹得高高的。

在一顆樹樁上，臉孔對了落日，坐着一個瘦長的青年，頭上戴一頂密插許多孔雀羽毛的真珠裝飾的帽子。

他在拉一個提琴，那抑制住的纔能聽到的聲音，在夢境裏似的訴着哀怨。他的臉，有濕潤的眼睛在那裏生輝，蒼白，瘦削，鑲着亮晶晶的頭髮。

山毛榉樹上，畫眉鳥低低地，疲倦地唱着牠的歌，而濟果那爾的提琴，則迸出一種悲涼的諧調來，彷彿低聲的哀訴。

瞞耶爾微笑着聽了一會，到後來，他的聲音突然衝破那深的寂靜了：『你愛她得很嗎，伊黎！』
濟果那爾大吃一驚，恰如一聲狂呼，將歌辭打斷。他連忙跳起來，恭敬地從頭上除下了飾着羽毛和珍珠的帽子，挾着提琴，走近瞞耶爾去。

『你愛她的很嗎，伊黎？』那人又笑着問。

『我敢起誓，您好老爺，』濟果那爾蒼皇的，吃吃的說，他又喃喃自語了一會，沒有去看瞞耶爾，在他蒼白的臉上，湧起了熾熱的紅潮：『我沒有愛什麼人，您好老爺。』於是把烏黑的頭髮一搖，如火的眼睛仍復對着

潘耶爾了。

那紅鬍子又倒立了。

「你爲什麼不說呀！伊黎！那麼，整夜唱着戀歌，在力謨尼支河邊逛蕩，像一個瘋子的是誰呢？」

濟果那爾失神似的站着，只有那提琴在他的手裏發抖。

「嘻嘻，嘻嘻！」潘耶爾笑道，「你爲什麼要這麼瞞，苦小子，好像我不知道你在愛她一樣！你爲什麼要這麼怕這對於你，是一件大禍事，她還會送你的命的——那那力札！」

到這末一句，伊黎才喘了一口氣，那緊張的臉上，也顯出一道歡喜的光輝，其時潘耶爾也又嘲弄的微笑了一下。

「我祝您老爺長生不老，」那青年說，「您會給我辦的，照您的意思——」

「哼，是的，我會給你安排的，照我的意思……但是你愛她得很嗎？」

「願您老爺長生，像我的眼睛的光——」

「是的，像你的眼睛的光，所以你在城堡附近找她的呀——嘻嘻，嘻嘻——所以……」

潘耶爾回轉身，開着緩步，紅鬍子倒立着，高高的翹到尖鼻子，走向城堡那面去了。

伊黎留着，溼潤的眼睛發着光，他那蒼白的臉上顯出疑惑和驚懼。在他手裏的提琴又抖起來了。

夜晚已經到臨，畫眉鳥不再歌唱了，只有晚風像一條溫暖的水波，直向林中衝過，遠處響着放牧歸來的

家畜的鈴鐺，夾着綏累河的波聲。

伊黎還總是惘然的在樹樁旁邊癡立着。

「忽然從小屋裏，由開着的門裏來了發沙的聲音：『你怎麼好呀，苦小子！你還要拿了你的心到那裏去找死？倒不如拋給狗子罷，你沒有看見他已經知道了麼？你怎麼好呢，苦小子！一個又苦又賤的濟果那爾，竟敢向他的太太擡起眼睛來……天下有這等事嗎？』」

那青年轉過臉去看；老婆子很輕蔑的在凝視他，她的小小的冒火的眼睛，兩粒水銀丸子似的在發閃。

『住口，老年人，不要多來苦我了！我很明白，這不會有好結果的。那一定！但他大約並沒有料到。』

他坐在樹幹上，苦楚的說道：『我這可憐的心呵！』

在夜的淺藍色的暗中，小屋前面燒着的火，那火燄升上來了，時時有黑影在這些四近溜過。有幾處響着年青的嗓音，吞聲地，悄悄地在唱先前的民歌。

伊黎低聲的說道：『那麼，我怎麼辦才是呢，媽媽！』

『我的好孩子，』那老婆子回答說，聲音也就低下去了。『這沒有別的道兒了，我們只好來試一試給你來破掉妖法。——有大火伏在你這裏了——不知道這是誰幹的，——人給你喝下毒藥去，現在燒起來了。』

『我這可憐的心呵！』濟果那爾又訴苦說，『牠在我的裏面燒，使我不得安靜，好像有什麼東西在趕我到城堡那邊去……如果一看見她，我爲什麼就這麼苦惱呢？』

他深深的歎息着，目不轉睛的仰望着城堡。那點了燈火的地方。

老婆子懊惱的搖搖頭，默默的坐下了。

深夜擁抱了小森林，只有力謨尼支河清醒着，顯得好像一面明鏡，在那底裏，照出明紅窗戶的城堡的昏暗的倒影來。

伊黎戴上帽，歎息着站起身，垂着頭，挾着提琴，走了。

老婆子在昏暗中，不高興似的說了幾句話。

『我不能，媽媽，』伊黎呻吟道，『我不能了！給我一點什麼罷，我拿這去死，因爲消磨着我的火，比死還兇哩！我死罷，媽媽，我死罷。』

『那去就是我的孩子！但那路，那你在走的，可是一條火熱的路呵。』

小屋前面的明亮的火，漸次消滅了。只還有幾聲低低的諧調，在夜的寂靜中，歎息似的在發響。

當潘耶爾那思泰綏叫他的管家來見的時候，夜已經侵了進來了。

「事情怎麼樣，格力戈黎？你去過 *Valoa Seaca* 了麼？」

格力戈黎站着，左右搖動着他那魁偉的身子，給他做衣服，是要用一張全牛皮的。

「是的——我去過了。」

「那麼，你找到了些什麼嗎？」

「找到的。」這話從格力戈黎的嘴裏洪亮的迸出，一面撮着唇上的亞麻色鬍子，使他翹起來。

「講罷，是怎麼一回事！」

格力戈黎咳嗽着，深深的吸一口氣——這聲音好像一個風箱的扇風——講起來了，還用他那粗大的

手指，整理着上唇的鬍子：「是這樣的……我先到管林子的妥瑪那裏去。在 *Valoa Seaca* 有野豬嗎？我問他

說——有的——那麼，如果你看見牠們過，就同去指給我牠們走過的地方——去罷，他說——我們去了。

——一處的平野上有一株大檞樹。我們就爬在那上面，我們等着，等着，等到快要天明，聽到林子裏有一種響動的時候，又過了一會工夫，那可忽然的來了，你沒有見過的哩！一大羣野豬，牠們又好看，又壯大，小牛似的，又很多，很多——牠們從那裏來的呀！我問妥瑪——這只有老天爺知道，我回答說，只有這一點是很的確的，牠們在向着妥累河走——牠們奔過野地去，像被趕着似的。」

「哦，後來呢？」潘耶爾問道。

「我講完了，」格力戈黎回答說，輕輕的咳嗽着。

「這很好——聽哪，格力戈黎，你要好好的留心，凡我所說的話。」

他把右邊的上唇鬍子拉了一下，又把左邊的拉了一下，並且向潘耶爾鞠一個躬，那主人就又說下去道：「今天是幾時呀？禮拜一，那就在禮拜四——你好好的留心着，格力戈黎。」

格力戈黎低低的自語道——「在禮拜四。」——

「在禮拜四，你給我在崙加和芬諦內萊準備下打獵的一切。你再跑到我的表兄弟約爾達希和服爾尼支·衣利米那裏去一趟，懂了嗎？再到巴斯凱來奴，拉司滔舍，厄內斯古和波台奴這些鄰居們，以及我的姻兄弟和岳父那裏，請他們在禮拜三的正午，都到我這裏來。我一定等着他們，懂了嗎？格力戈黎。」

「懂了，老爺，在禮拜三的正午。」

「好以後——」

幡耶爾忽然停住說話，張開了嘴，只在傾聽了。格力戈黎也張着臂膊，默立着，一樣的大開了嘴巴，卻並不知道爲什麼。

有一種低吟似的妙音，在外面的昏暗的樹林中發響。

幡耶爾從躺椅上站起身，在搖動的燭光中，踏着土耳其的地毯，走到窗前，推上了窗戶的下半扇，把頭伸到外面去。

夜是溫和的，在深藍的天上，明着黃金色的點滴，森林穩睡在濃蔭裏，只有夜靜的絃的的悲哀的顫動，時從力謨尼支那面傳來。一種神祕的樂音，奇怪的籠罩了幡耶爾的石造的城堡，還有一個人影，好像爲悲歌所痛苦，悄悄的在水濱徘徊。

幡耶爾把眼光移到城堡的別一邊，好像他的夫人的分明的姿首就在窗口，這是真的，還是不過他自己覺得這樣呢？

「聽哪，格力戈黎，」他轉過臉來，陰淒淒的皺着眉頭很快的說，「我簡直全不能安靜一下嗎？」

格力戈黎沈默着，莫名其妙的看着窗門。
「格力戈黎，我要生氣了，那也就沒有好處，格力戈黎，爲什麼那個濟果那爾又在力謨尼支河邊唱了起來的？」

「我可知道他爲什麼在唱的呢？」格力戈黎鎮靜的回答說。

「你不知道的！讓他唱到我不再聽了就是——你去！我不要再聽了，你懂了我沒有——要不然，我要

生氣了。我不高興再聽他——你懂了嗎？」

「懂了，老爺。」格力戈黎鎮靜的回答說。

「好！以後你再回來，我還有話對你說。」

「我就回來，老爺。」

格力戈黎張着臂膊，走出門去了。

潘耶爾把兩臂交叉在背後，還在厚厚的地毯上來來往往的踱了一會，燭火是在幽靜的屋子裏，散布着

顫動的光輝。

忽然間，在他所收集的兵器前面站住了，他的眼光釘在一把明晃晃的短刀上，燭光照得牠在發閃。

紅鬍子倒立起來了，在尖鼻子下面翹得高高的。

那思泰綏沈思着，站了一下，於是去開開一扇門，這門通着一條長路，壁龕上點着一盞紅燈，籠罩着紫羅

蘭色的半明半暗，腳步在冷的石板上踏出鈍重的回聲來。以後他就推開一扇低小的門，走進了明亮的，好像

寶石箱子一般的，鋪着地板的臥室。

安娜夫人吃了一嚇，從窗口轉過臉來。但當她看見那思泰綏時，卻微微一笑。

兩個活潑的濟果那爾娃兒，很機靈的從別一扇門溜掉了。

「我在聽伊黎的歌，」安娜說，「他在力謨尼支的谷裏唱着呢。你聽見麼？」

潘耶爾站在屋子的中央，鋒利的看着他的夫人的碧眼。於是他慢慢的說道：「那是伊黎，你怎麼知道

的？」

「是那娃兒告訴我的。你沒有聽見麼？——那娃兒告訴我的。」

那思泰綏目不轉睛的對她看。

『想想就是，他每晚上都在那裏唱呀，』安娜在潘耶爾的刺人的眼光之下，狠狠的接着說。

『哼，是的，我知道，』那思泰綏遲疑的說道，『我也聽見的，而且也知道，他爲什麼在唱的。』

『我也知道，』安娜夫人微笑着說。

『你也知道……她的男人述說着，在屋子裏往來的蹣起來了，』噯哈，你竟知道，他爲什麼在唱的呢？

他忽然對安娜站住——他的鬍子倒立了。

『嘻嘻，嘻嘻，』他高興的笑着，『我叫格力戈黎下去了，叫他去略略的說他幾句……』

於是他那不定的，活動的眼睛，就很注意的看定了他夫人的白淨的臉，他的眼光也籠罩了她那苗條的，穿着羅穀的身軀。

只有琴絃的淒涼的振動，來衝破屋子裏的幽靜。那思泰綏走近窗戶，推上一扇玻璃，向外面望出去。那裏的空氣是溫和的，在好像灑滿了火燄的天宇之下，響着奇妙的諧調，安樂的夜裏，瀰漫了一種滿是悲哀的清楚的聲音。

『只要我活在人間，我愛你，

因爲倘使我死了，你會把我忘記，

草叢兒生滿了墳頭。

雖然我還這麼的愛你，

卻沒有人問起，在這地上的，

雖是我的寶貝。』

提琴含着深哀的在歎息，潘耶爾的心裏，就浮動着一個漂亮的，出色的女性的形像——安娜，而且也火

一般明白，想到她被他所捐棄，寂寞地淒涼地過着她的日子了。

外面忽然起了提琴的失手的聲音，停止了——接着是人聲的數說——一聲喊打破了夜的寂靜——於是聽到急遽的腳步聲。

「那濟果那爾的瘋狂，現在是消失了，」潘耶爾說着，縮進頭去，放下了窗玻璃。

安娜默默的坐在躺椅的一角裏，她的思想，停在指引她的悲哀的生活上面了。寂寞——沈默，陰鬱的和妖媚的眼光——這是這女人的一生的全體。

那思泰綏走向門口去，但他突然站住了，轉過來向着他的女人，笑笑的問道：「你沒有什麼要對我說嗎？」

「一個可憐的，無能的女人，有什麼對你說的呢？」安娜溫柔地回答說。

「我的可憐的老婆，」那思泰綏微笑道，「你寂寞的，淒涼的過着你的光陰，已經很長久了，也沒有人在這裏能夠幫你消遣消遣……這是女人們的命運，有什麼辦法呢，總是這樣的……但是我愛你！」

他接近安娜去，眼睛發着光。

「不要懊惱罷，我不走了，」他用了發抖的聲音接着說，「我還要和格力戈黎商量一點事——但讓他等着就是，我相信他會在我的門邊一直站到明天早上，擰着他的亞麻鬚子的……」

三

淒涼的，寂寞的鄉村生活，暫時為相識之聲的熱鬧所打破了。車子搖動着，在馬夫的喊叫和揮鞭聲裏，拉進別墅來。大鬚子的潘耶爾們和他們的紅顏的太太們，從車輛上走下，而溫和的太陽光，也在高興的人之子的頭上笑着。

『所有的馬你們都給我不要卸。』克拉尼舍奴站在石級上，向下面大聲說：『給我準備下兩輛車！』男人們歡笑着，戲謔着，大家在擁抱和接吻，其時女客們則圍繞了安嫻。

老潘耶爾衣利米·拉可威奴撫着他雪白的鬍子，問那思泰綏道：『女婿，你家裏的景况怎麼樣？』
『謝謝您的關切，丈人，好的。』

『但願永是這樣子！』

這潘耶爾於是走近安嫻去，伸出手來，給她接吻，又在她的額上吻了一下。

『聽說你們是過得好的，不過我還有一點放心不下。我相信，邀我來是做岳父的——要小心些，我的孩子，你不要給我丟臉呀。』

大家高聲的笑起來了，潘耶爾那思泰綏說道：『也會有這時候的。』

謙虛而仔細的向着大家，表兄弟約爾達希，斯妥揚，姻兄弟杜米忒盧，服爾尼支·衣利米，以及所有鄰人們：巴斯凱來奴，拉司滔舍，厄內斯古，波台奴，問過家眷的安否和事業的情形之後，就說，先請大家去吃一些點心。

人們並排着走進大廳去，這里脫了帽，就會照出分開的，塗着香油的長頭髮來。潘耶爾們把沈重的外衣也脫去了，撫着他們的長髯，在躺椅上就了坐。

女客們久已在安嫻的房裏商量事情了。一向如此：男人們有他們的事件，女人們也有她們的。單在只有四隻眼睛的時候，男人們這才談女人，不談國事，不談功業，談的是會闖大禍的眼睛和眉毛。⑤

潘耶爾們吃過點心之後，換了話來說，就是他們吃完四隻炙火雞，並且大杯的喝過酒之後，克拉尼舍奴說道：『請大家原諒我們沒有拿出好一點的東西來，我的朋友們，但我們上馬罷，太太們就坐車。晚快邊，我希望我們就到 *Valea Beaga*，那裏有一席大醺在等候着。在那地方，我們也準備好明天的獵取野豬了。』

『你瞧，這滑頭，』服爾尼支·衣利米說，老拉可威奴也高擎着酒杯，叫道：『這玩得很好，女婿，唉！這使我

記起我的年青時代來了！

對於這準備妥當了的驚人之舉，別的潘耶爾們都高興得鬧起來，至於使僕役們也惴惴的捧着的酒杯跑過去。

在這六月裏，太陽散佈着宜人的溫和，輕風掠過茂盛的稻田，吹動着牠，搖擺得好像黃色的波浪。車輛嘎嘎的前進着，遺下了濃密的塵頭，馬夫們活潑地在空中颼颼的鳴着長鞭，在催促小巧的馬匹。前面是潘耶爾們騎着怒馬；他們的鎗械在日照下發光，他們的長頭髮和鬚髯在風中飄動。

四面都是廣大的亞麻田。風吹着亞麻實，大波一般起伏着，處處閃耀着澄清的積水，在那裏面映出天上的白雲，騎馬人的隊伍和沈重的車輛來。嫩藍的天宇下，遠遠的有一隻鷹，像御風而行似的，在溫暖的日光中澡浴牠的身子。碧綠的丘岡間時時露出一個村落，幽靜得很。高出於人家之上的是教堂的塔和井的桔槔幹。水上架着小橋，水底裏映出旁邊的荒廢的房屋，高塔，井的桔槔幹，那看去好像歪斜的十字架的東西。

當這一小队將到森林時，太陽已經西沈了不少。樹木微微的發着氣息，周圍都瀰漫着舒適的清涼和帶香的森林氣。這時車子減了速度了，男人們也使他的馬慢步前進。

鳥兒嚇得在叢莽中飛起來，黃毛畫眉穿枝間的日光而去，彷彿發光的金彈子。斯妥揚是潘耶爾們中最年青的人，是那思泰綏的表兄弟，他唱起來了，一首古時候的陀以那，便在碧綠的殿堂中嘹亮。在林間草地上，一株老櫟樹下，僕役們和伊黎所率領的濟果那爾樂隊，已經在等候了。來人全都停住，潘耶爾們跳下馬來，黑眼珠的夫人們也高興地輕快地走出了車子。

大家坐在盛開着花的，舖好毛氈的草地上，濟果那爾竭力的奔走着。

那思泰綏的紅鬍子倒立了，在尖鼻子下面翹得高高的。

「格力戈黎」他叫道。
「我在這裏，老爺。」格力戈黎鎮靜的回答着，走了過去。

『你都辦妥了。』薩耶爾問。

『都辦妥了，老爺。』格力戈黎說，『明天一早就動手打獵。會場也弄好了；迭瑪希那廚子，也準備停當了；我還帶了一小桶可忒那婁酒來，伊黎也在這裏，雖然他脅肋上還有一點痛。』

夜已經開始到臨，太陽把牠的光線，金絲似的穿過密葉，在碧草地上畫出花朵模樣的光斑來。森林在夢似的黃昏中微微地呼吸着。人們用他的聲音喚起響亮的回聲，而在一瞬息中，從遠地裏，畫眉鳥的最末的鳴聲就聲明了安靜。

明亮的日光消失了，夜的神祕的陰影，於是降在林間草地上。

在一株很老的櫟樹下，奴隸們燒起一堆大火來，草上舖開雪白的麻布，玩樂也就開始了。

首先，他們做得像土耳其人一樣不說話，只管吃。但立刻大家高興了起來，用有趣的談天，來助吃喝的興致，胖大的火雞和鵝，就像活的一般，剛剛到得桌上，卻又無影無踪了。還有那酒呢——謝謝上帝——

誰都在這時候記得起別的相像的醺會來，誰都願意在這時候應酬得好，使大家在同一時中談天，歡笑，喝酒。

只有太太們卻在高興，她竟也逃出了幽鬱的深閨，用了低聲，在談她們的家務。

森林又起了響亮的談笑聲了，大篝火在快活的隊伍上，布滿着一片緋紅的光輝。

然而突然靜了下來，提琴和可勃思發了響，骨製的可步思的顫動，充滿了林間。紅光閃過濟果那爾的陰暗的臉上，映出他又長又黑的頭髮。

伊黎，是受窘的，蒼白的臉色。濕潤的，發光的眼睛，站在第一排。提琴和可勃思低吟起來了，他凝視着火篝，他的發抖的手，把弓輕柔的拉動了琴絃。

古森林就起了戰慄，一種諧和的音響瀰漫在樹木裏，忽然又被甚深的寂靜所主宰了，像在暴風雨之前一樣。

在這大沈默中，伊黎的提琴發聲了，恰如死亡在敘述那漸滅之苦。在可步思的彷彿一個受苦的生物的叫喚裏，可勃思便低低的引出歌辭來。

森林中唱起了陀以那，洩露着大痛苦，忽如哭泣，忽如風暴，衝進了聽着的人們的心，於是發出一種由苦楚和懊惱的聲音而成的妙音，變作歎息似的幽婉悲涼的諧調。

深的寂靜主宰着周圍，連森林也好像在傾聽，密葉中起了一種憂鬱的響動，像是遠處的瀑布聲。篝火在靜靜的燃燒，並且用牠那紅色的光，照着昏暗的林間草地。瞞耶爾們默默的撫着自己的鬚髯，他們的思想停在永遠消逝了的少年時候了，那些太太們，卻在這最末的一個聲音時，才出了深夢似的歎息着覺醒。

「女婿，」老拉可威奴說，「這濟果那爾就值全部家產。他叫什麼，伊黎——到這裏來，伊黎，這是我給你的五塊錢。——那真感動了我了！」

伊黎露着頂，慢慢的走近瞞耶爾來，給他把金錢拋在帽子裏。

「不過要問問他，」那思泰綏笑着喊道，「他可是愛她得很！你愛她的很嗎，伊黎——他不開口。他很愛她；愛到脅肋也痛了！」

瞞耶爾們都大笑起來，於是愉快的彼此碰杯喝酒。

伊黎回到自己的原位置上，張了發閃的眼，從那裏望着安娜。

酒像大河一般奔流，愉快有加無已。過了一會，那老人又站起來了，說道：「我這可憐的老骨頭還想記得一回少年時代。我看年青人卻並沒有跳舞的準備——你們不差嗎？你們爲什麼悶悶的站在那裏的呢，祖父的女兒們？可愛的伊黎，給我們彈起一點什麼來罷，要會使我出神的，還要跳得久，直到我沒有話說！」

「祝您長壽，丈人，」那思泰綏叫道，「這很好！」

瞞耶爾們脫掉外面的長衣，伊黎動手來彈猛烈的勃留，森林也爲之震動，女人們快活的從她們的座位上跳起來，用臂膊圍住了瞞耶爾的頸子，跳舞就開頭了，起先是慢慢的，總在這一地點上，於是愈跳愈快，終

於在火燄的紅光裏，成了一個黑色的旋渦。

以後是大家又在酒邊坐下，但那那思泰綏的姻兄弟，杜米忒慮，卻好像不再願意用杯子上口，他竟用他夫人的拖鞋兒喝起來了。

還是這樣的跳下去，勒留之後是巴士泰，⁽⁷⁾巴士泰之後是卡拉舍兒，⁽⁸⁾林間草地上就又響亮着歡笑和歌唱。

濟果那爾忙碌的搬了新做的熱點心和酒來，伺候着客人，忽而酒，忽而點心，一直弄到兩腳不再聽話了，心情也開始了愁悶。

『伊黎，』老拉可威奴叫道，『響動你的琴絃，給我玩點什麼罷，我想由此記起青春和年少哩！』

伊黎要唱戀歌了。周圍又歸於寂靜，潘耶爾們撫着他那被酒溼了的長鬚。濟果那爾的琴絃上，迸出了哀怨徹骨的清音。一種微顫的痛苦和疲乏的熱望在夜裏悠揚，恰如秋風的最後的歎息。

鎮靜地，石頭雕成的一般，濟果那爾屹立着，只有他的兩隻手在動彈，他那深沈的眼睛訴說着哀愁，固執地，懊惱地向安娜凝視。

她覺得他在向她看，便轉過臉來了，看着濟果那爾的消瘦的臉。他那如火的眼光，幾乎造成她一種肉體上的痛苦，然而眼睛卻總不能離開他。

潘耶爾那思泰綏昂起頭。這幾天之前，他曾在力謨尼支河邊，自己的城堡前面聽過的聲音，又在森林中發響了，他那鋼鐵一般發光的眼睛，也牢牢的對自己的女人凝視着。

伊黎的聲音很痛苦的在林間草地上響起：『只要我活在人間，我愛你，

因為倘使我死了，你會把我忘記……』

兩滴清淚在安娜的睫毛上發光，克拉尼舍奴的眼裏卻炎上了憤火，他的眉毛也陰森森的蹙起來了。當濟果那爾的歌在一種發狂似的幻想裏收梢時，他的兩手就在背後摸着兵器。

『唱得好，伊黎！』老拉可威奴叫喊說，潘耶爾們便都去拿掛滿的酒杯。只有那思泰綏卻顯着兇惡的眼光，慢慢的，踉蹌的走近濟果那爾去。在他強壯的右手裏，閃着一把弧形的短刀。

大家都詫異地茫然地對他看。

那思泰綏把短刀在頭上一揮，於是靜靜的立定了，凝視着濟果那爾的臉。伊黎嚇得不成樣子了，他臉色發黃，抖得很利害，但那如火的眼睛卻還總是看着安娜。

克拉尼舍奴的紅鬍子倒立了，在尖鼻子下面翹得高高的。

『伊黎！』他喊道，『你愛她的很嗎？嘻——嘻——再唱一點講愛的東西罷，伊黎！』

在他獠猛的聲音中沸騰着憤怒，在濃眉下面的他那兇惡的眼好像狠眼睛。別的潘耶爾們也踉蹌踉蹌的站起來，詫異的向他看。伊黎擡眼一望克拉尼舍奴，懂得了。他發着抖拿了他的提琴，他的黑眼睛裏閃耀着瘋狂的光燄，他轉身向了安娜，用至哀極苦的聲音唱起歌來。當這濟果那爾的歌，輓歌似的，顫抖着迸出琴絃來的時候，大家都圍繞了活潑的火光，站着，彷彿化了石的一樣。

『是罷，伊黎，你懂得我的。』那思泰綏叫喊道。

他前進了三步，舉起發光的短刀，就刺在濟果那爾的前胸。

一聲響，提琴跌碎在濕草上面了。伊黎呻吟着仰天而倒，站在周圍的人們是默默的，像做惡夢似的在對着他看。從濟果那爾的胸脯上，噴出一道通紅的血箭，打濕了碎裂的提琴。他癱瘓着，用臂膊支起他的上半身來，向着發抖的蠟一般黃了的安娜擡起他那已經因為死的影子顯得朦朧了的眼睛，唇間還流露着最末的，消滅下去的纔能聽出的諧調。

他的嘴裏湧出血流來，他沈重的仰天倒在濕草上，像釘十字架似的，張開臂膊，躺在那裏不動了，他那固

結了的眼，是凝視着碧綠的林樹織成的穹窿。

祖父暫時停講了他的故事，枝葉茂密的樹木裏，起了一種悲哀的微聲。車夫們默默的圍篝火而坐，顯着深思的神情，牛兒躺在車後面，反嚼着芻草。

祖父又用低聲講起來了：「第二天卻有很大的圍獵，打到了七匹的野豬，安娜和別的太太們還都去看會場呢。他們把伊黎埋在老櫟樹下——瞧罷，就是那地方。——現在是他們也完結了，只還剩着燒過的樹幹子——那地方現在也還睡着濟果那爾的骨頭。」

祖父住了口，自在深思了。從森林的深處，傳來了一匹貓頭鷹的寂寞的鳴聲，好像一個人的叫喚。還聽到遠處的水磨坊的瀑布聲，依稀如在夢境裏。火的閃光，時時照着密樹，恍是微微的歎息，經過了古老的林間。車夫們早在火邊打鼾了，只有祖父還醒，被篝火的臨滅暫旺的火燄照映着。

過不多久之後，我悄悄的問道：「祖父，安娜太太哭了嗎？」

「躺下睡覺，」老人喃喃的說，「聽哪！野雞在叫……已經不早了。」

許多工夫，我總是睡不着。我睜大了眼睛，去看林間草地上的躺着燒過的櫟樹樁子的地方。林中有一種悲哀的聲響，我彷彿覺得濟果那爾的影似的形像，罩着夜霧，就在寂寞的墓上飄浮，至哀極痛的蒼白的面龐，胸脯上是一輪血紅的花朵。

——譯文——二卷六期——

① Zigeuner 是歐洲的一種漂流種族，但在這裏，卻專指羅馬尼亞的農奴。——譯者

② Bojar 先前的羅馬尼亞和俄國的貴族的尊稱。——譯者

③ 地主的住居。——譯者

④ 羅馬尼亞的俗諺。——譯者

- ① Doina 羅馬尼亞的民歌。——原譯者
- ② Cobs 和 Cobus 都是六絃琴 (Gitarne) 一類的樂器。——譯者
- ③ Brin 羅馬尼亞的跳舞。——譯者
- ④ Barta 和 Carasohel 都是羅馬尼亞的跳舞名目。——譯者

伊麗耐

羅馬尼亞

代來佛朗西原著

楊彥劬譯

我的父母是在同一年頭裏死去的，那時我還很小；我想我大約有七歲了罷。

我痛哭他倆的死，因為我愛他倆，但是我走近他們的靈柩的時候，我覺得那裏並不只我一個人。你一定知道我的父親遺下一大筆的財產。

有許多人聚集在他的靈柩的四圍，他們還不能寬容他。

他們談起遺囑來了。

內中有一個族裏的人，我的父親會這麼說到他的：『自從他來過我們家裏以後，這是很長遠的了，我不知爲什麼他老是和我們那樣談不來。』

告訴你知道，這是不近人情的；這是他的兄弟，我的叔叔，一個很好的人，不過有一樣不好——他愛打牌，把他的全份的財產都賭去了。我在父親的文書箱裏，尋到一張他欠我們錢的票據，字跡很秀麗，簽字式很漂亮，可是不會還清。

我走近靈柩，我決定我應該像別人從來不會那樣哭過的痛哭一場。

我的家裏沒有父母了。

有人捏住我的小手，他吻吻我的兩頰，對我說：『約哥，約哥，哭呀，約哥，他們是永不會轉來的了！』這是他！這是寫那張債據的叔叔。

正當我的眼睛該飽含着眼淚的時候，我看見他，我看看我的四周，我和這許多雙眼睛相遇，於是——我害臊起來，不能哭了，啊，一個人悲哀着的時候，覺得哭是害臊的，是多麼要命啊！

你看見我是何等害臊嗎？你理會了嗎？理會是難的，這是難的，因為你們讀者原是我地位不同的。你們

一個也不和我一樣的。

我是多麼好，多麼膽小，因此，我過完二十一歲的時候，我還不願捨棄我的大舅父的保護，他是一個很溫厚像我一般的，很怕羞像我母親一般的人。

這事使我發笑。我對你撒謊，這可以嗎？爲什麼我該撒謊呢？我不要求你什麼東西，你也不要我什麼東西。爲什麼我該撒謊呢？

但是我不老實地告訴你，爲什麼我不要求清算我的未成年時期的帳目，爲什麼我住在這所房屋裏，那是如乳一般白的——尤其是在月夜——有迴廊，有橡樹的步梯，有頭上彫着花和四圍刻着細紋的柱子的，這是確實的。

我喜歡這房屋嗎？是的。

我喜歡我的舅父經理我的事務嗎？是的。我已達到自立的年齡了，我難道還害臊，好像懷疑他的誠實般的，不去要求清算帳目嗎？是的。還有什麼事故呢？還有什麼別的事故使我願意囿於樊籠裏呢？

若是你稍稍斜看我一眼，我就臉紅起來，回答說：『是的。』若是你就在我已經頭髮禿白的現在看我一眼，我當像一個犯罪的小孩告訴你：『不，我十分愛這所屋子，或者和我住在一起的舅父，這是不正確的。有別的事故呢。』

還有別一個人呢，除掉和我同歲的表兄弟，除掉我的舅父——我的舅母已經去世——除掉這所屋子，除掉一隻長毛狗以外，還有別一個人呢！

啊！這種別一個人會改造多少沒用的人，會迷惑多少害臊的人，把多少商人變成詩家，使多少教授內的生活動搖，把他們的學說組織像蛛絲網般吹去了啊！

無疑，這是一個很足傾倒人的『別一個人』，使你上了念一歲的年紀以後，你已可掌管一萬五千來衣

的遺產了，也會留戀在保護人的家裏的。

我想你早已猜透我到現在還隱藏着的秘密了罷。

呵，女人，女人，他們管什麼膽小的或深思的人呢！

不論爽直的人，不論深思的人，怎能抵抗一種輕快的步態，一雙眼睛，閃爍着的，滴溜溜的，能穿視過最冷淡的，最自私的，最不易鑽過的心呢。

這不就是會和我在小孩時期耍過各種把戲的伊麗耐嗎？她不就是穿着寬袖的，長及膝的舞衣，傍晚時她的白色的絲襪變成淡綠色的任性的愛玩的女孩嗎？她不就是是在放學歸來的時候，把書本丟在迴廊上，伸臂摟着我的項頸，要我給她騎在我的背上的小怪物嗎？

孩子長成爲少女了，溫柔的，無限的天真的眼睛，我在那裏，如在一處無際的曠野，把自己消失了，現在閃耀着二道魔火，在那光亮裏，我看出一種有喜樂，有情感的生命底解釋。

現在伊麗耐時常和我握手。她十五歲了；有幾次，我握她的手的時候，感着她的手異樣——和暖些，溫柔些，此外說不出是什麼。她的性格漸漸變幻多端，不再像舊日的那般平和；她不再更快地不斷地說話了。

假使我對她說：『伊麗耐，你想今天會下雨嗎？』或者『伊麗耐，只有二星期就要放長假了，你喜歡嗎，像你從前一般，當我們到斯拉維克去的時候？』伊麗耐默默無言，眼睛瞪着她的前面，我可斷定，那時候她什麼都沒看見——樹木，房屋，天，好像在一層濃霧中消失了。

這樣靜默使我驚駭和不安起來，我對她說，低聲地，幾乎好像我做錯了什麼事，向她賠罪般的：

『伊麗耐，你一從學校回來，你就已經厭倦起來了嗎？』

她的臉上立刻透露一陣狂熱的歡樂，她笑了，說了，講些小故事，這她只開了頭，卻不講完的，尤其是關於學校生活的。

「你不知道的，」她用又快又重的嗓子對我說：「我的一個朋友給我看一封信。只有我和別個女孩和她的姊姊讀了他一遍，她好像又把這封信昭示給別人看了。我幾乎笑得要死。」

於是伊麗耐開始笑了，笑了，笑得連眼淚從她的玫瑰色的兩頰滾了下來。接着歎息，又笑，她起頭說：

「他寫給她，顫抖着，寫着只有兩顆星，燃燒着，而且對他說話。他所說的星，怎麼能够燃燒呢？難道他們是煤球嗎？怎麼能够說話呢？我不明白。在那話之後，寫着冰，溶解着的，大理石，一牀火，一個僧院，自殺——呵！可憐的瑪利！真的，我爲她可憐，薄命的女孩！多次，我們互相摟着頸項，互相親吻。我們互相親吻，哭起來了。你一定知道，約哥！我們互相都不隱瞞的。每星期一，她讀一封信給我聽，在信的上面可以看出偌大的淚珠的痕跡，我把自已克制住，使不會對「二顆孿生的星燃燒，說話，」那話兒發笑之後，不得不哭了，相信我，我是挖心刻骨地痛哭的薄命的親愛的人！」

伊麗耐在這樣快樂地笑過以後，快要哭出來了，但是，當她看見我的眼睛下視着，靜聽着，好像是不快活的時候，她帶着作惡的譏刺的口吻問我：

「約哥，你想今天會下雨嗎？」

這種景况常在早晨發生。星期日是我枯悶的日子。整天裏，伊麗耐對我說着「請，請。」她刺刺繡，或彈彈鋼琴，卻不和我一塊到庭院裏和園子裏去。整天我覺着對於一個怕羞的，有「一對說話的眼睛」的人，可怕的憤怒。

整整三年，我過着這樣的生活：六天內做着勇敢的夢，星期日恐怖和憂慮，一天天驚人的計劃稽廷下去，隱瞞在只是膽怯的和爽直的人所有的面具下。

在去年，在斯拉維克過完一個假期以後，我打定我的主意。

她到學校去的一天，我們幾乎不敢互相親吻。多麼冷的親吻啊！我們大家都不曾瞧誰一眼。我記得我看沙發，在我，似乎我的嘴唇觸着堅硬的黃色的物體，而不是那碩實的，玫瑰色的，在我是一種可怕的歡樂的

面龐。

我的主意打定了，我自信無人能夠再有這般英雄式的決心。

鼓起我的勇氣來，在頭一夜，我想出這幕情景，我要在下星期日那天實行的這幕情景。我全夜不曾睡熟；強度的黑暗裏，我看見花園，我看見伊麗耐，我聽見自己，我聽見她了。

雄雞啼了。我仰天躺着，面孔朝天，眼睛閉着。

我因為在這幕情景裏，這正在我的心裏開演着，表示大膽，正流着汗。

「伊麗耐，你到花園裏散步去嗎？」

她明白我決定要和她說些重要的話。這般的勇氣是印人的，逼人的。雄雞啼了。時已中夜。大雨正在傾盆；閃閃的電光，如萬道金蛇，不住映入我的帳子裏來。

「伊麗耐，你必須和我一塊兒去。你不看見多麼美麗的一個日子嗎？我發見一串葡萄，我為你保護着整整一星期了。」

「不，謝謝！」

「你不去是不可能的。我已決計要告訴你幾句話——」

「什麼？」伊麗耐回答，她的眼轉到我的身上來了。

誰能當得住這樣燦爛的眼波！我低下頭來，但是這種懦怯的反動使我覺着英雄式的勇氣，我擡起我的頭，回答她：

「你一定要去！」

我一生從來不曾命令誰過。我在命令着她呢！

舊有那樣的勇氣，再對她說：

『你一定要去！』

我握着她的手，從此起，我的心幾乎停止跳躍了。我告訴她我二年來想對她說的一切。

『伊麗耐，伊麗耐，我愛你！你愛我嗎？爲什麼你沒有話說呢？爲什麼你只是低着頭呢？告訴我，我該離開那所屋子，那裏我眼望着你長大起來的，或者——』

『好了！』

我們互相擁抱；我們互相親吻。這幕情景完了。

主啊！人們在求愛的時候，是多麼有勇氣呀！

我想到這幕情景還不會開演，不過只是期待着他的實現，我全身冷過去了。我恐怕這般勇氣，縮進我的被下去了。

天開始發亮。我漸漸睡着，這幕英雄式的情景又開演了：

『伊麗耐，你到花園裏去散步嗎？』

『不，謝謝！』

『這是不行的，你必得——』

*

*

*

*

*

次日，我在十點鐘左右醒來。我的舅父和善地平氣的問我：

『約哥，你今天起來得這般遲，你有些不好過嗎？』

我覺得我不該，忸怩地回答說：

『不——一本書——我睡得遲些。』

我的耳朵熱起來，好像我會把牠靠在一個熱爐的旁邊過。

遊廊似乎在我的眼前沉下去了。你知道，在那個時候，一種思潮闖入我的心裏，把我克服了嗎？伊麗耐不過是伊麗耐，但是，對於我的舅父，什麼勇氣我用得着呢？他，一個篤於舊習慣的老人，在他的晚年，怎麼看待，在禁止範圍內的，他自己家族裏邊的人的通婚呢？

他爲什麼站在我的面前呢？他爲什麼那樣看着我呢？他明白我，在稱讚我嗎？他的嘴唇雖然並未運動，他的臉色可彷彿在說。我聽見他的心裏的話，和有人在我的耳邊低語一般的清楚：

『我永不能相信，姪兒，你竟把我的孩子的心打動了！若是你的母親在世親眼看見這事，她該怎樣說呢？』

爲什麼我的舅父老是在我的面前呢？他看着我，還是看着別處呢？有什麼別的東西可看呢？我不知道過失是否大小，但是判斷是嚴酷的。我的判斷逐漸大起來了，大得如忒且一般，像一道牆一般，在我和伊麗耐的中間。在我的耳邊響着我所相信的是他祕密地加於我的判決：『一個多麼墮落的青年！老人過去了，舊的道德觀念也與他們俱盡了！』

我正要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我的舅父對我說：

『約哥，你還不會用過咖啡。你好像有些不舒服，是不是？』

什麼樣的譏諷，他的話比從前還和柔嗎？用不着想的！我明白他。上帝衛護你，離開一個責罰你的善良的人。覺得自己在一個善良的正直的人面前犯了罪是够不好的了。

爲什麼發明責罰人類的這件事？責罰是罪過的報應。我願我的舅父宣告他的責罰的判決。但是不然，他已把我當做囚人了，他已判斷我了，他不責罰我，卻俯身給我咖啡與兩塊麵包。我一生從來不曾嘗受更大的苦悶了。

無疑的，他看見過我們常常一塊兒默默地不大高興模樣散着步，他明白爲什麼伊麗耐有幾個星期日住在家裏。自然他知道爲什麼我非至黎明的時候不去睡覺，誰知道呢，他或許聽見過我在夢中叫着：

「伊麗耐，伊麗耐，我愛你！你愛我嗎？」

我的舅父對於他的女兒和他的姊妹的兒子結婚，他該怎麼想呢？這不過是請求赦罪而已。這不會使這樣虔信宗教的人在他的老年時候變為一個笑罵人的嗎？爲什麼理由呢？爲了一個他所撫養大的孩子的任性嗎？

伊麗耐和我一塊兒長大，宛如親生的兄弟姊妹，卻不像表兄妹一般。假使不過只在民法上有問題！但還有教會的律例呢！人怎樣才能把牠們踏在腳底下？

整星期，清晨，夜裏，白天裏，用餐的時候，在學校的時間，這思想佔據在我的心裏。

「這是不可能的！這是不可能的！我驚異自己不會早些看出那個。」

星期六那天，大約在六點鐘的時候，我們的舊馬車到庭院裏了；裏面坐着我的舅父，舅父的旁邊坐着伊麗耐。從遊廊的橡樹的台階上，我注視着白色的頭髮和金色的捲髮，我不能禁不住我的眼淚，自言自語說：「這是不可能的。」

伊麗耐跳下馬車，走到我那裏來。她很快活。我們互相親吻，但是，相信我，她似乎吻在空氣裏呢。

「怎麼，約哥，你很蒼白，你瘦些了，還是在我看來是這樣呢！」

在我回答她以前，我的舅父，趕快，趕快說：

「我不知約哥怎麼在我看來他好像害着病，可是他並不這樣說。」

啊啊！舅父，你不知道我怎麼嗎？你不知道是怎麼嗎？你看來我害着病嗎？我不欲告訴你嗎？你說我是怎麼嗎？你是一個善良的人，但是什麼樣的一個假面具的——

他，想我不明白他。

對伊麗耐，我溫和地說：

「沒有什麼，伊麗耐。但是你，你可好嗎？」
續繼如此情形——幾乎整整一年的抑鬱。

爲什麼我該告訴你：我逐漸瘦和蒼白起來，我常常戰慄，帶着祕密的欣悅，當我和伊麗耐在花園裏散步時候，故意咳嗽得格外厲害些，你見過這樣瘦而蒼白的人，你讀過很多的小說，描寫害肺病的情人，或者鎗殺自己，或者投溺海中，因此假使我告訴你我逐漸瘦起來，我玩起牌來，我開始喝酒，有一次我繼續喝了三半瓶，你會吐舌頭哩。

在一個神經質的人底求愛和抑鬱裏是沒有什麼特殊的事件的，誰會和一個受苦的人，一句話沒有，靜兒在一塊，即使只一刻兒工夫？我守着緘默，自聖瑪利節到聖彼得節。

「你怎麼樣？」

「沒有什麼。」

「你病了嗎？」

「不，舅父，不，親愛的伊麗耐。」

最後，緊要的關頭到了，伊麗耐完畢她的最後一年的教育。在六月二十日，他求遠離開學校了。就在那天，她驟然問我的舅父，我們到那裏去避暑，聽完後，她走進我的房裏來。

我正直躺在牀上，在讀印在『編年史』^①之前的科軋爾尼沙驚人的記載。^②我打定主意讀法律，研究文學和歷史了。

我看見她，我跳了起來。她一隻腳着地的打了個舞旋，她的長衫好像是一株大芭蕉，展張開來。她旋舞後，在我的面前站住，笑着，拍拍她的手。她用手指撩起她的衣角向我道，嬌羞地問我：

「我的親愛的表哥，你猜得着今夏我們到那裏去避暑嗎？」

「不，伊麗耐。」我回答說，接連咳嗽幾聲，這格外成爲可厭的習慣了。

「假使我告訴你，你將給我甚麼呢？」

她再轉個舞旋，她的長衫掃過我的腳邊，笑着，拍拍她的手，更舒徐地問我說：

「假使我告訴你，你該像一個成人般的，敬意地親一下我的手嗎？」

「是，伊麗耐。」

我又咳嗽起來了。

「不，你得先吻了我的手才行。」

她伸出她的手給我，我悽愴地，但卻帶着歡悅的神情吻了一下。

「現在這一隻！」

「那一隻，伊麗耐！」

「到梅哈迭亞去！到梅哈迭亞去！這該是很美麗罷！我對於斯拉尼已經生厭了。」

她很快的在屋裏跑，她的褲管滾上她的膝踝來。我臉紅起來；她臉紅起來；接着忽然一陣格格的笑聲，她

撲到我的身上來，她說：

「我們舞一回波爾加舞罷。」我唱。我做男人；我來引領你。」

我聽見我的舅父叫她：「伊麗耐！伊麗耐！你在那裏呀？」

她立刻跑走了。

我躺倒在我的牀上。我拿起「編年史」，我不能讀，卻想起來了。「伊麗耐！伊麗耐！」第一聲是快急的，嚴厲的，惡意的，第二聲是躊躇的，很柔和的，有些愛憐之意。自然他想安慰她，他要欺騙我。

他想使我相信他毫無作用。但「你在那裏呀？」是什麼用意呢。

我從他說「那裏」的調子，知道問題的真實義就在那裏。他沒有什麼話要對她說，但是他卻很想知道她「在那裏」。換句話說，她會不會偶然在我的房間裏嗎？這種偵察，是鄙視一個他會教導過他的生活的，他

會支配着他的財產的孤兒，因為他有權用一句話，以一副臉色，對他說：『這就是我怎樣報應一個忘恩的青年人，他不敬不久就要過去的老年人，這國的道德習慣快和我在一塊兒埋葬了。』那句『你在那裏呀！』的如白晝一般清楚。你想他不知道她在那裏嗎？

『唉！一個孤兒必須不陷入戀愛才好！』

我不知道我還有什麼別的想法。房門開了；伊麗耐站在門口。

多麼不快樂的事情呀，看見快樂站在門口，你卻知道這不會跨進來；知道這留在外面，如此近，又卻如此遠！

伊麗耐跨進門，走到我那裏來。我知道她已跨進門，但是我的快樂仍舊是遺棄在外邊的。我知道老人故意打發她轉來欺騙我，我知道她可是不知道什麼的。

『你知道父親剛才告訴我什麼呢？在聖彼得節，一位客人到我們那裏來了。一個鉅商。』
這是什麼意思呢。

『他還說別的話嗎？』

『沒有別的；可是不錯，他說，我們要殺掉最肥的雞，房屋要裝飾得簇簇新的，因為我們的賓客是一個重要的商人，一個國會議員，年長的，我不知道此外還有什麼別的話。』

因為我咳嗽着，正像學校裏的女孩要醫生開鐵質藥和陳酒的方單，尤其是要陳酒的時候，咳嗽着一般，伊麗耐譏嘲我一回之後，她走了。

『噯！幸虧他是一個老人。倘然他是一個青年呢！』

在聖彼得節那天，我起來，心境那樣躁急，幾乎每種聲響都能使我跳起來。我們知道不是也有些老頭兒頭想娶十八歲的姑娘的嗎？

整整三點鐘，我徘徊於地場裏，我等待着敵人，和有一次等待伊麗耐，快些從學校回來，一樣着急。我欺騙着自己，沒有呢！相同的感覺，完全無二的，到我的身上了，等着我恨的人，如等着我愛的她一般。我希望看見他，越快越好；最好一秒鐘，只要認識他，知道他是什麼人。

十點鐘的時候，一輛馬車停在門前了。有一個人出來。我看見他，我就笑出來了。他是很瘦弱的，他是很年老的。他穿着大衣，戴了紅帶，實在漂亮。我敬意地道候他，我幾乎要客氣地說，但是，不幸覺得這般年老的，可惡，頭髮已經雪白，我默默地走進花園裏去了。我轉下一條小徑，從一顆悲傷的孤苦的心裏反射出來的最美麗的自然景緻，多麼悽愴，多麼悲慘啊！到處都是多麼乏味啊！

園門忽然條的開了，好像是被猛風吹開一般。伊麗耐出現了。她四圍看看，看見我，她飛跑到我這裏來。她的快奔，引起一陣微風，把她的白色細紗，有黑斑點的薄長衫，招展起來。她的臉色慘白，她握我的手。她的手抖起來了。她想說話，說了幾次：

「等等，等我緩和了呼吸——」

於是她默無一言，看着我。啊，什麼樣的一副容顏！她的兩眼如電光一般閃着。那藍色的深處，在我看來，好像是不測的汪洋，翻着巨浪，沒有底的，沒有岸的。我俯視着，被一種不可言說的恐懼，被一陣強度的情緒，克服了。我注視着我的靴，我自己想：「他們今天刷了我的靴，沒有自然，他們一定刷過。他們每天刷牠沒有。」

「約哥，你知道那個老人爲甚麼來的呢？」

「不，」我帶着一副呆拙的從容的神情回答她。

他們把我的靴子刷乾淨嗎？或許露水還在草上哩。

「約哥，你知道父親對我說什麼嗎？」

「不。」

「穿上你的輕紗的長衫。」

『你的輕紗的長衫嗎？那件我最喜歡的嗎？』

『但是你知道爲什麼他要我穿上嗎？』

『自然我知道。』

她戰慄起來。

我繼續說，一邊拿出我的手帕，拍我一隻靴子上的灰塵：

『自然我知道。今天不是一個吉日嗎？』

『唉！』她回答說，縮回被我捏着的她的手，『你知道什麼！你是一個何等不關痛癢，全不明白的人啊！』不關痛癢嗎？我從她的態度，她的表情，什麼都明白，我帶着自己毫不覺得的鎮靜的神情，彎下身子拍別

一隻靴子上的灰塵了。

『老人來了，伊麗耐——』我說，看了她一會。

她的臉白起來，她的嘴唇顫抖起來，她的眼睛的光彩暗黑了。

『老人來了，伊麗耐。那麼怎樣呢？他將和我們一塊兒吃飯嗎？那很好，我們桌上多一個人了。』這是我說的嗎？園子裏只有我和她兩個人。

『老人來，來啊！』她回答說，用她的雙手捫住她的眼睛。『老人來了，有個人將離開這所屋子！他有——』伊麗耐開始哭了。

『他有什麼？』

『一個兒子，他是一個工程師。』

『工程師？他學過工程嗎？』

『是，他是學過工程的！』伊麗耐怒氣沖沖地回答，露出她的漲紅的兩頰來。『是，他曾學過工——程有個人將離開這所屋子！』

我瞧着她怎樣站在門口，怎樣輕輕地跨過去，一邊撩起她的長衫的衣角擦掉她的眼淚。我在她的後面看她的去，好一會以後，我擡起我的頭，臉朝着天，在一株菓子樹的底下。

自然是富有生命的！蘋菓樹彎着牠們大柶枝！麻雀兒吱吱叫着，有的展展牠們的翼，有的聚在一塊，在預備一陣狂飛。陽光曬在我的臉龐上。我覺着兩行眼淚滴到我的耳朵裏的時候，我跳了起來，我朝園門望望，充滿着強度的感慨，輕輕地說：

『有個人將離開這所屋子！』

次日，我給我的舅父看那醫生的介紹書，說是左肺的病厲害，要我到蒲爾抱爾去休養。

我把這事迅速的說了一遍。我吻了我的舅父的手和伊麗耐·伊麗耐。

我一出邊境，從開着的車窗望那展開在我的面前的匈牙利的野景，我就狐疑起來了。假使她不會這樣有意的看着我！一回端詳的凝視使我不知所措。假使她曾問我，我要對她說些什麼？這種怕羞是一種瘋癲的情形。但我該缺少什麼勇氣！我怎樣能够相信我的舅父伊麗耐不是像我的姊妹一般嗎？唉，這是不可能的！這是不可能的！

火車呼呼的前進，汽笛發出尖銳的叫聲，傳遍了鄉村。幾滴淚珠從車窗墜下，我的眼找尋着我來的鄉村，朝着那個方向，那裏有屋子和花園，在那裏我快快活活長大起來，我用我的手搖了幾搖，歎息着說：

『再會，伊麗耐！』

——商務羅馬尼亞短篇小說集——

註一 來衣爲羅馬尼亞錢幣名之一種，合英金九先令半。（據韋比國際字典一九二九本）

註二 忒且是希臘神話裏的大神，後世用做象徵人或物的巨偉。（據牛津大字典）

註三 編年史（Chronicles）不詳。

註四 科軋爾尼沙（一八一七——一八九一）是羅馬尼亞的政治家和歷史家，曾歷任教育內務外交總長，一八七八，佛土戰爭後出

席柏林會議，生平熱心從事於教育立法與政治底改革。（據新國際百科全書）

註五 波爾加是一種源出波希米亞的雙人舞。（據牛津簡明字典）

坡披和糊糊

愛沙尼亞 土革拉斯原著 王魯彥譯

土革拉斯小傳

愛沙尼亞 (Estonia) 是東歐的小國，在蘇聯革命後才成立。他們因為久受帝俄的壓迫，文化很不發達；所有的文學，只是充滿痛苦的嘆息。土革拉斯是新文學中頂有名的作者。他的作品裏，除掉美麗的幻想以外，還帶着新鮮的希望，這可是可與世界名家媲美而沒有愧色的。

一

這天早晨，主人起牀得很早。

透過模糊的圓玻璃窗，流進來了一點綠灰色的光。房中仍還黑暗。主人燃着了銅插上的臘燭。

他穿上紅色的短衣和藍色的襪子，同時大聲的咳嗽着。他又穿上鞋子，披上黑色的外衣，直拖到地板上，扣鞋鈕的時候，強烈的咳嗽又發作了。

他嘆了一口氣，拿起一串異色的圓形的玻璃珠，在手指中旋轉起來，一面低聲的翕動着兩唇。

披披睜着褐色的潤濕的眼睛，在臥褥上望着他的舉動。牠感覺到玻璃珠的氣味。玻璃珠有點可憎的酸臭，這使牠不喜歡。主人的面孔終是厭倦而且悲哀，當他旋轉着珠子的時候。

主人停止了珠子的旋轉，便呆木地望着臘燭的火焰。他的雪白的頭向前垂着，顫動的兩手的手指仍還合着。燭蕊已經很長，發煙了，但是主人沒有注意到。

他最近變得奇怪了。他常常深夜纔回家，坐在臘燭的旁邊，扯着麵包，但是忘記了吃，只是拿在手裏，喃喃

自語着。

夜裏，坡披常常聽見他的主人在夢裏大聲的呻吟。於是牠站起來，走近主人的身邊，搖着尾巴，舐着他的手，用盡方法去安慰他。但是主人沒有注意到。

他好像在做許多可怕的夢，如同坡披一般，在牠面前幻影出許多生疏的街道，街道上滿是兇惡的野狗。主人重又呻吟了一次，便起了牀，把頂上有大球的皮帽戴在頭上，吹熄了臘燭，蹲在坡披的前面敲着牠的背。

「唔——唔——唔！」他親愛的說，撫摩着天鵝絨般柔軟的狗的頭毛。坡披在他的手下挺長着身體，搖着尾巴，打着呵欠，伸長着轉動的舌頭。

主人多麼好，當牠蹲在他面前，黑色的外衣摺皺着垂到地板上的時候！在朦朧的晨光中他幾乎還看見他的和藹的微笑呢。

但這時主人站起身，走到獼獼的大籠所在的屋角去了。他爲什麼要到牠那裏去呢？坡披一面嫉妒的想着，一面在主人的身邊跑，不斷的搖着尾巴。

但主人什麼也沒有給獼獼。坡披是過慮的。他只伸着指頭恫嚇牠，警告牠說：「唔——唔，在那裏！」獼獼剛剛醒來，牠朦朧而且感覺寒冷。牠在籠邊磨擦着肩，一手握着頸背。主人恫嚇牠的時候，牠低啞喉嚨，低聲的哼着。

於是主人便回頭走了。坡披在他的前面跑向掛在牆上的市籃那邊去，但主人連看也沒有看。他低着頭向門邊走了去。

外面已較明亮。門一開開，便顯出露着牙齒的牆壁和瘦削的塔，塔的後背是綠的天。

正在坡披的鼻子前，主人便把門推攏了。牠聽見主人緩慢地走過院子，開開了大門的鎖，隨後又鎖上了大門。於是一切都沉寂了。

坡披在門後站了一會，偏着頭，伸着一隻耳朵，傾聽着。但牠不再聽見什麼，牠便走了回來。

他今天不會帶肉來的了，牠受了騙，沉思着。他已經有好幾天沒有帶肉來。但他爲什麼不帶肉來呢？這在他不是很容易的嗎？

牠無聊地在房中跑了幾個圈子。牠的腳爪在方形的地板上磨光了。牠的長尾巴和尖鼻子差不多也在地板上跑着。

天還非常的黑，牠傾跌着，在什物上挫傷了牠的彎曲的兩膝。有一種舊皮和器具的氣味。但此外到處感到關於主人的親愛的記憶。

這時醒着，太黑太冷，太厭倦了。坡披走回到自己的臥褥上，圓球似的盤着身體躺着，暖熱着身體，打着盹，夢想着，是非常舒服的。

現在主人正在街上走，牠沉思着，許許多的街道，許許多的屋子和許許多的主人。但沒有一所屋子，像這所屋子那麼好，沒有一個主人像這個主人那麼好。

牠睜開一隻眼睛，朝上看時，外面更亮了。兩行模糊的玻璃閃閃地發着玫瑰色的光。地板上顯出許多影子。

這個主人比什麼人都好。坡披沉思着，閉上了眼睛。他聰明無邊。他提着空籃出去，回來時，滿籃的肉。誰能這樣的做呢，除了這個主人！

坡披又睜開一隻眼睛。天愈加亮了。天花板下用稻草塞着的鱈魚的皮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牠在那裏發黑，撐着腳，開着嘴。但坡披知道鱈魚是死的。牠安靜地重又閉上了眼睛。

牠難道沒有看見過別的主人嗎，牠沉思着。牠自己的主人有時帶着牠出去過。在街上，在市場上，他們多得不能計算。但他們都是這樣壞，爲了他們，牠的主人不得不把牠鎖上了鏈子。

牠怎樣得到這個這樣好的主人的呢？牠沉思着。因爲自己非常好，所以有了這樣好的主人。牠是值得這

樣的。壞的野狗的主人也是壞的。

牠怎樣到這裏來的呢？牠一點不知道自己過去的歷史。在牠好像是向來就存在的。不過牠的生存好像在黑牆的面前一般突然終結了罷了。

牠沒有注意到牠的生長。牠祇微微的記得有一個時候牠的腳很軟，背脊很軟。

這是在那個時候，當世界還這樣的滑稽，當牠還沒有能力辨別生物和物件，對着器具搖尾的時候。遙遠的時候，不堪言說遙遠的時候！

沉思和幻想是這樣的好。這幾乎和生活着一樣的好，甚至還更好。因為在牠的幻想中，牠的主人向來對牠是好的，對糊糊是不好的，牠的食物向來沒有缺乏過。

牠忽然醒了，蚤在牠的背心上咬。牠憤怒地將牙齒伸到背上的毛裏去。隨後牠伸了一伸腰，打了一個呵欠。

牠睡了很久。房內充滿了明輝的金色的光，上面的一個窗子，有六塊玻璃用鉛邊分隔着的那一個，開着。外面有雀兒啾啾地叫着。

坡披在房內走了兩個圈子，嗅着地板和空氣，斷定主人還沒有回來。他出去是要很長久纔回來的。

坡披又走了，尖鼻子只是觸着地板。好像牠的腳沒有戴着牠的頭，是牠的頭拖着腳似的。牠經過有氣味的地方，碗櫃，火爐和書架。

這些氣味是舊的，但每天早晨總是新的有意義的。這真奇怪，同樣的東西會照着外面的天氣變成各種各樣的氣味。

碗櫃裏舊鉛盒和壺發出一種氣味。火爐邊有爐管，火鉗，皮做的吹火管和兩瓶啤酒，各自發出自己固有的氣味。書裏有皮蠹蟲和麻布的氣味。

但最好的還是從廚房裏出來的氣味。坡披便順着鼻子往那裏跑去。牠的長尾巴只是在門內像蛇似的。

搖擺。

廚房建築得高而窄，中間就是一個四邊形的火爐，煙囪壁直的站着，下面寬，越到上面越窄。幾隻三腳架，鍋子，滿是油煙的火又都在火爐裏發黑。

坡披擡起嘴巴，翕動着鼻子，有一種油煙的氣味。煙囪洞裏還有麻雀的啁啾的叫聲。

在這裏也還有許多無謂的氣味，既不是食物的氣味，也完全不是某種東西的氣味。在這裏，坡披的主人也會鎔解過銅和錫，也曾煮過不給自己吃也不給人家吃的漿湯。

這裏也還有幾隻綠色的曲頸蒸氣瓶，小樽，量杯，鉛瓶，小壺，有長柄的小鍋和許多鐵做的東西。

但這裏那裏卻發散着由一隻缸蓋隙裏出來的乾酪，脂肪和肉的可愛的氣味。廚桌上湧出許多氣味，使坡披的鼻很快的翕動着，心突突的跳了起來。

隨後牠感覺到泥土的氣味，草的氣味，水的氣味；屋角的大籃裏躺着許多南瓜，西瓜，白菜，朝鮮薊，黃蘿蔔和番茄。

坡披忽然肚子饑餓起來，便走出了廚房。牠在房中站着，彷彿在極力的回憶一種已經忘卻了的事情。糊糊突然動起來，坡披現在記得牠所忘卻了的事情了。主人不在家裏。

糊糊又動了，於是坡披又有了一個思想：也許主人在後房裏睡着或坐在桌旁沉默着罷！牠便往那裏走去。

這間房子裏的窗子完全和前房的不同。這裏窗子上有許多粗大的柱子，裏邊滿是彩色的，各種大小和各種形樣的小玻璃，這些玻璃又用鉛條做着框。

太陽明輝時，落到了地板上，牆壁上和器具上的光便為許多青蓮色，橄欖色，洋紅色的斑點。在這些斑點裏可以看見許多人頭，羔羊，花和星。

夕陽將要下山時，坡披常到這裏來取暖。每一種顏色的斑點給與他不同的和暖。坡披擡起嘴巴，微微閉

上眼睛望着窗玻璃。在牠好像每種顏色都有牠自己的氣味。

房子的一隅有一個紅色的錦蓋，錦蓋上垂着滿是灰塵的流蘇。下面就是主人的牀。房子的其餘部份堆滿了傢具。

這裏什麼都堆聚着，一步也不能過去：許多有嵌鑲門的櫥子，皮椅，指時指日指月，有天文地理圖的舊鐘。這裏有許多鋼琴，琵琶，寫字檯，硬面的希伯萊書，鎧和劍，金片和玻璃製成的鏡子，地氈，褥子，金色的和紫色的外衣。

天花板上掛着一隻漆金的船的模型：永手分成兩行在甲板上坐着，桅架旁立着一個帶紅色土耳其帽的人，手指着遠處。水手中間，甲板的中央，坐着一個王，頭上帶着花冠，手中拿着一個蘋果和一根笏。

坡披常常去看這個模型，鼻子朝着高處，肚子幾乎貼着地板。這模型必定是真的，必定是活的，牠的氣味正和牠的意義一樣。

但在這間房子裏也有許多欺騙的撒謊。也可以說，這裏還有許多幻影和夢景。

這裏有許多主人，然而並不是主人。有許多生疏的狗，馬和鳥，然而只是相像而已。這裏還有許多食物，不能充饑。牠們的意義正和夢中所見的一樣空虛而且虛假。

那就是在牆上，在紗布上，在損壞了的金框中的牠們。

這裏有一些圖畫，畫着許多牆，掛滿了洗剝過的野獸，心臟，肺，舌頭，頭和皮。

這裏有許多桌子，上面堆積着羔羊，鵝，天鵝，七面鳥，鱸魚，鱒魚，鱔魚，鱔魚，以及龍蝦。

這裏有許多籃子，彷彿長了許多鬚角一般，裝滿了蕃茄，芹菜，大蒜，龍鬚菜，朝鮮薊，南瓜和白菜。但這裏還有許多圖畫，上面畫着葡萄藤，有蹄的牧神和逃奔的仙女。

壁氈上畫着打獵的情景：年青的男子拿着曼得林，年青的女郎抱着鴿子，空中飛着孔雀和鸚鵡。這裏有一幅畫，畫中有個禮拜堂，好些磨坊，好些鋸木匠，一個微雪積蓋着冰沼，岸旁有凋謝的樹林。

在那邊黑暗的角隅裏有一幅已經發黑的錦織物，上面有一條龍，一些蝙蝠，泡沫般大的小飛蟲，美蟲，鰻和蠕蟲。

這種的幻象都在牠們原處，這種種夢景似的主人們都在牆上，但真正的主人不在這裏了。

披披走近牀邊，嗅了嗅主人工作時所穿的外衣，和夜裏所帶的帽子，搖着尾巴。這些東西使牠十分的記念到主人，甚至閉上眼睛，牠嗅着氣味，看見主人了。

然而只是一種想像，一種欺騙，披披憂鬱的回到了前房。

太陽透過瓶底似的窗玻璃照了進來。糊糊的籠子週圍顫動着金色的塵埃。很沉寂。

雀兒已不再啾啾的叫着。——披披突然感覺到無名的恐怖。

牠怔忡地滿房的從這裏跑到那裏，從那裏跑到這裏，不歇地哭泣着，彷彿一個被遺棄的嬰孩。

爲什麼主人還不回來呢？牠問。爲什麼主人還不回來呢？他向來沒有離開過這許久。他在那裏呢？他在那裏呢？

隨後牠坐倒在臥褥上，把尾巴繞在身上，傾聽着，不時低聲的哭泣，抖動着腰上的皮，彷彿覺得寒冷似的。

二

但是主人沒有回來。時間移動着，已過了正午了，——但是他沒有回來。太陽已偏到別一邊，陽光已低斜照到模糊的窗上，——但主人還是沒有回來。

糊糊興奮地在籠裏來往的走着，牠好像餓了。牠軋軋的搖動着籠子的柱子，隨後伸出半隻手臂，拾了一些高莖的葉子，饑餓地塞進口。

牠蹲在那裏多麼奇怪：面孔緊靠在籠柱上，兩隻小手伸在外邊，彷彿一個織布的老太婆。

披披低着頭微微閉着眼睛望着牠的同伴。牠的眼光追隨着糊糊的手。糊糊是誰呢？牠幾次的問自己說。牠認得自己——牠就是我自己。牠知道主人，也認識主人，牠也知道別的生疏的狗和不相識主人。但是

獼猴是誰呢？

牠在那邊坐着，手裏拿着一瓣小小的萵苣葉。牠的指頭細而軟，炭一般的黑，彷彿套着漂亮的皮手套。棕色的毛蓋住了牠一身。頸背上的毛很紊亂，因為牠時常把手放在那裏，彷彿頭痛似的。

甚至牠的面孔也被毛遮蓋着，因此誰也猜想不出牠想些什麼，牠快樂或是憂鬱。牠可以用呆木而且憂鬱的眼光凝視幾個鐘頭。

無疑，牠是一個壞東西。要不然，主人就不會把牠關在籠裏了。主人向來沒有帶牠出去過，關於街道、市場和其他的主人，牠一定一點也不曉得。

牠不配如此，坡披決定了。把牠關在籠子裏，這在牠還是值得的。主人給牠吃的食物也還比給坡披的萵苣、蘋菓和一些吃不得的東西。

然而，獼猴是這樣的像主人。牠兩腳走路，牠有腳趾。牠是誰呢？也是一個主人嗎？一個壞的，惡的，應該關起來的主人嗎？

坡披餓了。牠站起身，走到牠的土盆邊，咬了一根骨頭。這根骨頭的週圍沒有肉，但咬着咬着，消磨消磨時光卻是可能的。

牠伏在地板上，前腳捧着骨頭，咬了一會。但是祇有水流到口中來。於是牠把骨頭放在那裏，擡起嘴巴，去看窗子了。牠的心裏含着一種痛苦和一種可怕的預感。

雲突然遮住了太陽。房子先變成黃色，隨後灰色了。煙囪裏不時有風吹動聲音響了起來，隨後就有兩三點大滴的雨點敲到玻璃窗上。

坡披愈加大聲的哭泣起來了。牠先後微微提起前腳，立刻又彎倒了，好像牠坐在冰上一般。這種厭倦而且寒冷的沉寂繼續了一會。只有坡披的高聲而且悲哀的哭泣聲響着。

獼猴坐着傾聽着，隨後立刻站起身，蹣跚了兩次，站住傾聽了一會，尖聲的笑了起來，又蹣跚着，骨骼軋軋

的響了起來。

坡披驚駭地將寬大的耳朵縮到了頭上。多麼可怕，多麼可怕呵！主人在那裏呢！

糊糊用後面的一雙腳在籠內來往的跑着，兩手忽而握住這根柱子，忽而握住那根柱子，搖動着。

密集的黃色的雲球很快的經過了太陽旁邊，房內的光時刻變易着。坡披在這灰色的朦朧中只看見糊糊像一個黑影似的從這裏撲到那裏，從那裏撲到這裏。

隨後籠門的柱子忽然軋軋的響了。糊糊停了一會——聽見風敲窗的聲音。糊糊推着門——門慢慢地開開了。

糊糊吃了一驚，牠沒有希望如此，不知道怎樣辦了。隨後牠走近門口，一手握着柱子，很小心，很留意的坐倒在門限上。

坡披吃驚地在臥褥上望着牠，像坐不坐地曲着後膝，彎着背，豎着毛。

糊糊祇在那裏驚異地坐了一會。牠便俯下身，下額靠着胸口，曲着尾巴，彎着手臂，向坡披走近兩步。牠突然發了火，叫起來，跳起來了！

坡披號叫着像皮球似的急速地跑進了碗櫃下。櫃底下祇有很低的空地，牠緊貼着地板躺着。牠的心突然的跳着，腳爪在石板上磨擦了，雖然牠自己並沒有動。

開始沉寂了一會。牠聽見糊糊用柔軟的手在地板上走了一陣，停住了，沉寂了。

坡披輕輕的爬到櫃邊，便可以看見外面的動靜。

外面已經黃昏，房內已經朦朧了。

糊糊蹲在朦朧房子的中央，在吃萵苣葉子，兩手捧着。吃完後，牠四面望了一望，看見了往後房去的門上，掛着一張紫色的門簾。

牠走近門簾，用手指摸了摸鬚頭，使用手去扯。門簾便落下來，蓋住了糊糊。牠驚駭地掙扎了一會，倒退了

出來，又懷疑地看了門簾許久。

牠又開始尋找食物了。牠在桌上找到了一些蠶豆，吃完後便走到廚房的門限上，立刻又走到菜籃的旁邊。

坡披聽見牠在吃黃蘿蔔。但牠好像忽然又有了新的計劃，把籃子提到房內，傾倒了出來。南瓜、西瓜和番茄便在地板上四面滾開。

牠在食物的中間坐着，一會兒吃蘋果，一會兒吃白菜。

坡披下額貼在冷清清的地板上，前腳伸在嘴邊，離開糊糊只有幾步路。

牠的思想恐怖得非常紊亂。牠豎着頸背上的毛，睜着紫色的眼睛望着糊糊。

糊糊不久停止了吃，翻滾南瓜起來。在朦朧的房中便祇有南瓜的翻滾聲和糊糊赤足的走路聲。

但隨後南瓜滾進了桌下黑暗的地方，糊糊便不能再找到。牠站住了。房中已經朦朧，牠似乎有點害怕。

夕陽穿過後房的紅色的窗玻璃流了進來。這間房子一到晚上常比別處明亮。通過開着的門，甚至還有

一綫青白的光流到前房來。

糊糊疑惑地停止在門限上，隨後又走了幾步。坡披看着牠的瘦削的，脫了毛的尾巴隱沒在門柱後。隨後

沙沙的衣服響了起來，隨後便是糊糊的單調的笑聲，於是寂然了。

坡披的心嚇得突突的跳着。牠等候了很久，但一切都寂然。牠輕輕的從櫃子下爬了出來，怔忡地向後門

的門限旁走去。

透過彩色的玻璃窗，進來了一綫深紅而深紫的夕紅。在紫色的錦蓋下，糊糊坐在主人的牀上，穿戴着主人

的睡衣和睡帽，將外衣的領子倒翻在耳朵上，睡着。

坡披對着牀趨着嘴，呆木地看了牠一會，便輕輕走回櫃子下，戰慄着爬到最遠的角隅裏。

牠的小腦袋已經紊亂。一種夢，一種昏亂包圍了牠，牠嚇得戰慄着，躺在櫃子下。

發生了什麼事情呢？這連牠自己也不曉得。但覺得有了什麼可怕的，什麼不可思議的事情了。

這是在什麼時候，怎樣發生的呢？坡披盡力的回憶着：主人已出去，牠坐着等待着主人。那時太陽沒有了，風吹了起來，房內變成了黃色，獼獼在籠內跳着——

但那時發生了什麼事情呢？在黃色的朦朧中發生了什麼事情呢？誰把紫色的門簾捲起了呢？誰在地板上翻滾南瓜呢？

獼獼那裏去了呢？難道那個就是獼獼嗎？那個坐在錦蓋下，穿戴着黃色的外衣和紅色的帽子的？

房內已經非常的黑暗，外面也是這樣。風敲着窗子和牆壁，雨浙瀝浙瀝地響着，起始稀少，隨後在幾點鐘之內密了。

現在主人在那裏呢？坡披沉思着。他到那裏去了呢？他住在那裏呢？他會回來嗎？

坡披整夜醒着，靠着寒冷的牆壁，爲着冷和恐怖發着抖。牠傾聽着悲哀的雨聲，等待着主人。但是主人沒有回來，不再回來了。

直到第二天將要黎明，坡披睡熟了一會。牠做着夢：

是在晚上，牠和主人一同回家來。天上滿佈了灰色的雲。街上有點陰黑，眼見得還要黑暗起來了。

坡披不曉得他們從什麼地方來。他們在路上已經走了許久。街道連着市場，市場接着街道，總是看不見家。

坡披疲倦地蹣跚地跑着，在無盡頭的滿是泥土的街上，非常奇怪，一切都是這樣的灰黑而且空虛。

主人低着頭，駝着背在牠前面疲倦地走着。他用繩子牽着坡披，不回頭看，也不停步。

主人變得多麼瘦小！他的黑色的外衣捲在地上，他的頭差不多沒有露出在皮帽下。

坡披愈加疲倦起來。牠一刻比一刻離開主人遠了。繩子漸漸鬆長起來，主人的手漸漸往後伸得遠了。但主人仍不歇走着，不回頭看。

坡披在晚色朦朧中注意地看着主人的手，牠又小又長滿了毛，手指像炭一般的黑，長着很長的指甲。坡披忽然感覺得非常的恐怖。

他們從那裏來的呢？他們往那裏去呢？誰用繩牽着牠呢？那是主人嗎？

無名的恐怖捉住了坡披的心，在灰色的寂無人跡的街心，牠渾身發起抖來，不再有走路的氣力了。但前面的人仍拖着牠，不回顧也不站住。

這樣的又走了幾十步，坡披愈加無力了，牠幾乎要往後拖住，但頸圈壓住了牠的喉嚨，額上的皮皺摺起來，牠不容易再開着眼了。

在駭怖中，牠突然明白了：這不是主人！牠站住了腳，牠的腳爪在石上撞着。繩子快要從牠的頭上滑出去。

這時前面的人第一次掉轉頭來，往後看了一眼，於是坡披看見了他的面孔——

坡披號叫着從碗櫺下跳到房子的中央，渾身發着抖。就在這時，牠看見主人站在後房門邊，一手握着門柱，穿着工作時所穿的外衣，帶着睡帽。

坡披失了知覺似的，爲片刻的歡樂所感動，短促地望了他一會。但牠的頸背上的毛立刻倒豎起來，牠的眼中影出了無邊的恐怖：

這就是牠夢中所見的人！

三

從那天起，牠們的共同生活開始了。這是一種比夢還空幻的現實，比現實還可怕的夢。

坡披不曉得生的界限在什麼地方完結，也不曉得夢在那裏開始。牠不再信賴生或夢了，牠祇是戰慄在兩者極邊之間，一天而又一天的活着。

早晨醒來，當陽光照到房內的時候，牠覺得有了種新的力，牠還有從這昏熱中醒來的希望。

從前的主人會回來的，牠想，會戰勝獼獼，又會把牠關到籠子裏去，幸福的生活又會開始的。但這祇是一種空想。

牠立刻就聽見了獼獼在別一間房子裏的哼聲，過了一會，甚至看見牠出現在門限上了。

牠幾乎天天換一種服式。牠開開了櫃子，翻亂了抽屜，穿牠所合意的衣服。

牠常常在鏡子前站了幾點鐘，像小孩子遊戲似的給自己裝飾。牠把連在一起的三面鏡子放在角隅裏，照着自己，前一顧後一顧的做態作勢。

牠把生髮油倒在自己的背上，像女人似的在臉上塗脂抹粉。隨後轉過背，對着鏡子，斜過眼睛去，看着自己的頸背。

牠像孩子一般的幸福而且快樂。這個時候牠很和平，坡披可以大膽的在地板上嗅尋殘剩的食物。獼獼什麼都不管。

牠的選擇衣服的脾味很奇怪。牠有時穿上了三件衣服，或將大衣穿在底下，將襯衣穿在上面，或完全裸體的走了出來，祇頭上戴了一頂帽，頸上圍了一條領帶。

牠有時穿着翻捲袖口的騎士的絨外衣，金帶的領子，輝明的大鈕扣，腰上掛着劍。

牠有時像一個喜劇的優伶，穿着深紅的外衣，外衣上縫着一個高突的大肚子，戴着鮮紅的三角帽，帽上吁吁噹噹掛着響鈴。

或者牠打扮得像船的模型上的王，披着紫色的大衣，海狸皮下襟，拖地的帶子，頸上鎖着項鍊。

牠有時像一個復活的僵屍，穿着黃了的布衣，胸上釘着黑色的十字架，頭巾落在前額上。

但牠終於把衣服拿來拿去弄亂了。牠撕碎了衣服，一點鐘後把牠們扯下來，丟在地板上忘記了。

牠又找到了別的合意的東西。

牠最要緊的是吃。牠開開了廚房裏的櫃子，從抽屜裏拿出來牠能拿的食物。牠扯碎了麥餅和餅乾。剩餘

東西，就丟在地板上。不幸的坡披就是用這些東西養活着牠自己，在黑夜裏低聲地循着牆壁。但獼獼吃得最多的還是菜蔬。牠的口內塞滿了煙葉和別的香料。這些東西合牠的意。唾沫在牠的口內湧流起來，牠便像水手似的唾吐着。

牠玩耍着度日。牠檢了一些光滑的球，藝術品，食具和玻璃珠，放在紫色地氈上，整天的拿在手裏旋轉，像小孩子玩石子一般。

牠有時也坐倒在桌旁去工作。但牠沒有先前那個主人的耐心。牠打碎了眼睛，拆毀了架上的地球儀，撕破了書籍。

牠坐在地板上，展開了羊皮紙，但是眼睛看也不看，就用牙齒去咬。隨後牠把整卷的紙頭當做無用的東西，丟在地板上。

牠從牆上摘下了大鐘，折斷了時針，扯出了機器，兩手遮在眼上，便尋找小輪子和發條。

牠破壞一切，毀滅一切。牠損傷了圖畫，窗子和鏡子。祇要牠能夠做，牠就從牆上取下來，從抽屜裏拿出來，但隨後便什麼也不再放到原處去。

無論牠怎樣的模擬着主人，但牠終於是極不相同的一個。牠原可以做一個好的，聰明的主人，然而牠不願意。因為牠已經變成兇殘醜惡了。

但最可怕的是到了晚上當牠玩耍得疲倦了的時候。這時牠便磨難坡披起來，而牠的兇暴又是無邊底的。

牠在房中追逐着坡披，丟擲火具到牠身上去，用鐵火叉從傢具底下刺牠。

牠常用棍子打牠的頭，潑水在牠身上，在牠耳朵上刺滿了洞。坡披只是恐怖得，疼痛得低聲的喊叫。牠有時也想抵抗。牠憤怒地在櫥底下嗥叫着，兇猛地用牙齒咬住了獼獼拿來刺牠的叉。但什麼也沒有

用。

牠的唯一躲藏處是碗櫥下。但這裏太低了，因此牠的腿愈加彎曲了。因為牠常常急忙地逃到那裏去，牠的頸背上的毛漸漸磨擦完，牠的皮膚壓皺了。

牠的飲食非常的可憐，牠常常好幾天內得不到水喝。牠的睡眠不安定，而且充滿了恐怖，在夢裏比在白

天還可怕。牠的腦內漸漸昏黑了。牠的記憶非常衰弱起來，牠不再有能力辨別過去和現在，現實與幻影。

牠已失去了和以前聯絡的記憶，牠雖然模模糊糊的還記得過去的幸福的生活，好的主人，和渺遠的黃金時候，但這祇是一種幻影，已和夢與畫一樣。

牠什麼時候看見過那個好主人呢？他走時已是過去的時候了。那是今天，昨天，幾個月前，幾年前嗎？牠已漸漸忘記了好主人的聲音，容貌。這好像是霧一般，在遠處消失了。

祇有在夢裏，牠看見他還比較的清清楚楚。牠看見他的雪白的頭髮，和藹的微笑。牠醒悟了，牠覺得好主人好像在叫牠似的。

但當牠一醒來，牠就祇看見現實：那個兇狠的主人和被掠奪的房子。

牠有時還等候着誰的來到。牠好幾次還聽見隔牆的語聲和街上木屐窸窣的聲音。但是沒有誰來到。於是牠便滿意新的主人起來。牠已怕慣，恭敬慣了。牠已年老，有病，遲鈍！這個主人，在牠也儘够。

牠原知道這個主人就是糊糊。即使牠從別的地方感覺不出來，至少從氣味上是感覺得出來的，但牠對於氣味的信仰失掉了，像對於其他的信仰一般。牠的嗅覺已壞，牠常常嗅錯東西，世界上一切都是騙人的，氣味也是！

牠把兩個主人混合了起來，牠們的質地恰當地鎔合了。這不過是同一個人的兩方面罷了。

牠從前怎樣讚美舊主人的聰明，善與美，現在就怎樣的讚美新主人的兇惡，橫暴和醜。

新主人所做的事幾乎全是和舊主人相反的，但在這裏也還隱藏着潛伏的智慧和超特的靈敏。

把前的主人由門裏進出，現在的主人由窗裏進出。牠跳到桌上，推開了窗子，不見了。坡披驚異地在房中等着。

牠常常在外面耽擱了幾點鐘。牠在外面做些什麼，坡披是不知道的。這在牠和舊主人的出去一樣的神祕而且重大。

糊糊有時拿了一些衣、書和臥褥到院子裏，代替了從院子裏拿木頭、空桶和磚出來的事情。牠用稻草裝滿了許多櫃子，從窗外去汲水來。

牠好像對於物件的價值另有一種認識。牠根本改換了房子的氣味。

牠有時出去很長久，房內便寂然了。坡披厭倦這個。牠心慌起來，從這間房子跑到那間房子，從那間房子跑到這間房子，哭泣着，猶如爲着從前的主人一般。

牠願意牠回來。寧願讓牠打，倘若叫牠獨自在家裏。

但最奇怪的是——新主人好像也在照顧坡披。雖然牠這樣做，原是牠野蠻的，反覆的態度，可是坡披曉得評論。

這就是說，牠有一次帶了肉來了。

牠出去了很久，回來時拿着一隻人家的菜籃。菜蔬和麵包的下面有一大塊血淋淋的肉。

糊糊把籃子裏的東西傾在地板上，看見血吃了一嚇，走了開去。坡披卻過去咬了肉，爬到廚子下吃了好幾天。就從那天起，糊糊的價值在坡披的眼中擡高了。牠相信牠的確是主人了。

這事以後不久，這個主人又爬過牆去了一次。但牠立刻就回來，街上的狗跟着牠狂叫着。

牠的外衣已扯碎，皮膚已撕破。牠的腳走過的地方留下了血跡。

牠爬到最冷靜的角隅裏，叫苦地看護着自己的傷處。牠病了許多天。

坡披覺得離開牠很近了。到了夜晚和早晨，牠便走近牠，像走近從前的主人一般，去表示牠的惋惜和憐

憫。

這個主人閉着青灰色的無毛的眼臉，牠呼吸得非常的低微，好像牠並沒有睡熟一般。牠的臉上現着深刻的嚴酷。牠的洞一般的面頰現出非常的憂鬱。

坡披便惋惜牠起來。牠像老僕人照顧發孩子氣的主人一般照顧牠。牠們倆多麼老，多麼不幸啊！多麼孤單，多麼被遺棄啊！

牠們的生活愈加悽苦了。日子短促而且沒有陽光。每天從早到晚落着寒冷的雨。

坡披在臥褥上發着抖。糊糊用氈子裹着身體，呆笨而且僵硬得不能玩耍了。牠發着冷抖坐着，呆木地望着前面。

有一天，牠在廚房裏找到了一隻小桶，便把牠滾進了房裏。

牠滾近耳朵去聽轉動的桶，——裏面泊泊的響着。牠往塞頭的洞裏一嗅——有一種重量的，甜密而醉人的氣味。牠於是開開了塞頭。

從那天起，牠開始喝酒了。

除了酖醞，牠不再有憂鬱或歡樂了。

牠早晨醒來時，帶着宿酒，垂着頭，眼睛發着紅，瘦小的面孔上的毛倒豎着。牠又把桶拿到口邊喝了一些，直至有了精神。

牠跳舞起來，哼唱起來，蹣跚跳着，戲跑着，直至疲倦。這時牠又坐倒在地板上，把桶舉到口邊，喝了。紅色的酒便分成兩行，沿着牠的面頰流了起來。

牠把桶放在自己的身上，兩臂圍抱着，帶着笑容睡熟了。

這非常合坡披的意。這使牠想起了別一個人，他從前也在晚上的時候，坐在火爐旁，這樣的舉着酒壺，微笑着，自言自語着。

現在坡披不再懼怕獼獼了。牠們常常睡在一起，互相依偎着取暖。醉薰薰的獼獼在坡披的頭上尋着氣，坡披舐着牠的手。

牠們倆都醉了，獼獼是喝的更醉，坡披卻特別爲了滿屋全是酒氣，牠們已不再記得什麼了。

一桶喝完後，獼獼又去尋找了一桶。對於這個，牠現在有了特別的才能。牠能够順着使牠開懷的氣味，猜測出酒桶的所在。牠開開了酒瓶，揭開了桶蓋——便喝了起來。

有一天下雪了，雪片像羊毛一樣。青白的光映在天花板上，房內變了顏色，透過一個破窗，進來了雪的寒氣，微風又把雪花吹到了傢具上。

這兩個老年的醉漢擡起頭，——一切都白了！

但最要緊的是酒完了。獼獼在打盹之後差不多還沒有喝，酒已完了。於是牠便搖搖擺擺地走進廚房，去尋酒。

牠找了許久許久，但一點也沒有找到。牠推翻了舊的傢具，翻亂了一切。最後牠在毒味的大壺小壺的中間找到了一隻瓶。在這裏，從前那個主人曾經把他一種煮過的東西倒了進去。

這是一隻四方形的白鐵的箱子，每邊用蜡封着。照着獼獼的意思，這裏面是一定有酒的。牠甚至還覺得已經嗅到了牠的氣味，牠便把箱子拿進了房裏。

這一天獼獼穿着紅色的棉外套。坡披坐在牠的面前，嘴朝着高處，長尾巴拖在地板上。

獼獼用力的想開開那隻箱子。牠用指甲挖了一下，又用牙齒咬了一下，於是牠舉起箱子，往地板上丟了下去。

可怕的爆炸聲突然響了，火焰值衝到天花板上。獼獼向這邊牆壁飛撞，坡披向那邊牆壁飛撞，屋子轟然倒塌了。

李山布男爵的命運

顯尼志勞原著者 韋澄芬譯

作者小傳

顯尼志勞，奧國劇作家兼小說家，一八六二年生於維也納。初習醫，曾一度開診，不久即棄所業，從事文藝生涯。一九〇八年得 Grillparzer 獎金。第一部作品名阿娜托爾 (Anatol)，以維也納富家少年的戀愛生活為題材，筆調清新伶俐，富幽默味。顯氏習於當時的維也納之豪華生活，他的戲劇與小說即為此種生活之反映，寫來婉轉細膩，應稱當代獨步。生平解有戲劇 Leibel, Freiwild, Der Junge Medardus 等。小說有 Sherben Leutnant Gustl Der Wegins Freie 等。

五月裏，一個暖和的傍晚，克蘭第一次重登舞臺做月娥。這位歌者離開歌劇生涯，約有兩個月光景的原因差不多是人所共知的事了。三月十五日李卻貝頓布王子從馬上摔下來受了傷，經過了幾個鐘點的病痛——當時克蘭一刻也沒有離開他——就死在她的懷裏。克蘭的悲痛是非言可喻，因此有許多人為她的生命。為她的腦力，為她的歌喉而擔憂。這最後一個憂懼和以前兩個是一樣的，沒有根據。當她一在眾人前出現，她就受到一種親睦而又熱烈的歡迎。她一曲清歌之後，不但她的知己朋友，便是她底疏反也表示了慶賀。芬妮玲吉的天真的紅臉在第四樓廂裏很快活地發光。坐在前面幾排的老看客對他們的同伴們很同情的微笑。他們都知道雖然芬妮不過是馬利海一個雜貨商的女兒，卻是這位著名的樂劇女領袖的很接近的朋友，她常被請到她家中去吃茶點，並且她私下裏也愛着那位已死的王子。在休息的時候芬妮告訴她的朋友說，克蘭是採用了李山布男爵的意見而揀「月娥」為第一次重登舞臺的節目，因為那黑色的服裝比較地合於她的心境。

至於那男爵呢，他照常坐在他聽音樂演奏時所坐的座位上——第一排中央，靠近走道——用溫和卻差不多是痛苦的微笑來接受朋友們的問候。今天各種的回憶都跑進他的腦海來。他遇着克蘭是在八年前那時候他正幫助着一位有紅髮的瘦長女子，受藝術訓練，一晚他去看她在愛生頓歌學校第一次登臺演米農。就在那晚上也看見並且聽到了克蘭這個人，她也在一幕裏唱非林的部分。他這時廿五歲，毫無牽掛，不信上帝。他忘記了米農，由那太麗愛生頓的介紹認識了非林，並告訴她說他的心，他的勢力，以及他的地位都願意聽命於她。這時克蘭與她的母親——一位高級郵務職員的寡婦——同住著，正愛着一個年輕的醫學學生，她常常在他的愛斯弗的家中吃茶談天。她當時不理那男爵的冒失的慫恿，不過她的性質被李山布的求愛輕化後，她就成了那學生的外婦。那男爵知道了克蘭的祕密後就回到他那赤褐色的被保護人那裏，一方面仍和克蘭來往。每逢假日一有機會他就送鮮花糖菓給她，有時還很客氣的到那郵務職員的寡婦家中去拜訪。

在秋天克蘭在丹木第一次訂了合同。李男爵——這時仍是一個內閣職員——在聖誕節假期內就到她的新居去探望她。他打聽得那醫學學生已經懸壺問世，並且結了婚，所以他又重生希望。那知克蘭還是那樣的老實，他們會面後她馬上就告訴那男爵說她最近與霍府戲院的唱高音的男子有了深情，於是李山布在丹木所得到的印象只是在市立公園很清靜地散步以及和許多男女同伴在戲院的飯店裏吃了頓晚飯。但是他仍到丹木去了幾次，爲了克蘭在藝術上大見進而高興，並且盼望着下一季的來臨，因爲那男高音已和漢堡的劇院另訂了合同。那知這年他又失望，因爲克蘭覺得她不好意思不應允一個荷蘭批發商人名叫易凡海琴的請求。

在這第三季中克蘭應聘到及斯頓的戲院去；那男爵雖然年紀輕輕，卻拋棄了一個極有希望的政界位子而搬到及斯頓去。現在他每晚與克蘭母女兩個在一起。她位太太對於她的女兒的事情簡直是完全不知道……他又有了希望。可是不幸那荷蘭人（唱高音的男子）有一個不好的脾氣，就是頻頻來信說他第二

天就要來了，並且告訴他的情婦說她被一羣暗探包圍着，他若對他有不忠之處，他便要用各種痛苦的死法來恐嚇她。那知他一直沒有來，而克蘭卻漸漸的不安起來，於是李山布決定不顧一切親自到丹木去料理一切。出乎意料之外的，那蘭荷人說他寫這些恐嚇的情書無非要表示他的豪勇，老實說一聲呢，如能免卻一切的責任。那對他是再好也沒有了。李山布就意氣揚揚的回到及斯頓去告訴克蘭這次會面的好結果。她很客氣的謝了他，但等他要與她進一步地溫存時，她就斷然地拒絕了他，這真使男爵大為震驚。經過了幾句簡單的盤問之後，她就承認說當他不在的時候凱及頓王子對她發生了熱烈的愛情，並且立誓說倘使她不理他，他就要傷害自己的身體，當然她只得俯就，以免這有名的一家和整個的國家陷入於不堪禍患。

李山布就帶了一顆憂傷的心離開這城到維也納去。在這裏他就運用了他的勢力，結果他底繼續不停的努力居然功勞不小，因為克蘭答應明年到維也納來參加樂劇演唱。經過了一次很成功的客串之後，她便在十月裏開始正式上演。她第一次上演的晚上就在她化妝室裏發見了男爵送來的華麗的花，彷彿表示着希望和祈求。但是那焦急他等候她做完這齣戲的好心的保護人發覺他這次又來得太遲了。那美麗麗的演習指導員——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人，不過是一個作曲者——與她在最近的幾星期中合作後就享受了一種世上無論什麼東西都不可干犯的特權。

自後七年就這樣的過去了。那指導員之後就是克門路惠，一個勇猛的騎師；路惠之後是一位音樂隊的指導員名叫凡森克第，他常常在他領導的歌劇中很響的接進去唱以致其他唱歌人的聲音都聽不見了；音樂隊指導員之後是愛般勞，東尼伯爵，他是一個會把自己的匈牙利地產賭掉了後來又贏回了一所奧國堡壘來的人。伯爵之後哀加惠海，一個舞藝寫作家，他費了很高的價錢把這些舞藝配上音樂，他還寫了悲劇租了琴卻戲院把他演出來，有時他做了詩用頂美的式子印在國中最好而最不玲瓏的紙上；接着哀加惠海就是一位紳士叫阿門特梅，他只有十九歲，很漂亮，除了一條可以站在頭上的獵狐犬以外一無所有；阿門特梅之後就來了李卻貝頓布王子，這國中最高貴的人。

克蘭從不把她的私事守着秘密。她總是住在一所富麗的房子裏，不過這房子的男主人常常要掉換罷了。衆人都非常喜歡她，高貴些的人喜悅她因爲她每星期日總去做禮拜，每月懺悔兩次，胸前掛了一張被教皇祝福過的老母像當做護身符，並且在臨睡以前一定要禱告；在慈善市裏她差不多次次在其中當夥員；而貴婦人和經濟的猶太女子都喜歡在克蘭的貨攤上買她們的貨物。她對那些狂熱徘徊於戲場門外的年輕人總是很嬌豔的微笑，別人送給她的花她總是分給這一羣有耐心的人。有時有許多花還在她化妝室裏，她就用很好聽而流利的維也納話說：「啊呀！我還有些生菜在房裏呢，喂，倘使你們要那你們明天下午來好了。」然後她就跑進馬車，把頭伸出窗外，叫道：「還有咖啡呢！」

芬妮·玲吉就屬於這一羣較爲膽大些敢接受她這種邀請的人。克蘭稍爲同她講了幾句話，和需得像公主似的詢問她家中的事，她覺得這話活潑的女孩的談吐很有趣，叫她以後一定再來。芬妮接受了她的請求，不久就在這位藝術家家中獲得了一個尊貴的地位。雖然克蘭對她很坦白，可是她對她總是不肯過分親近，以保持她這個地位。接連幾年中有許多馬利海地方的實業家的兒子們同芬妮在舞場中跳過舞，他們向她求婚，可是她都回絕了，因爲她總是愛着克蘭的情人，從不破過例。

約有三年之久，克蘭一直對貝頓市王子很忠心，並且對他有一種比以前的情人更深的熱情。雖然李山布從沒有因了屢次的失歡而丟去希望，可是他也開始懷疑着他等了十年的幸福會不會來了。每次他看見一個人快要失歡時，他馬上就離開了他另外的情人以備隨時得受青睞。李卻王子忽然的死後他也這樣，但是這次是爲了習慣而不是想得寵。因爲克蘭的痛苦過甚，所以每人都以爲她自後一定不會再快樂了。她每天跑到墓地去把花放在那死去了的人的墳上。她不喜歡顯亮顏色的衣服，又把手飾鎖在書桌中最遠的一角。就是使她答應不永遠離開舞臺生涯也是經過極懇切的要求的。

她這次輝煌他再度現身舞臺之後，她的外表生活仍舊回到以前的樣子。以前的老朋友又聚了起來，那個音樂批評家貝拿·凡斯丁的外套上每天總有菠菜或是番茄漬（照着昨天的菜單，）並且怨謗——這很

稱克蘭的心——男女同事和導演。至於魯西斯和克里斯奧，李卻王子的遠房表兄弟呢，她就讓他們用最尊敬的態度來問她求愛。有人介紹了一位法國使館內的先生和一位年青的放縱不羈的音樂賞識家給她；於是在六月十日她第一次重至跑馬場去了。不過魯西斯王子用請來說明這一切，說只有她的腦子是甦醒了，她的心還是沉睡着的。真的，倘使她的朋友略為提了一提情感或愛情，她臉上的笑馬上就會消失，她還常常舉起手來像要揮掉什麼東西，這種手勢就好像完全給男子看的。

六月下旬從此方有個歌者叫西格奧斯的來唱鐵斯登的部份。他的歌喉是明響而有力，雖然並不十分壯麗。他身材非常魁偉，近乎擁腫。在休息的時候他的臉並沒有什麼了不得的地方，不過他一開始唱歌時他的灰色眼睛就發出一種神祕的內心的光來，他的聲音和目光足以掃除一切——尤其是女子。

克蘭與她的同伴坐在包廂裏。只有她一人沒有受感動。第二天早上西格奧斯在導演室中被介紹給了克蘭。她很客氣而淡淡的講了幾句關於昨天他的串演的話。這天下午他不等她請就去探訪她。李男爵和芬妮也在。西格與他們一路吃茶點，他講些關於住在挪威一個小漁村裏的他的父母的事；他講起他怎樣被一個英國遊行家坐了一個遊艇停在峽江岸旁時發現了他的天才；他又講及他的意藉妻子，她是在他們蜜月時掉在大西洋中而沉到海中去了。他走了後，他們都浸入沉靜中。芬妮很用心的在查看她的空杯子；克蘭坐在琴旁邊，把手攔在琴蓋上；那男爵卻很不安，靜靜的想爲什麼當西格提起他的蜜月旅行時克蘭忘記了那古怪的手勢——這是從王子死後她常常用來揮去關於愛情或感情的事的。

西格又唱了幾齣精彩的戲，他唱的是西弗來和羅海格林的部份。克蘭總是不動聲色的坐在她的包廂裏聽。西格平時除了那威大使外不大與人往來，而每天下午卻常在克蘭家中。他常常遇見芬妮，並且每次總遇見那男爵。

六月廿七日他演最後一次鐵斯登。克蘭仍是不動聲色的坐在包廂裏。第二天早上她和芬妮跑到墓地去，在王子墳上放了只極大的花圈。這天晚上她設宴爲西格餞行，他第二天就要動身到維也納去。

許多朋友都聚來了，每人都知道西格是怎樣的愛克蘭。他照常輕快興奮的談話，他講了許多話，又告訴他們他在船上遇見一個嫁給俄國公爵的阿刺伯婦人，她從他手上的紋路看出來，他就要經過一生中最重要的關頭。他很相信這預言，並且他覺得迷信這事很有些意義。他還提起一件大家知道的事實，去年他答應到紐約去表演，他一抵岸不願罰款立時立刻坐了另一船回歐洲，起因只是爲了一只黑貓在他兩腿中跑過。他有許多理由使他相信這些不可知的預兆與人的命運很有關係。一天晚上在倫敦，康凡花園裏，上臺前他忘了念他祖母傳給他的咒語：果然那次他的歌喉失敗了，某晚夢中一個生翅膀穿玫瑰色緊身袴的仙人立在他面前告訴他說他最中意的理髮師死了……真的，明天早上他發現那人自己上吊了。還有一樣，他隨身總帶了一封短而緊要的信，是在不魯賽爾降神會時一個已死的歌者康麗路琴的靈魂給他的；其中用流暢的葡萄牙語預言他要做歐洲及美洲最偉大的歌者。今天他把這些事都講給他們聽，當這封寫在玫瑰色紙上的鬼信被傳觀此時，好像有一種潛流經過了這房間。不過克蘭沒有改變她的態度，只是有時漠然的點點頭罷了。但是李山布不安到了極點。從他有經驗的眼光中他看出危險的來臨。西格，像克蘭以前的情人們一樣，在吃晚飯時同他特別好起來，還請他到馬特峽江他的家中去玩，甚至最後還說「喂，老朋友！」和「聽呀，朋友！」再者，芬妮每次西格同她講話時總全身戰慄，他那張大的灰色眼睛向她看時她面上就一陣紅一陣白，等他說起他就要離開時，她禁不住輕輕的哭了。可是克蘭仍是安靜端莊，她不回視西格的焦急的眼光，她同他講話時和同別人一樣，最後當他吻她的手時他帶了一種懇求，答應和失望的眼光向她看，而她的眼光仍如蒙着雲翳，面色也一點不變。李山布焦急遲疑地觀察這些事，但是夜闌人都走時他碰着了一件出乎意料的事。他是最後一個和克蘭握手告別，等他和別人一樣預備走開時，她握緊他的手輕輕的說道：「你就回來。」他想他聽錯了，但她緊握了他的手，把嘴幾乎放在他耳朵上說：「就回來。我一個鐘頭裏等你，一定要來。」

他差不多昏暈了隨着衆人走了出去。他和芬妮陪西格到旅館去，路上糊裏糊塗的聽西格說關於克蘭

的狂話。然後他領芬妮在靜夜中經過些悄悄的街道到馬利海，月光從雲中出來時他看見眼淚從她紅而真的頰上流下來。後來他就叫了輛車子到克蘭那裏去。他看見她房中帳幔裏有光閃出來；他看見她的影子溜過；她的頭從帳中出來向他點頭，他簡直夢想不到她會在等他。

第二天早晨山李布男爵到不拉太去騎馬。他覺得快活而又年輕。他的期望底遲遲實行很有些深意在，其中，昨夜的經驗真是一件異事，其實這也不過是增進了他和克蘭的關係罷了。現在覺得這是一定要發生的，所以便打算著將來。「她在戲臺上還有幾年呢？」他想。「恐怕四五年吧。然後，不是立刻，我就娶她。我們要住在一個近維也納的村莊裏，或是怪凡，或是來蒔。我可以在那裏買一所小房子，或照她的意思造一所。我們大半的時候要隱居在別墅裏，但是常常要出去長途旅行……到西班牙，埃及，印度……」他就像這樣子一直夢想下去，下了馬在由太但莫原上散步。然後他很快經過霍太馳回不拉太，在那裏坐車子。他停在富塞梯花店門口，叫送一束絢爛的深紅玫瑰花給克蘭。照常地一個人在房中吃了早點，中飯後躺在睡榻上。他充滿了對克蘭的渴望。別的女子對他有一樣意思呢？她們不時是一種騷擾罷了。同時他可以預見有一天克蘭也會對他說：「他們是些什麼呢？你是我唯一的最愛的人。」……躺在榻上，閉了眼睛，他就讓這些思潮流過去，無疑。克蘭在他以前沒有愛過別人，而並恐怕在愛別人時她總是愛他的吧。

那男爵打扮好了，開始慢慢的從這條熟習的路走向她家中去，彷彿多享受幾分鐘設想他們會面時的樂趣也好的。在玲路上有許多散步的人，春季馬上就要完畢了。山李布很快活的想，夏季已來了；他可以和克蘭一同出去旅行，去賞玩山水……他這時覺想非刺過自己不可，否則在興奮中他將要放聲大叫了。

他停在她的屋子前擡頭向窗裏看。午後的陽光從窗上反照出來眩住他的眼睛。他走上兩級扶梯到她的房間前，就按鈴。沒有人來開門。他再按。沒有人來。山李布這時才發覺門已被荷包鎖鎖住了。這是什麼意思呢？他不是走錯了地方。她的門上是沒有名片的，但是隣室門上還是照舊寫着：「傑耐郭惠先生。」他確實是站在她的房間前，但是門卻鎖了。他趕快的跑下樓去，打開司關者的房門。司關者的妻子在幽暗中坐在牀上。

一個小孩從地下室向街上望着；另一個用了木梳在吹一只毫無意義的調子。

「海爾小姐是不是不在家？」男爵問。

那婦人站了起來。「不，男爵，海爾小姐到別地方去了。」

「什麼！」那男爵叫了起來。「喔，當然啦！」他馬上接下去，「她三點鐘時走的，是嗎？」

「不是，男爵，小姐在早上八點多鐘就走的。」

「到那裏去的呢……她是不是直接到——」他不加思索地說，「她是不是直接到及斯頓去了？」

「不，男爵，她沒有留下地址。她說她慢慢的會寫信來通知她在那裏的。」

「噢，對了，對了，當然啦……多謝你。」

他走了出來到街道上，他不自禁的回頭向這房子看，現在夕陽的反照和方才是幾多不同呀！那憂鬱霉濕的夏夜籠罩了全城，克蘭已走了……爲什麼呢……她逃避他嗎？這是什麼意思呢……他起先想到劇場裏去，不過他想起後天這一季就完畢了，在這兩天中克蘭不會到那裏去的。

他就到馬利海街七十六號芬妮家中去。一個老廚師來開門，他好像不信任似的查看這愚鈍的客人。他叫那廚師請玲吉夫人出來。「玲吉夫人在家嗎？」他不能抑制住興奮的問。

「什麼事？」玲吉夫人很兇的問。

那男爵介紹了自己。

「噢，玲吉夫人說，「男爵請進來吧。」

他走進大廳，又問：「芬妮小姐在家嗎？」

「請男爵再進去些。」李山布只得隨了她走，進了一間低而暗的房間，裏面是藍絲絨的傢俱，窗上掛着同樣顏色的絲窗簾。「不，玲吉夫人說，「芬妮不在家，海爾小姐帶她一同去消夏了。」

「到那裏去呢？」那男爵問，他瞪看着一張在琴上金色小照架子中的克蘭的照。

「那裏，這我就知道了。」玲吉夫人道。「今天早上八點鐘左右海爾小姐親自來求我讓芬妮同她一路去。她求得這樣的懇切動人——我簡直不能不答應呀。」

「但有那裏……那裏！」李山布追着問。

「那我真的不能說。等海爾小姐定當她們要住在那裏後，芬妮就會打電報來的。或者明天早上就可收到，或者後天早上。」

「噢！」李山布說，同時不自知地頰坐在鋼琴前一個蘆葦底的小椅子上。他靜默了幾分鐘；然後突然的站起來，向玲吉夫人伸出手，求她原諒他這樣的打擾她，就慢慢的走下這老屋子中幽暗的扶梯。

他搖頭，她真的太謹慎了……其實也不必這樣。她明知他不會嚙囓的。

「現在到那裏去，男爵。」車夫問。這時李山布覺得他坐在這無蓬車子裏已經很久，毫無目的的只向前瞪。接着一陣衝動，他突然說：「到不利斯多旅館去。」

西格奧斯還沒有動身，他叫人請那男爵上他房裏去，他很熱烈的歡迎他，並且建議在他住在維也納的最後一晚他們不妨在一起談談。李山布看見西格還在維也納已很感動了；經他這樣的和鬻不禁流下淚來。西格立刻就開始談論克蘭，他懇求男爵多告訴他關於她的事，因為他知道站在面前的男爵是克蘭的最老而最親愛的朋友。於是李山布就坐在一只箱子上談克蘭，談起克蘭他可以得到一種安慰：他差不多把每件事都講給這歌者聽。除了有幾件他覺得一個男子不好意思講出來的事。西格很注意的聽，他聽得很高興。晚飯時這歌者請他的朋友同他一同離開維也納，陪他到馬特他的家中去。那男爵深受感動。他暫時不答應，不過允許將來在夏天一定會去探望他。

他們一同到火車站去。「恐怕你會想我是一個貳子。」西格說，「但是我想再經過她的窗一次。」李山布偷偷地向他看看。他不明白這是一種奸計……還是證明這歌者的確無辜，他們到克蘭家時，西格向那鎖了的窗子拋了一個吻。然後他說：「代我望望她。」

李山布點點頭：「等她回來後我一定告訴她。」

西格驚異的向他看。

「她已走了，」李山布接着說。「她今天一早就走的——連再會也沒有說——不過她總是這樣的。」他加了句謊話。

「走了。」西格重說一次，然後浸入沉思中。他們兩人都不響。

火車沒有開前他們像老朋友一樣地彼此擁抱了一下。

這夜男爵睡在牀上哭了一場，他成人以來現在還是第一次哭。昨晚和克蘭同在的一個快樂的鐘頭好像被暴風雨打壞了，他覺得她昨夜的眼睛發瘋似的發光。現在他一切都明瞭了。他不應該這樣唐突的接受她這一次的邀請。貝頓布王子的影子還佔據着她的心靈，李山布覺得他得着了克蘭的結果是永遠失去了她。

有好幾天他在維也納跑來跑去無所事。看報，打骨牌，騎馬……這些他從前用來消費光陰的事現在覺得都沒有意思。他的生存完全靠克蘭才有意義，即是從前與別的女子來往也是愛克蘭的一種反響。這城好像被一重灰霧籠罩了一樣。他與人談話時他們的聲音是低壓的，並且他們都好奇地看着他，是一種叛逆的眼光。一晚他跑到火車站，半機械式的買了張票到愛起去。他尋找朋友打聽關於克蘭的消息。他們的回答都是無禮的，結果他只得和一位同他毫無關係的先生放鎗決鬪。他昏沉地站定了，聽見鎗彈從耳旁飛過，糊裏糊塗的向空中放了一鎗。決鬪後半個鐘頭就離開愛起。他到太羅安加定，背納斯奧不倫，日耳曼湖；他搖船散步，爬山，有一次住在亞爾帕山上一個牧人住的莫屋裏。總之呢，他想這樣的生活可以使他不想昨日或明日的的事。

一天早晨他收到一封轉遞來的電報。他用顫抖的手拆開來讀：「倘使你是我的朋友，請立刻踐約而來，因我現在需要一個朋友。西格奧斯。」李山布頓時猜到這封電報與克蘭很有關係。他匆匆地理了行裝就離

開愛克，因為他這時正在那裏。他直接經過馬尼克到漢堡，坐船經過斯太凡到馬轉，在一個夏天的早晨他到達目的。這次的旅行對他好像是永遠不會完結似的，他對兩岸的風景也漠不關心。

還有一件事，最近他無論如何也想不起克蘭的容貌和歌喉了。但是他一看見西格穿了白法蘭絨衣服帶了白帽子站在岸上時，他就覺得好像他昨晚還看見他一樣。雖然他很焦急，可是他還從甲板上對着西格的招呼報以微笑，從出入口走下來時也很泰然。

「真是十二萬分的感謝你應約而來。」西格說。後來他又加一句道：「我是完結了。」

男爵用銳敏的目光察看西格的面色很灰白，額前的頭髮也已變灰色了。他手上攔了塊墨綠色方格布。

「什麼事？有什麼事情發生了嗎？」李山布問，勉強的笑了笑。

「你會知道一切的。」西格說。男爵忽然感到西格的聲音沒有從前裏樣飽滿了。他們坐在一輛小而狹的車子裏在海邊走，兩個人都沉點着，李山布不敢開口問。他一直向海水看。海很靜；他開始數波浪，不過後來發現這是不可能的，於是他擡頭向天看，星好像一個個慢慢地掉下來。後來他想起在這世上有個歌者；她名字叫克蘭海爾——但這不是要緊的事。一個顛簸馬車停在一所被綠色包圍的白房子前。他們在一個面海的花棚底下吃飯，一個呆笨的僕人服侍他們，這人倒酒時的表情簡直是一種壞兆。輝耀的北方陽光在他們的四周照着。

「講呀。」李山布說，他不耐煩起來。

「我是一個迷路的人。」西格向前瞪看着說。

「你是什麼意思？」李山布沒精打采的問。他又說：「我怎樣可以幫助你呢？」

「我也不知道。」他向擡布，攔干，花園，棚架，街道，海……一直看下去。

李山布的內心不禁驚訝……各種的思想向他襲來……什麼發生了呢……克蘭是不是死了……是

不是西格暗殺了克蘭……不，這是不合理的……他就在這裏，坐在他面前……然而他爲什麼不講下去呢？……忽然出於一種破格的焦急，李山布喊道：「克蘭在那裏！」

那歌者慢慢地向他看，他的沉重的臉略爲亮些，他好像在微笑——也許是月光的效果。總之李山布這時覺得坐在他面前的人，手插在袋裏，身體靠在椅背上，腳伸向桌下，面上一副憂悶的態度，真像（古時法國亞戲中途着白臉，穿白袴白衫）名叫保羅的人物。綠格布被擱在欄干上，這時看上去就像老朋友一樣。不過這難看的方格布和他有什麼關係呢？恐怕他在做夢，他在馬特，真奇怪……倘使他聰明一些他在愛克就該打電報回覆這歌者道：「什麼不對了？你要我怎樣，彼羅。」然後他再問他方才所問的問句，不過這次比較客氣而有耐心些：「克蘭在那裏！」

這歌者點了幾次頭。「當然，這事完全與她有關，你是不是我的朋友？」

李山布點點頭。他微微的覺得有些冷。一陣熱風從海上吹來。「我是你的朋友，你要我怎樣？」

「你記得那晚我們最後一次的會面嗎，男爵？我們在不利斯多旅館吃的晚飯，你陪我到車站去的。」

李山布又點點頭。

「當然你想不到克蘭也在這火車裏同我一路離開維也納。」

李山布的頭重重的垂在胸前。

「連我自己也沒有想到。」西格樓下去說：「我第二天吃早餐時才碰見克蘭，她和芬妮、玲吉坐在飯車中飲咖啡。從她的舉止上看來我還以爲我們是巧遇呢，其實不是巧遇。」

「講下去。」男爵說，他看見那綠方格布慢慢地地在飄動。

「她後來告訴我說這不是巧遇，從這天早晨以後克蘭、芬妮和我一直在一起。我們住在一個美麗的奧國湖旁。我們的幽靜的房子在林水之間，與世人隔絕的。我們很快活。」

他講得很慢所以李山布幾乎要瘋了。

「他叫我到這裏來做什麼？」他想。「他要從我這裏得着什麼？」她有沒有把一切都講給他聽？這與他有什麼關係？爲什麼他要這樣的向我釘着看我爲何要跑到馬特來和一個彼羅坐在洋臺上，恐怕這不過是一個夢，或者我還睡在克蘭的臂中，或者這還是那天晚上——他不禁張大了眼睛。

「你肯不肯代我報仇？」西格突然地問。

「報仇……爲什麼？什麼事發生了？」男爵問。他覺得他自己的聲音好像是從遠處傳來的。

「因爲她毀壞了我，因爲我是迷失的人。」

「快些講給我聽。」李山布很兇惡地說。

「芬妮、玲吉和我們在一起。」西格接下去講。「她是個好孩子，你看是嗎？」

「是的，她是個好孩子。」李山布答道。他忽然看見面前有一個房間，裏面是藍絲絨傢俱和絲織窗簾。在這房裏他在幾百年前曾和芬妮的母親談話過。

「她也很笨，你看是嗎？」

「我也覺得。」李山布回道。

「我知道的。」西格說。「她完全不知道我們是多少快樂。」他沉靜了許久。

「講呀。」李山布等着聽。

「一天早上克蘭還睡在牀上。」西格開始又講。「她早上總是很晚起來的，我在枕中散步。忽然芬妮從後面跑來。『奧斯先生，你乘早趕快跑遠吧。快些跑，你有大禍呢！』真奇怪，起先她不肯講給我聽。後來我竭力的問她，才知道她所謂的大禍。啊！她還以爲我可以有救呢，否則她也不會講給我聽了。」

這綠方格布在欄干上漲大得像帆，桌上的燈略爲搖撼了一下。

「芬妮講給你聽些什麼？」李山布問。

「你記得那晚許多客人都聚集在克蘭家中嗎？」西格問。「這天早上克蘭曾和芬妮同到墳地去；在王

子的墓前把一件可怕的事講給芬妮聽。」

「可怕的事！」男爵在發抖。

「是的——你知道王子怎樣死的嗎？他從馬上摔下來半個鐘頭後就死了。」

「我知道。」

「除了克蘭外沒有別人和他在一起。」

「我知道。」

「除了他以外他不肯見別人。臨死時他說了句咒語。」

「咒語？」

「一句咒語——『克蘭』王子說。『不要忘掉我，倘使你忘了我，我在墓中不會安寧的。』——『我永

遠不會忘掉你。』克蘭回答說。『對我立誓，說你永遠不忘記我。』——『我立誓。』——『克蘭，我愛你，現在

我要死了！』

「我在講。」西格說。「我是代替芬妮講，芬妮代替克蘭講，克蘭是代替王子在講，你懂嗎？」

李山布用緊張的神經聽他好像聽死了的王子底聲音從封了三次的棺材裏出來在靜夜中圍繞。

「『克蘭，我愛你，我要死了！你是這樣的年輕，但我一定要死了……於是有人會繼我而來……我知道，

會這樣發生的。——有人會把你抱在他臂中和你很快活……他不能——他不敢——他不敢——我咒他！

……你聽見嗎，克蘭！我咒他……我死後第一個來吻你的肩，擁抱我身體的人——他的靈魂在地獄中要腐

爛……克蘭，上天聽我臨死人的咒語……替你自己留神——也替他留神……他要進地獄！要受看瘋狂，痛

苦和死！災禍呀！災禍呀！災禍呀！」

於是彷彿舞台很響的崩潰，在李山布眼前慢慢地沉下去。但他一響不響的向椅後跌下去——像一個

傀儡。

西格跳起來，大聲呼救。兩個僕人跑來把這失了知覺的人從桌旁的扶椅中扶起來。一個跑去喊醫生，一個拿水和醋來。西格擦男爵的太陽心和前額，不過他還是動也不動。後來醫生來了開始檢查。結果他說：「這位先生已死了！」

西格奧斯很焦急。他叫醫生籌備一切，自己就離開洋台。他經過會客室到樓上房裏，點了燈。很快的寫：「克蘭！我馬上逃到馬特來後接到你的電報。我承認我那時不相信你；我以為你說謊來安慰我呢。請原諒我——我現在不懷疑了。李山布男爵會在這裏。我叫他來的。我沒有問他；因為像他這種地位的人一定會說謊來瞞我的。我有一個極好的法子。我把王子的咒語告訴他。這結果真令人驚異；男爵跌在椅上立刻死了。西格停住了寫。他變成很嚴肅，好像在沉思。於是他站在房間中央，提高嗓子唱；起先這聲音有些畏縮；但是漸漸的響起來，後來變得有力得像波浪中的回聲一樣。——一陣滿意的笑掠過西格的臉。他深深吸了口氣。他跑到寫字檯前在信後面加上幾句道：

「最親愛的克蘭！原諒我——一切都好了。在三空中我可以同你在一起了……」



足本文
世界文學名著

西線無戰事	實售三角
愛的教育	實售四角
黛絲姑娘	實售四角
小婦人	實售四角
好妻子	實售四角
小男兒	實售四角
茶花女	實售三角
悲慘世界	實售三角
大地	實售三角
罪與罰	實售四角
盧騷懺悔錄	實售三角
茵夢湖	實售一角
聖安東尼之誘惑	實售三角
少年維特之煩惱	實售二角
初戀	實售二角
泰綺思	實售三角
映隱記	實售四角
我的童年	實售四角
沙寧	實售四角
死的勝利	實售四角
苦兒流浪記	實售二角
天方夜譚	實售二角

格列佛遊記	實售二角
黑女尋神記	實售二角
金河王	實售二角
伊索寓言	實售二角
水嬰孩	實售二角
愛麗思漫遊奇境記	實售二角
愛麗思鏡中遊記	實售二角
木偶遊非記	實售二角
木偶遊非記	實售二角
金銀島	實售二角
魯濱孫飄流記	實售二角
青島	實售二角
戰爭	實售四角
玫瑰與指環	實售二角
莎氏樂府	實售二角
亞德王故事	實售二角
放浪記	實售一角
古史鈞奇錄	實售二角
克蘭勃	實售二角
小公子	實售三角
頑童自傳	實售二角
羅賓漢故事	實售二角
撒克遜劫後英雄略	實售四角
聖路易之橋	實售二角
野性的呼聲	實售二角

世界戲劇名著集

少奶奶的扇子	實售二角
深淵	實售二角
沙美樂	實售二角
愛與死之角逐	實售二角
娜拉	實售二角
沉鐘	實售二角
人與超人	實售四角
爭鬪	實售二角
父親	實售二角
鄒按	實售二角
月明之夜	實售二角
雷雨	實售二角

世界故事名著集

泰西五十軼事	實售二角
泰西三十軼事	實售二角
希臘故事集	實售一角
羅馬故事集	實售二角
英國故事集	實售二角
法國故事集	實售二角
托爾斯泰故事集	實售二角
印度故事集	實售一角
西藏故事集	實售二角
日本故事集	實售二角

上海四馬路四百號 啓明書局發行

中國新文學叢刊

自五四運動直到最近的代表作

普及本每冊二角
全部二元
(寄費四角)

集一百餘人之作品 篇篇是名著 個個是名家

小說(一)茅盾等著(一冊)小品文(二)林語堂等著(一冊)

小說(二)郁達夫等著(一冊)戲劇田漢等著(一冊)

小說(三)魯迅等著(一冊)詩徐摩志等著(一冊)

小說(四)丁玲等著(一冊)書信胡適等著(一冊)

小品文(一)周作人等著(一冊)日記與遊記韜奮等著(一冊)

▲每冊價洋四元(特價每冊四角)

硬面全書十大厚冊二千五百餘頁 價洋四十元 特價祇售三元(寄費五角)

上海四馬路四百號
啓明書局發行

.157